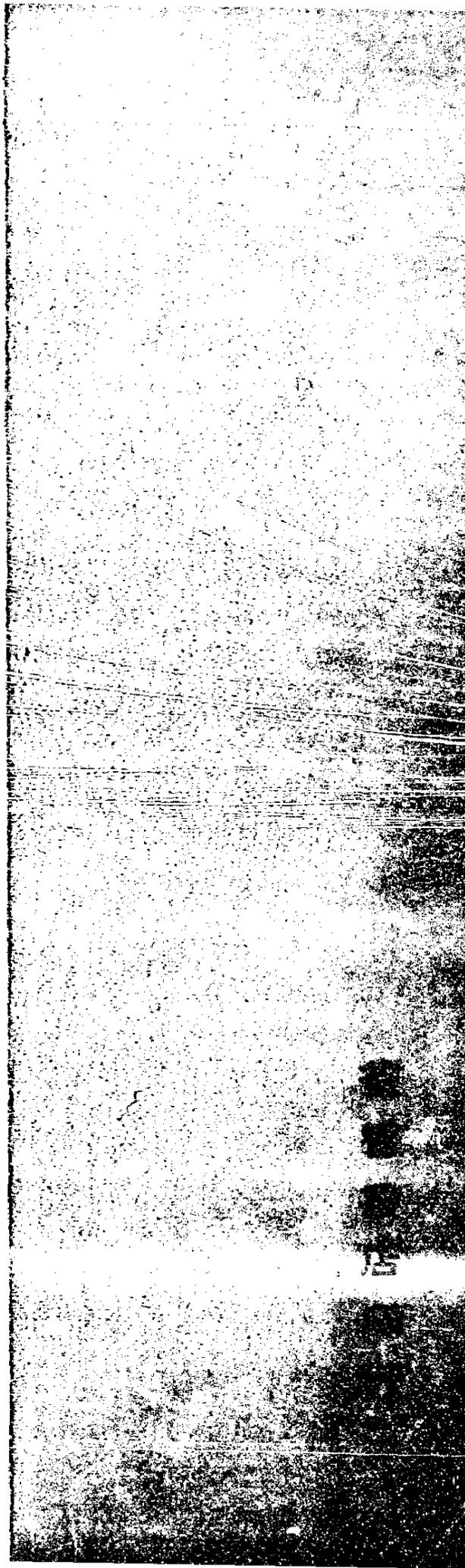


新世紀小說選



新世紀小說選

海 藻 編 選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新世紀小說選

——目次——

秋·····	日本·····	芥川龍之介·····	一
冰結的跳舞場·····	日本·····	中河與一·····	二〇
輓歌·····	德意志·····	蘇德曼·····	四一
管棚門的第爾·····	德意志·····	霍普特曼·····	八二
露露的勝利·····	意大利·····	塞梨奧·····	一三〇
幻·····	意大利·····	布羅基·····	一五八
黎蒙家的沒落·····	西班牙·····	阿耶拉·····	二〇二

新世紹小說選 目次

秋

日 芥川龍之介



一

信子從在女子大學時，就負才媛之名。差不多誰都認她早晚將成爲作家，在文壇裏出一頭地。有的竟至於隨處宣傳說她在就學中已作成了三百多頁，長的自敘傳體的小說。可是從學校畢業以後，在撫育了還未從女學校畢業的她妹照子和她，而支撐着門戶的寡婦母親面前，也有不能儘顧自己的地方。於是她在從事創作之前，不得不依了世上的習慣，先定婚姻的事。

她有一個名叫俊吉的表兄。他當時還進着大學文科，將來似也抱着投身文壇的志願的。信子與這表兄一向就親密來往着，自從談到所謂文學的共通話題以後，愈增親密的。不過，他與信子不同，對於當世流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等，向不敬服，無論何時，總是吐着法蘭西式的嘲諷或警語，俊吉的這種冷笑的態度，有時很使萬事誠實的信子憤怒難堪，可是她雖憤怒，而在俊吉的嘲諷或警語中，覺得也有不能輕蔑的某物在。

所以，她即在未畢業時，也時與他一同到展覽會或是音樂會去，不消說，這種時候，大抵是她妹照子也同伴的。三人在去時和歸時，很自由地一路談笑，不過照子有時却被置在談話的圈外，照子儘小孩似地張望着店窗裏的洋傘或是絹披肩，自願自走，對於自己被閒却的事，似乎也不感到甚麼不平。可是信子一覺到這，必立把話頭轉換，依舊和妹攀談。話雖如此，而忘記照子的，常就是信子自己。俊吉似乎甚麼都不在意，總是吐放着伶俐的滑稽語，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跨大了步慢慢地走。

信子與其表兄的交誼，無論在誰的眼裏，都會預想到將來二人的結婚。同窗們對於她的未來，原是羨而且妒，而不認識俊吉的尤甚（這原不可謂不是滑稽。）信子在一方

雖打消她們的推測，而在他方有時却故意裝出真有其事的樣子來。所以同窗們在未畢業時，早已把他和俊吉的樣子，像新郎新婦的照相一樣，各在腦子裏合做一處明明白白地印着了。

不料，畢業以後，信子竟違反了她們的預期，突然和新近在大阪某商業會社服務的一個高商出身青年結婚，并且結婚式後只二三日，就和新夫同到服務所在的大阪去了。據那時到中央車站送行的人說，信子仍和平常時候一樣，現了愉快的微笑，把容易流淚的妹照子多方勸慰着哩。

同窗們都怪異了。這怪異的心裏，却雜着高興的感情，和與從前全然意味不同的妒意。有的信賴她，把一切歸責於她母親的意志。有的懷疑她，說她突變了心，可是，她們自己也知道，這種解釋到底不過是想像罷了。她爲甚麼不和俊吉結婚？在這以後的若干期間，她們一有機會，必把這疑問當作大問題來談論。過了兩個月光景，——她們全然把信子忘了，不消說，連她所要作的長篇小說的話頭也忘了。

信子在這當兒，已在大阪郊外作了幸福的新家庭。她們住的地方，即在附近一帶，

也頗是最閒靜的松林裏。松脂的香與日光——這兩種東西常於丈夫不在時，在新租的樓屋中，管領着潑刺的沉默。信子在這樣的午後，每當無端地感到氣鬱時，必開了藏縫機器具的小篆抽匣，從底裏翻出那疊着的桃色紙的信箋來看。信箋上用鋼筆細細地寫着這樣的語：

「——一想到可與姊姊同在一處者只是今日，即在寫這信時，眼淚也不絕地迸出。姊姊，請寬恕我！照子在姊姊的可憐的犧牲之前，不知要怎樣說才好！

『姊姊爲了我的緣故，就把這次的婚事決定了。姊姊雖說不是如此，但我是明明知道的。那次，一同到帝國劇場去的晚上，姊姊問我愛俊哥嗎？又說如果是愛的，那末姊姊必替你盡力，你可到俊哥那裏去。大概，那時姊姊已看到了我想寄給俊哥的信了罷。在那封信失去的時候，我真恨過姊姊，（請原恕，只這一事，我也不知怎樣地對不起你。）所以那晚姊姊的親切的言語，在我反以爲是譏諷，我的動了氣不會作像答覆的答覆，這情形不消說你也不至於忘記的。過了二三日，姊姊的婚事突然決定了，我那時甚至於想死了來向姊姊謝罪哩。姊姊原來是愛俊哥的，（請勿隱瞞，我是很知道的啊。）

如果沒有顧算到我自己必嫁了俊哥了。可是，姊姊却屢次反覆地向我說不曾想着俊哥，後來終於和向不相識的人草草地結婚了。我的好姊姊！我今日抱了鷄來，說『向要到大阪去的姊姊行禮，』你記得嗎？我是想叫了所養的鷄，也同來向姊姊謝罪的。那麼一來，弄得甚麼都不會知道的母親也哭了哩。

『姊姊！明日你已要到大阪去了，但無論何時，總請勿棄姊姊的照子，照子每日早晨一壁飼着鷄，一壁記起了姊姊的事，在背了人暗哭着呢。……』

信子每讀這小孩口氣的信，必要落淚。一憶起從中央車站將上火車時，照子悄悄地，把這信遞給她的神情，尤覺得說不出的可憐。可是，她的結婚，果如妹子所想像，是全然犧牲性的嗎？這樣的疑念，在落淚後的她的心裏，常擴大為苦悶的心情。信子為欲避這苦悶，大抵一味把自己侵入在快悅的傷感裏。一壁凝視這時映在外面松林間的阳光，看他漸漸地轉成黃的暮色。

二

結婚後不覺已三個月光景，在這裏面，她們也如一般的新婚夫婦一樣，過着幸福的日子。

丈夫是個帶有女性的寡言的人物，每日從會社回來。晚飯後的幾小時，總是和信子一塊兒過的。信子動着編物的針子，有時也談近來世間所宣傳的小說或戲曲的話，在這談話中，偶然也有把基督教氣的女子大學趣味的人生觀攙入的事。丈夫帶着晚酌後的臉把報放在膝間，有趣味地聽她，却是可以稱作他自己意見的話，一句也不曾有地參加過。

他們差不多每逢星期，就到大阪或其附近的遊覽地去過閒散的一日。信子每於乘火車或電車的時候，對於那隨處飲食不以爲意的關西人，很是鄙薄，覺得柔和的丈夫的態度，在這點上也已上品可愛。丈夫漂亮的狀貌，一雜在那些人們中，真覺得白帽子，上衣，以及赤色的靴子，都會放出一種化妝肥皂似的清新的空氣來。至於夏季休假中去看舞妓的時候，和在同一場內的丈夫的同事們比較了看，尤不覺要起矜誇的心情。可是，丈夫對於這些卑俗的同事們，却似乎意外的很親密着。

在這期間，信子記起久已高閣了的創作來，於是揀丈夫不在家時，每日伏案一二小時，丈夫聞知這事，說『真個要成女流作家哩！』在柔和的唇間露出微笑給她看。可是，雖伏着案，筆却意外地不進，她常茫然地手托了頭，傾聽那炎天松林間的蟬聲。

殘暑快將轉為初秋的時候，有一日，丈夫正預備到會社裏去，要想把汗污的領頭更換，可是，不湊巧，所有的領頭如數在洗衣作裏，家裏一條也沒有存着。丈夫近來正喜修飾，分外不快似地沈下臉來。一壁吊着背帶，一壁不覺說出『只做小說是不行』的厭語。信子只是默然地低了眼，把上衣的塵埃拂着。

過了二三日，有一晚，丈夫從晚報上所登着的食糧問題，說到每月的費用不能再減省些嗎，『你也不是永久做女學生的』——這樣的話也出之於口了。信子一壁不得要領地回答，一壁正在紗上替丈夫繡着領帶。丈夫却意外地執着追究，『就說這領帶罷，不還是買現成的便宜嗎？』仍是執拗了說。她更不會開口了。丈夫於是蒼白了臉，沒趣似地只管讀商業上的雜誌等類。等到寢室的電燈熄了以後，信子把背向丈夫時，用了輕微

的聲音說『以後永不再做小說了。』可是丈夫仍默着過了一會，她用了比前微低的聲音反覆再說同樣的話，隨後即露出泣聲。丈夫叱了她幾句，她的啜泣聲，在好久以後，還斷續不已，可是，不知在甚麼時候，信子又全然纏着丈夫了。

第二日，他們依舊變作了要好的夫妻。

却是在這以後，過了十二時丈夫還未從會社回來的晚上也有，而且，等到回來的時候，酒臭撲鼻，至於連雨衣都不能自己脫除。信子縐着眉頭，殷勤地替丈夫更換衣服，丈夫却毫不爲意，硬了舌頭說譏諷話。『今夜我不回來，小說想做了不少了罷。』——這樣的話，屢次從他女人樣的唇間流出。這晚她上了牀，不覺落淚。如果照子見了這光景，不知要怎樣地給我一同哭啊！照子，照子，我所心賴的，就只你一人啊！——信子時時在心裏呼着妹子，一壁爲丈夫酒臭的睡息所苦，差不多全夜沒有合眼，只是輾轉反覆。

可是，一到了第二日，彼此又自然地好了。

這類事情反覆了好幾次，秋漸漸地深了，信子伏案執筆的時候不覺也少起來。丈夫

在這時，對於她的文學談，也不像以前地有興味。她們每晚在長火鉢旁對坐了，只是把時間消磨在瑣屑的家庭經濟談裏，並且，在晚酌後的丈夫，也似以這種話題爲最有興味。信子有時鄙薄似地偷看丈夫的顏色，可是他却毫不關心，嚙咀着新留的髭鬚，用他平常所沒有的快活的態度，把甚麼『照這樣子，如果有了小孩……』等類的話，來周徧地想了說。

這裏面，每月的雜誌上，漸漸有表兄的名氏了。信子自結婚後就像忘了似地和俊吉未曾通過信。他的動靜——像甚麼已由大學文科畢業，新近在組織同人雜誌之類，都只是由照子的信裏知道的。並且，在這以上，也不想知道關於他的事。可是，一見雜誌上載有他的小說，依舊覺得難忘，她翻着紙頁，好幾次地獨自微笑。俊吉在小說裏，也仍把冷笑與諧諷兩種武器，像宮本武藏（寬永年間有名的二流的劍客——譯者注）的用着。也許是心理作用罷，在她，覺得這輕快的諷刺的背後，潛藏着表兄從前所沒有的寂寞的自棄調子。同時又覺得自己這樣想，是在替他瞎操心。

信子從這以後，對於丈夫更加溫柔。丈夫在夜寒中隔了長火鉢，常可見到她的快活

微笑的面龐。臉上也比以前化粧得更美。她一壁做着針線，一壁談到她們在東京結婚當時的記憶。丈夫對於她記憶的細密，既覺得意外，又覺得歡喜。『你竟連這種事都還記得。』——丈夫這樣嘲戲她時，她只默然地用眼送過帶媚的回答去。至於為甚麼如此不忘，她自己內心也常覺得奇怪。

不久，母親信來，報告信子的妹子已訂婚的事。信中并附說，俊吉為娶照子，已在山手的某郊外設備新屋了。她即對母親和妹子寫長長的賀信。『此間無人照料，吉期恨不能親到……』——在寫這種文句時，她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屢次筆滯寫不下去。在那時候，她必舉眼去凝望屋外的松林，松在初冬的天空下，簇簇地作了蒼黑色繁茂着。

當夜，信子夫婦就以照子的結婚作了話題，丈夫露了照例的微笑，把她所學的妹子的口調，有趣地聽着。可是在她，覺得竟像自己在和自己說着關於照子的事。『哦，睡罷。』——二三小時以後，丈夫擦着柔弱的鬚鬚，倦怠似地從長火鉢前離開了。信子還未曾把送妹子的禮物決定用了火箸只管在爐灰上劃着文字。這時，急擡起頭來，說『但是，奇怪呢，一想到我也竟會有一個弟弟——』這不是當然的嗎？因為你有妹子，』——

「她被丈夫這樣說了，仍作着沉思的眼光一語也不回答，

照子與俊吉，在十二月中旬行結婚式。那日將要到午，紛紛地下起雪來。信子獨自喫了午餐以後，食時的魚腥黏在口裏只管不去。「東京也不知下雪不下？」——信子一壁這樣想，緊緊地靠下那薄暗的喫飯間裏的長火鉢邊去。雪愈下得利害了，可是，口中的魚腥，還是執拗的不消退。

三

信子於第二年的秋裏，和帶了社務的丈夫，同到了久別的東京。丈夫是要於短日期內幹好許多事的，除了纔到時和她同往她母親那裏作過一次形式的探察以外，差不多一日都沒有領了她同伴外出的機會。所以她於訪她妹子夫婦，郊外的新居時，也只從僻地冷落的電車終站，獨自在人力車上顛搖着去。

他們的家，在街屋盡頭快要到葱田的地方。鄰近都是放租的新造房子，窄狹地並了

建着。有叩環的門，檜樹的離色，以及曬衣竿上的洗濯物——無論甚麼，家家都是劃板一樣。這平凡的住屋，頗使信子失望。

她打招呼時，應聲出迎的，意外是她的表兄。俊吉仍和從前一樣，一見了珍客的面，就『呀』地揚出快活的聲來。她見他已不是從前的短頭髮了。『久違了，請上來，不湊巧，只我一人在此呢。』『照子呢？不在家？』『買物去了，連女用人也不在。』——信子無端地覺到難為情起來，隨把那上着華麗裏子的外套在門口脫去。

俊吉導她坐在書齋兼客堂的八鋪席室裏，室中但見到處亂雜地疊着書，那當着午後陽光的窗邊小紫檀桌周圍，尤其滿散着雜誌新聞和原稿用紙，幾乎手都放不下。其中可以說明新妻的存在者，只有在掛畫的壁旁立放着的一張新的琴而已。信子對於這四周的光景，新奇似地看了好一會。

『要來呢，是從信上早知道了的，今日來却不知道。』——俊吉燃着了紙煙，用了一向的親愛的眼色。『怎麼樣？大阪的生活？』『倒要問俊哥怎樣？幸福？』——信子在那三言兩語的當兒，覺得從前的親暱，仍蘇醒了過來了。信都不大來往地忽忽二年來的

不快的記憶，却意外地不使她難過。

他們在同一火鉢上靠着手，談起種種的事來。俊吉的小說呀，共通友人的消息呀，東京與大阪的比較呀，話題的多，至於說也說不盡。可是，兩人好像曾經約過的樣子，全然不觸到生活方面的問題。這使信子更加覺得好像真個在和表兄談話。

可是沈默也時時到二人間來。在那時候，她總是微笑着，把眼光落在火鉢的灰上。這其中，有不能說是期待而却隱微地期待着甚麼的心情。不知是故意或是偶然，俊吉總常立刻別覓了話題，來把這心情打破。她去偷看表兄的面孔時，見他仍泰然地吸着紙煙，也並看不出有甚麼不自然的表情來。

不久，照子回來了，他一見了姊的面，幾乎喜得連握手都不能。信子也從唇間現出微笑，而眼裏不覺已濕了淚。兩人暫時把俊吉丟在一邊，相互道問着去年以來的生活。特別地是照子，她紅潤着兩頰，連關於所養的鷄的事，也不忘對姊姊說。俊吉銜着紙煙快意似地看了她們兩個，仍是嘻嘻笑着。

這當兒，女僕也回來了。俊吉從女僕手裏接得幾枚郵片，就立刻在旁邊桌上伏了颯

颯地走着鋼筆。照子的女僕也不免，露出驚異的神色：「那末，姊姊來的時候，誰都不在嗎？」「呃，就只俊哥。」——信子回答時，自己也覺得在裝作坦然。同時，俊吉背向着那方也說：「要謝謝丈夫啊，這茶也是我沖的哩。」照子和姊面面相覷了狡猾地「嘻」地一笑，而對於丈夫却故意一語都不回答。

過了一回，信子和妹子夫妻共圍晚餐的食桌了。據照子的說明，菜裏所用的雞蛋，都是家裏的鷄生的。俊吉一壁給信子斟葡萄酒，一壁指着鷄卵說着社會學理論。其實，在這三人中，最喜喫蛋的，不消說就是俊吉自己。照子說這是可笑，發出了小孩似的笑聲。信子在這食桌的空氣中，禁不住記起那在遠方松林中寂寞的喫飯間的黃昏來了。

談話在飯後的果物喫完以後，還未完結。帶着微醺的俊吉，獨坐在秋夜的悠閒電燈下，大弄起他一流的詭辯。那議論風生的光景，使信子重恢復了一回當年的心情。她放了熱烈的眼光說，「我也來做做小說看」表兄即借了古爾蒙的警語來作回答。就是那「因為繆斯們是女子，能把她們自由捕虜的只有男子」的話。信子和照子同盟着不認古爾

蒙的權威，『那末，不是女子，就不成音樂家？阿樸洛不是男子嗎？』——照子至於認真地說這樣的話了

不覺夜深了，信子終於留宿在那裏。

在睡以前，俊吉開了廊下的板門，只穿了寢衣，走下狹小的庭間去，既而也不知在呼誰，高聲地喊『來看哪，好月亮呢。』信子獨自跟在他後面，把足伸在石階上的下駄去。在已去了襪的她的足上，感到露水的寒冷。

月亮正在庭隅瘦弱的檜樹梢間。表兄立在這檜下眺望着薄明的夜空。『長得很多的草呢。』——信子從荒蕪的地上怯怯地踏近他那裏去。他仍望着天空，只唧咕了說：『十三夜哪。』

沉默了好一會以後，俊吉靜靜地回過眼來，說『去看看雞舍嗎？』信子默然點頭。雞舍恰在和檜樹正反對的那隅，二人並了緩步到了那裏，蘆席欄以外，只有帶雞氣息的朦朧的光與影而已，俊吉張望着那小舍，差不多好像在獨自說的樣子，輕輕向她道：『正睡着，』人取去了蛋的雞，』——信子立在草中，不禁這樣想。

二人從庭間回到屋內時，見照子正獨坐在丈夫書前茫然地凝視着電燈，——那傾斜了裝置着的嵌在綠色罩裏的電燈。

四

翌晨俊吉着了那在他算是最考究的洋服，食畢匆匆地出門，說是爲亡友一周忌日參墓去的。『好嗎，等我的哩，到午必定回來。』——他一壁着外套，一壁囑咐信子。她只在纖細的手上替他攜着呢帽子，默然地微笑。

照子送了丈夫出門以後，請姊對坐在長火鉢的那方，殷勤地薦茶。雜談關於鄰家主婦的話，訪問記者的話，以及和俊吉同去往觀過的某外國的歌劇團的話，——此外似乎還有許多愉快的話題。可是信子却無興致，她雖在勉強敷衍回答，自覺已是心不在焉，這態度後來似乎連照子都覺到了。『爲甚麼？』——妹子凝視了她不放心地探問，可是信子自己也不明白是爲了甚麼。

掛壁鐘打過十時。信子舉起倦怠的眼來，說，「俊哥還似乎不會就回來呢。」照子被姊引動了，也把鐘望了一眼，却意外冷淡，只答說一聲「還——」信子在這言語裏，覺到了那壓飽了丈夫的愛的新的新妻的心情。她一想到這，不禁愈加傾於憂鬱起來。

「照姑兒幸福啊！」——信子把頭埋入領內去，一壁取笑似地這樣說。那所潛存着的真正的美望的神情，總不能流露出來。照子却天真爛漫，仍快活微笑了故意眼睛一白，說「記着，」接着又討好似地加說「就是姊姊自己也幸福。」這話却把信子打動了。

她微舉了眼眶，回問，「你忖是這樣？」問了自己後悔。照子一時也露出怪異的神情，和姊面面相覷着，那臉上現出後悔之色。信子勉作了微笑說，「至少能被人這樣忖，也是幸福啊。」

沉默來到二人之間了。她們不覺都傾耳於在滴達的時鐘之下的長火鉢中開水壺的沸聲。

「但是，哥哥難道不溫和？」——過了一會，照子低聲恐懼地似問。那聲音裏，顯含着憐憫的調子。信子對於這憐憫的態度，很是不快。她只把新聞展在膝上，俯伏了

眼，故意默然不答。新聞上也和大阪一樣地載着米價問題。

不久，靜靜的喫飯間中，微微地聞到有泣聲，信子把眼離開新聞，見妹正在長火鉢的那面用袖捲着臉孔。『何必哭呢？——照子雖經姊這樣勸慰，仍是哭泣不已。信子一壁感着殘酷的喜悦，一壁把無言的視線，注在妹子的震動着的肩部。過了一會，似乎怕女僕聽見，將臉湊近了照子。低聲地說，『如果我有對你不起的地方，就向你賠罪。只要照姑兒幸福，就比甚麼都歡喜。真的囉，如果俊哥替我愛着照姑兒——』說時，她的聲音爲自己的言語所感動，漸漸地帶感傷起來了。這樣一來，照子突然放下了袖子，把淚溼的臉擡起。在信子的眼中，竟看不出她有悲哀與憤怒的樣子，只覺有勃不可遏的嫉妒之情，燃燒似地在瞳中放射着。『那末，姊姊——姊姊爲甚麼昨夜又——』照子沒有說完，又把袖子掩了臉發作地大哭起來了。

二三小時以後，信子在有帷的人力車上搖着到電車的終站去。她眼所見到的世界，只是前面車帷上的一個小明角窗。市外式的家屋，以及變了色的樹梢，都不絕地徐徐向後流去，如果要在這裏面尋一個不動的東西，那末只有那浮着白雲的寒冷的秋空了。

她的心是沉靜的。可是支配着這沉靜的東西，無非就是寂寞的覺悟。照子發作完了以後，和解與新的眼淚，很容易地使二人依舊做要好的姊妹。可是事實却仍作了事實，留在信子的心內，到現在也消不去。她不待表兄回來，將身坐到車上去的時候，心中早如壓了一塊冰，覺得和妹子已是路人了。

信子忽然一舉目，從車帷明角窗中，見表兄正攜了手杖從塵雜的街路上來。她心動了，停車呢，還是讓他逗出呢？她努力把棒動抑住，在車上躊躇到沒辦法。俊吉和她的距離，漸漸近來了。他正浴着淡薄的日光，在水窪潭很多的路上慢慢地動着靴子。

「俊哥」——這聲音在一瞬間幾欲從信子的唇間流出，實際，俊吉這時已就在她的車旁了。可是，她仍是躊躇。這當兒，甚麼都不知道的他，終於逗出到車後去了。陰沉的天空，稀疏的街屋，黃褐色的高高的樹梢，——接着依然只有行人稀少的郊外的街道。

「秋——」

信子在微寒的車帷中，全身感到了寂寞，不禁只管這樣想。

冰結的跳舞場

日、中河與下作

凡是視線可到之處，一望都是爲白雪的嚴妝所包裹着。大地，人家，草木，都一樣地在那寒冷的裝飾之下戰顫。

北國的澄明的月夜——在這寒冷之中，在只有一處和外景全無關係的極其豪華的跳舞室中，有等待着來客的燈光煌煌地亮着。

遠處響着的鈴聲漸次接近了，俄而從雪車有被高貴的毛皮裹着的人吐着白色的氣息下來。紅胖的男爵，嫺雅的愛人伴侶，年老而諧睦的夫婦——已經有好幾次的雪車到了——耽溺於漁色生活的貴婦人，小心翼翼的老處女，把身體料理得如彈丸一樣的青年，被傭雇的舞姬……

然而這個集合本來是由兩三個富豪所企圖出的超等的淫樂之創舉。

賓客每到一次，招待都跑出去恭敬地接着客人們的帽子，手杖，外套。門在吸進來客時把豪華的室中的一部分現了一下，每次都很有威勢地立刻掩閉了。室中有香水和菸草的香味迷離着。

「哦哦，很有些有趣的人。」

「不行啦，這樣沉悶着。」

「那位婦人是誰呢？」

「唉。」

一位混血兒神氣十足地把單眼鏡掛在眼上，向一位像白孔雀一樣舉動着的婦人方面注意。

低音合奏開始了。跳舞的對手先用卡片定下了。

不一會有輕快的馳騁調高朗地從中央的奏樂箱中奏起。人人的心竅都忽爾生動了起來。坐着的人立起來了，立着的人走起來了，吸着煙的人把煙埋在了灰中。

腳踵在輝煌的大廳地板上梭滑。腳爪和腳尖互相寒暄。未熟的舞姬，裙子把男子的褲腳纏着，兩人都幾乎弄倒。

手從腋下窺出陷進了對手的肌肉之中。燦爛的白色的肩與肩像要相接觸了的一樣又巧妙離開了。

腳在伸出，人衆都在迴旋。微笑而發着汗的花。水漩的連打。

臉碰着了白色的男子的領帶。伴奏輕決了他們的心與身。偷看着對手的臉，秋波被送向四方。

途中音樂改變成了有特徵的哈巴奈羅的急速調。這在這些享福者們的心之準備上是適當的改變法。他們穿着，懷着喜悅的興奮去探求自己的所愛的對手。充滿着男香女味的雜亂的潮流——私語開始了。有的人離開了列子，又添加進列子。音樂演奏出更高一層的聲音。

動作中有了統一了。把身體在傾，在伸，在俯，胸與胸在相摩，相抱，相迴，腳在跟着腳。燈光由人的蒸薰，微微昏曇了起來。

不一會滑動與蹣腳的騷音漸次變爲了絳羅與緞子的幽靜的衣服的摩擦音。

在這北國的一隅，只有此處是同春天一樣和暖，人們的心都弛緩着。不一會穿的單薄的夜禮服的人們在周圍的椅子上，一齊坐下了，又在各個的椅子上耽溺於各種的談笑來

『不往那邊去？』

男的說，手與手是互相被捏着的。

男的興奮着做出了在尊敬對手一樣的態度來，更把手迴向女人的腰部去誘惑。

『沒什麼人看見？』

『看見了定會羨慕罷。』

兩人的身影消逝了。

『我的朋友裏面，有喜歡妖怪談的家伙呢。』

『哈哈，然而却又是異常膽怯的家伙，可不是嗎？』

『可不是啦，作了妖怪談之後，第二天便傷了風。』

『傷了風？不錯啦。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久還想和你見一次面，你有那樣好的日期嗎？』

『回頭用電話商量。』

男的那樣回答着，顧慮着自己的夫人，匆匆便帶着走了。

『啊，男子真是怕事的家伙啦。』

年青青的寡婦在心中那樣自語着，把含有熱情的視線投向立在近旁的青年，微笑着。美的石榴樣的齒，微隙着作了多情的招呼。

『我怎的這樣喜歡男子，這樣容易着迷，唉，心是這樣複雜，活生生地啣。』

一走到了展着大葉的棕櫚陰下，男子把從自己胸上取下來的薔薇花插在了姑娘的胸上。

『我的安琪！』

那時薔薇花想起了男子的輕薄呈出了不愉快的笑臉。——這位青年真是親切，——真是愛把花分送給許多的姑娘們啦。——

女的埋着頭沒動。音樂又開始了。

「我的住所嗎？很易明白的。道向左轉又向右折，大門就和後門一樣的家屋啦。」

「請把你的手給我捏一下罷。」

「不。」

「那嗎把你的衣邊也好。」

「不行的，我的衣服是喪服。」

「那麼把你的靴帶子也好。」

「你不要說那樣不值錢的話啦。你是有名的人。」

「哦呀，你生了氣嗎？」

「沒，不過你真個是高貴的人物啦。」

「你是有意識諷嗎？」

「沒，我正是因為愛你，我只是想從你面前逃開啦。」

「我這人啦，大約是多愁善感的地方沒有罷，一談到女人總是二道茶，像初戀的處

『我是從沒發生過一次的交涉的。』

『我呢，偶爾遇着的對手，又總是比我年長的女人啦。』

『然而那位男子總是惹得年青姑娘愛，但也總是被丟掉——那是什麼原故呢？』

『我不問是誰，凡是婦人總時常表示着敬意，這是可以斷言的。』

含笑一爲別，姓名知是誰——古詩啦。』

『我讚美家庭。真正能使疲乏的人得到安慰的地方，比得上家庭的是沒有的。』

『你把我是看得很淡罷？』

『怎的？』

『怎的？剛才和你相對着的那位是怎的啦？』

『不只是談了幾句話嗎？』

一定是那位男子的夫人——一位年紀在上的婦人呈着不高興的面孔，把身子用力把丈夫身上一擦，咬着了丈夫的手背。

『你說，你這胸口上的花，這胸口上的花，這是誰給的？』

「不相干的人啦。」

「我是這樣的愛着你，你一點也不肯理會啦。」

夫人把丈夫胸上的一朵薔薇花抽了，用有刺繡的舞蹈鞋好好地蹂躪了。

「外國的一位詩人所歌唱着的有名的詩句，我唸給你聽罷：

——愛人喲，三角形的內角之和

等於二直角喲——」

「在這樣的地方，我是愈見膽怯的。」

姑娘的聲音說得戰戰兢兢的。

「我也覺得那樣啦。」

「啊，真是相投合呢，我們兩個人。」

「今天是禮拜五了。」

「唉，明天是禮拜六喲。」

「我今天老實說是不想來的。」

『我也是呢。』

『你的手真美。』

姑娘一說着，眼裏而不覺地便停着了眼淚。

男的也感覺着戀愛，但好像沒有表白出來的勇氣。

兩個人在膝與膝間端整地放了一些間隔，坐着。

在時時洩漏出的相互的嘆氣中，有永遠的家庭虛幻地被期許着。

『並無感激而裝作有愛情，是罪惡啦。』

『是啦，如不愜意，最好就是離婚啦。』

『互相談着假話是最難耐的啦。』

『那種人很是有的咧。』

『我想出去旅行啦。』

『好的，請沒客氣。』

『唉，多謝你。』

「縱橫我們的關係是告了結束啦。」

「告了結束的不是由於你嗎？唉，這一回的男子呢？……」

「倒是和你同路去旅行的聽說是美人啦。」

「唉，總之女人是不講道理的。」

「哼，你能說那樣的話，要男子才算橫暴喲。」

女人像把男子的面孔用腳蹴了的一樣立起了來，竄進剛才開始了的跳舞裏去了。

「蕭伯訥咧，說過這樣的話，初戀這種東西只是要多用一點愚蠢和好奇心，我到現在來覺得他的話完全是真理。」

「那樣說你是不喜歡我了？」

「不是那樣，我是說覺得分外的蠢。」

「你是已經不愛我了啦？」

「話也沒那樣簡單。不過作假的心趣是不願意的。」

「但是那樣的事我覺得不是初戀着的人所能說的話。你對我說過你是和我在初戀的

啦。」

『那倒也是真的。我是初戀——不過我在你的性格中看出了種種的女人啦。』

『那麼你不好和我性格中的別一種女人又來一次初戀？』

某座劇場的名女優興奮着，歡喜地埋在沙發裏面。坐在旁邊的螞蟻一樣的老紳士起身向化粧室去了，一位年青的男子急湊地向她近旁走了來。

他不斷地送着微笑對女優說：

『你的跳舞真是出類拔萃的。』

『真的？』

『倦了嗎？』

『唉。』

『滿是疏淡啦，怎覺的？』

『今晚是有瘡疣啲。』

『好的，麻煩了你。怎辦啦？還是去吃牡蠣去罷。』

他鎮靜着，大有神氣地又向別的方向走去了。

「真不乾淨，又舐了人家的面孔！」

女人靠在男子的胸上，做着嬌態暫時鎮靜了一下。按着靜靜地把風扇的——除此以外再無別的類似的嘴唇向着上面。但是對手的男子沒有接受。女人眯着眼睛呈着媚態，說：

「喏，你把我引到那兒去罷。」

「唉。」

「不高興嗎？」

「去也不要緊的。」

在第五回的跳舞開始的時候，兩個人的影子已經四處都不見了。

「啊啊，真的就這樣跑到跳舞場來依然是寂寞。到了這兒來的一些年青青的人，在五十年之後不知還有幾人可以存在。在幾年之後要化成石的墳墓沉默了去啦。」

那時候縱成了圓形的人波中有幾亂的拍手喝采和歡聲起來，像是一位舞姬脫了衣裳

舞罷了一番奔放的跳舞。

「啊啊，奶子脹起來了。」

「昨天啦，門扇碰了頭，真是把頭碰得厲害。」

「你說什麼？你每常一開口總是說那樣的話。我們彼此相愛，隔了許久才得見面，見面第一聲就該說那樣的話的嗎？」

「不過咧，真是痛呢。」

「不高興聽。」

「現在都還有點發暈呢。」

「真是怪人。」

女人想把男子的興趣提起來，一把男子的肩頭吊着，把身子扭動了起來。

「好，去罷，去參加跳舞。」

「我是無聊的男子。但我死心蹋地的愛你，崇拜你。」

「我就完全看不起你，你也那樣？」

「儘管你怎麼說，我是喜歡在你的旁邊的。」

「譬如我抱着你，在想着別人，你也那樣？」

「只要能得你捫觸，不怕就做著你的腳板皮也好。」

「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男子！」

「比如我，和我丈夫結婚時，我是打算過不要生出倦怠的。」

「然而我咧，是對於家庭生活感着倦怠的啦。」

「不過你和我兩個終是永不相離的。」

「是那樣啦。」

「所以我時時在想着啦，結婚的事啦……」

「你和你丈夫的事沒再提了罷……至少在你和我一道的時候暫時把你丈夫的事情忘

記了罷。」

「不是，我是說我和你結婚的事啦。」

「哦哦，是那事嗎？是那事時我們最好是沒談。那個是要把你和我之間的一種幻影

打破的。結婚——僅僅是費事的事情。」

「那麼我們是永遠不能同住在一家屋子裏啦。」

「同住在一家屋子裏是最野蠻的事。你把人類的家族制度和野蠻人的羣居生活想像看看的好。」

「但是能夠羣居的種族不是說強盛嗎？」

「強盛？——強盛又有什麼呢？」

「我覺得男子真是蠢啦。」

「我也那樣想，在種種的意義上啦。」

在她們之前跳舞的圈子形成着輕快的律動。把腰一伸一縮，把手或接或離，暫時把脚停蹬着，又移動起來。

「男子是那樣的，是喜歡放蕩的，所以就偷偷摸摸的做了點什麼，做老婆的人要干涉是糟糕的啦，他並沒有意思要丟掉老婆。」

老婆是還她老婆。只想稍稍放蕩一下子，男子只要女人待得他好，他便高興的，他

是重虛榮的人啦。就那樣他的回禮是單只握一握手的啦。故而不要鬧什麼離婚不離婚，假如對於男子並未斷念，最好是沉默着忍耐啦。要把老婆丟掉的心事他是絲毫也沒有的。」

聽着這話的女人在憤慨，然而對於這位說教者却是尊敬着的。

『不要開玩笑啦！』

『什麼？』

『把我喚到了這樣的地方來，那個樣子，那到底是什麼？』

在臉上塗着胭脂的丑腳，座癡般地把身子擺着，滾到二人的面前來了。

兩個人像撒花的人一樣散着華美的微笑，巡迴着在向知友們致意。

『刮刮價啦！』

那樣的聲音一進了耳裏，她們是愈見入神。是被人衆看着的那種意識，使她們愈見矜高而美麗。

『他有信來呢。說是又生了病，暫時不能會面。不過呢他又說一刻時候也忘記不了

我。」

「是那樣嗎？我的呢，他和我約束好了，要同我去旅行兩三天。」

兩個人在談着各自的愛人。然而兩個人的愛人其實就是一位男子，她們是絲毫也沒覺察。那種的無心使她們愈見樂天的，愈見美。

「那位男子的鼻子大體是低。」

平常雖不怎見得，但在他興奮着的時候你看罷。氣息粗大起來，鼻孔圓起來，最後是那鼻孔漸次低得和野蠻人一樣了。」

「不知足地由男子掉到男子……啊啊，我真是厭倦了。」

「你口在那樣說，心裏沒有在動？」

「沒，我真把男子厭了。我的靈魂在腐化着了。我想趕快進尼姑庵去。」

「你真是水性楊花。」

「看着這兒的情景總要豫感着一場什麼可憐的悲哀的結局。」

高興着的一位女人，用一隻腳跳着跳着，把身子一迴，向熱鬧的人們方面倒去

了。

人們醉於歡樂，在地板上也橫陳着了。

菸草的烟，人的蒸熱，使暖房裝置十分完全的室中愈見溫暖起來，充滿了悶人的空氣。

像羅馬人一樣把跳舞的神聖污漬了的男女們，漸漸地昏慣起來，成爲了無神經的。

樂手們想把人們鼓舞起來，把樂器提起了好幾次，但他們也疲倦着，樂器立刻從手中落下來放在地板上。

室中的空氣漸漸地沉重了去。

有一個女人訴說着呼吸困難，倒在了愛人的腕裏。又有一個女人憑着冷淡的對手，就那樣不端重地便倒在地板上。

人們看着這狀態以爲是爲歡樂所醉，過於疲倦了。清早一來立刻便會醒我們的，真是何等頂刮刮的跳舞會喲！像爲歡喜而疲到了盡頭的這樣幸福的事，此外難道還有

嗎？

大家的頭都很重，昏昏洞洞地。

『不過總是有點怪啦。』

『啊啊，愉快！愉快！』

『這望板怎樣？是水蒸氣與燻子。』

繫在外面的馬冷得在嘶叫，不斷地用腳在蹴着土面。御者們得到了滿腹的餽，無聊地臥在堅硬的椅子上糊裏糊塗地打着瞌睡。時時可以聽見犬吠的聲音。

大廳裏面依然有癡狂般的情景接一連二地起來。一個女人因為熱，把胸衣扯開，把乳房拉了出來，抵在地板上，看見了這個光景的一位男子叫道：

『真是美好的光景呀！熱嗎？最好不要客氣。』

沉醉於豐滿的淫蕩的人們，就這樣連逃向室外的力氣都沒有了。

『唉，總是這樣有趣得難過。』

『唉，總是很呢。』

那時候有一位青年軍官突然想起來了的一樣向窗邊走去，想輸入一股外氣進這腐敗了的室內來。

北國的澄明着的空中像飛沫一樣的星點在閃爍着放着寒光。

他用着力氣想把窗子拉開，但試了幾次都拉不開來。大約是爲寒冷之故，窗戶被凍結着了。

在那時候人人都像入睡的一樣，無力地格當括束地向着塗着油的地板上倒去。

軍官稍稍煩躁了一下，想到非把玻璃打破是沒有辦法的。

於是把拳頭一舉起來，用力地一擊，搖蕩了寒夜的星辰，玻璃碎了，向四方飛散。寒冷的外氣向着軍官的面孔形成一股暴風，殺向了室內來。軍官被吹倒了。

不一會室中的水蒸氣爲極度的寒氣所冷却，結成爲露水，模糊了高處的望板上的裝飾。

出乎意外地有白色的雪片紛紛地從望板上飛舞了下來。因爲溫度起了激劇的變化，人們的氣息和水蒸氣定然是在室內的上層凍結了。

白皚皚地在燈光之前有非時的牡丹雪，只在這歡樂的大廳中美麗地飛降着。颯颯作聲地打着柱頭，摩擦着牆壁，形成着絲微的氣流迂迴着降下。

想逃出去的人，進來打救的人，雪底下的激烈的漩渦。不一會洋燈的罩子一冷却了，一個二個都發出尖銳的聲音，爆裂了。於是明朗的燈光一盞二盞地熄滅，大廳中只有積雪的聲音，幽微地被含蓋着繼續了好一會。

就這樣春天的饗宴爲酷刑一樣的寒氣瞬刻之間冰化了，月光流進暗黑的室裏，隨着時間的推移，幽靜地變動着地的光影。

在那兒預感到了有悲慘的終局的那位狂人，最醜惡的，化成了美好的容姿爲雪所包裹着。塗在女人臉上的綠色的白粉，淡淡地染着了雪，怪淒寂地，微示着那充滿着矜誇的面孔的存在。

輓歌

德 蘇德曼

旅館底鐘用疲弱的，顫動的鳴擊，向海灘上的遊客們報告時刻。

『是用餐的時候了，那坦尼爾。』一個纖長的，可是很壯碩的，手指間夾着一本書的少婦，對着她旁邊在許多披巾裏擠成不成形的一團東西說。好容易這團東西將它自己展了開來，漸漸擴伸成一個人形——胸膛低陷，腿細而瘦，肩膀窄狹的，裹在飄飄的衣服裏面，有如在立尾拉（意地名）海上可以成千的看到的那些人一樣。

正午的熾熱的太陽下燒在灰黃色的巖壁上，湮微遊場便從這山巖開闢出來的。山巖傾落到海，成一種曲折起伏的形狀，大石高聳。

在海底藍鏡子上面，閃爍着一個太陽光線織成的銀色的網光。如此廣無涯地汎濫着

景物，連在圍牆那面植着的，筆直高聳的黑扁柏都像反射出一種光輝來。

潮水是靜靜地。祇有被限圍的，面上蓋着燦爛的泡沫的泉水，瀉入岩間空谷裏去，無力地濕濕響着，嗚咽着。

晨餐的鐘聲帶一種新的生命的激動給在岸上的擠作一團的形像們。

『會吃者病可愈，』這是軟弱的動物們底格言，他們的手是已經輕軟弱到連父子都不能遞到他們底口邊去了。但他，僅僅爲安息他底靈魂，來到這永恆的春的地方的他，嚙着空氣底香味，餓得發着抖，像等不到用餐的時候了。

少婦用一種溫雅的強迫，挾着病人底細瘦皺縮的手，小心地領他通過一條陰寒的，狹窄的路，這條路夾在高高的圍牆中間，直通到鎖上，就是在大熱天都有一股叛逆的流氣吹拂着的。

『你可知道你底嘴蒙住沒有？』她問，艱難地，使她底活潑的步調和她底伴侶底慢拖的腳步相合。密厚的披巾後面，一聲含糊的喃喃聲，便是他底唯一的回答。

她略似一伸她底項頸——一條滾圓，雪白，結實的項頸，有兩條玫瑰紅的細皺紋嵌

在圓肉中間，她闔攏眼睛，熱情地吸取鄰近花園裏的芬芳的氣息。這是一種奇怪的混合氣息，好像是從一家藥舖子底草藥室裏吹送來的。一條搖曳着的太陽光滑溜過她底堅實的成短曲線的頰顛那頰顛除了血管底暗紅部份——這是失眠的夜使它呈露在多血的美人們底蒼白的臉上的——差不多是全部乳白色的。

一羣笑着的人們迅速地走過——穿白袴子的英格蘭人和他們底太太們。羽帶軟軟地盤在細頭頸上，兩端在空中飄舞微紅的頭顛上搖擺着又光又亮，同德國馭者底高頭飾一樣的小圓帽。

少婦在這些快樂的人們後面拋了注意的一眼，一面將她底病丈夫底手臂更挽緊一點了。

其他一羣羣的人們接着上來。越過這一對，這是並不困難的。

「我們將剩在最後了，瑪麗，」那坦尼爾喃喃說，帶着病人們所容易發生的怨望。

但少婦並不聽到。她正在諦聽着沿着兩旁高牆底傳音板傳來的，清清楚楚地聞得見

的一陣絮語。因為講的是法國語，所以她不得不聚神會地去聽，以免失去談話底完整的意義。

『我希望，馬丹，你的叔父病得不很利害吧？』

『不要緊的，先生。但他喜歡清靜。因為散步使他討厭了，所以他寧願在一把靠臂椅裏度過他底日子。而我底職務是服侍他。』一個拱角，突出的，檔住了語話的聲音。

接着停了一會兒。於是男的聲說：

『那末你是永遠不自由的了，馬丹？』

『差不多永遠不。』

『那末我永遠不能希望有在岸上會見你的幸福了？』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夠！』

『多謝，馬丹。』

一種特別柔軟的，含蓄的語音在這個簡單的「謝」字裏回響着。在這語音裏面低訴出私心的願望和難言之隱。

瑪麗，她雖然並不看見，但彷彿親歷到調情或獻媚似的，做了一個簡截的羞怯的姿勢。接着又像被人發見了，怕起羞來，她呆呆的站住。

這兩個那末……就是那兩個了。

他們的確互相交識過的呢！

她是一個秀麗的，身材小巧的法蘭西女人。她底身材雕刻成一種異常纖細的式樣，使她走動的時候，好像一匹鳥在掠飛。造成這個現象的或要是她底步態吧？或許是她底肩膀底美妙的波動吧？誰可能說呢？……她不在普通席上用餐，而是在食堂的一個角落裏，同着一個紅眼皮的，下頰上有稻根子一般的白鬍鬚的，肥腫的老年紳士。她走進食堂的時候，微笑着向四面飛一眼，但沒有對任何人注看或打招呼。她很少吃菜——至少以瑪麗底壯健的胃口而論——直到湯送上之前，祇細嚼着棗糕當尾食品，接着，她底奇纖的手腕上戴着底鐲子奏出一種怪異的仙樂。她戴着一個結婚戒子。但這個老紳士可是她底丈夫？這樣的疑問永不會發生的。因為她對他的態度是一個頑皮的但被小心管束着的孩子的態度。

他呢——他坐在和瑪麗相對的一邊他是一個很陰暗的青年男子，有漆黑的憂鬱的眼睛——意大利人底眼睛，在她底故鄉保麥尼亞德國北部有人是這樣稱呼它們的。他有非常白皙的纖小的手，和一片剪得如此之短，連臉頰底皮膚都像有一種青色的閃光似的，鬚曲的小鬍鬚。他從來不對瑪麗說話，大概因為他不懂德國話的緣故。但她時常會讓他底眼睛停在她身上，帶着或種微笑的表情，這種表情在她看來是很可責備的，而且使他非常惑亂。這樣地，可是，這個已經到了那樣的程度，當她預備入席的時候，她底思想總要爲他忙亂，而且這也常常有的，她在食堂門口問她自己：『我不知道他可來了沒有，或者還等一會兒來吧？』

在這幾天之內，這個青年男子從他底左肩上面望過去，望到那旁年青的法蘭西女人坐的桌子上，這種傾向頗爲人所注目。而且有幾次這種凝視還碰着了報答的一看，雖然是疾飛而過的。且有甚於此者！她會被人發見，當魚和燒烤之間，她一面把葡萄一粒一粒地塞進她底嘴裏去，一面帶一種微笑的躊躇的神情凝視着他。他當然不感覺到那一切，但瑪麗懂得這個，她又詫異又略有點震動。

他們的確是互相交識過的呢！

現在，他們雙方都顯然沉默着，思索着，他們纔不過到了可聽見的距離之內。

一會兒，他們已迅速地越過這爬行者的一對了。女的朝下面看，踢着小石子；男的鞠了一躬。對於一個不過同桌子吃吃飯的鄰伴，這種表示是又鄭重又合禮的。

瑪麗漲紅了臉。那是常有的，太平常了。於是她忸怩不安。她常常因為怕臉紅而臉便紅了起來。

男的看到這個，但並不笑。她心裏感激他；接着更漲得滿臉通紅，因為他「或許」正在肚裏笑呢。

「我們祇好又吃冷雞蛋糕了，」病人朝他底披巾喃喃說。

這一次她懂得他底意思了。

「那我們可以吩咐他們來新鮮的。」

「咳，」他埋怨道，「你沒有這勇氣吧。你是老怕侍者們的。」

她仰視着他，帶一個憂鬱的微笑。

這是真的。她是怕侍者們的。那是無可分辯的。她之必須與這些頭髮光光的，穿晚禮服的，褐膚色的紳士們周旋，是她底恐懼和煩惱底不變的來源。他們大都不肯來細聽她底整脚法國話和更壞的意大利話，使自己覺得頭昏腦漲。而且他們還敢嗤笑，那時候怎麼辦呢！……

但他是自耽心的。早點心並不是雞蛋羔，而是雜有長條牛乳餅的湯麵。他是忌吃這樣東西的。

瑪麗把他底日常飲料，牛乳和白蘭地，攪和好因為看到他嚙着這滋補品的蒸汽的那種貪急的樣子，心裏暗暗歡喜。

揭膚色的紳士已經坐在她對面了，他的綠絨般的眼睛底視線時時掠過她身上。她對於這種視線比往常更銳利地感覺到了，更不敢去碰到它們了。一種奇突的，一半愉快，一半怨怪的感情統制住她。但她又找不出理由來可以說他，說他底注意是超出了規矩之外。

她摸摸她底棕紅色的秀髮底濃造的鬆辮，髮辮在鬢角上面彎曲成馬頓那式，沒有燙

也沒有盤，只是簡單的，光光的，合體於一個德國北部底教士底妻的。她實在想用嘴唇去濡濕她底手指，摸摸頭髮。這個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的裝飾藝術。但在吃飯的時候總不應該。

他穿一件黃綢短衫，綴有一種馬鞭子底蘇頭一樣的花邊，一束紫羅蘭插在他底鈕孔裏。花香飄浮過桌子。

現在年青的法蘭西女人也走進食堂來了。她十分小心地緊挽着她的老叔父底手臂，一面滔滔不絕地對他說着美妙的閒話。

褐膚色的紳士打了個寒顫。他咬着嘴唇，可並不旋過身來。女的也毫不注意他。她用她神經質的手指搓着麵包球，和她底手鐲鬧玩，讓一盤盤的菜光下，不碰一碰它們。

她穿着的那件乳皮色的長馬甲，使她底身材更顯得高而易折。她像是一種太陽和朝露織成的東西，光采奕奕，令人不能逼視的——兩手已經給早上的苦工弄得血紅，肩膀赤裸的瑪麗，對於她的感想是如此。

當燒烤送上的時候，那坦尼爾略略活了點轉來。他麻煩她，要她把披巾束在他底肩

勝後面，報答她用一個滿足的微笑。在這樣的剎那間，他彷彿是救世主。這是她的姊妹安娜底意見。眼睛在它們底藍色的空洞中閃出一種幽靈的光，顴骨上面透射出暗紅，而且連那瘦陷的面頰上的秀髮都像佈上了某種光彩似的。

因為對於這個微笑表示感激，她挽住他底手臂。這樣小小的一點子她已經夠滿意了。

早餐完結。對面這位紳士行他底靜默的鞠躬禮，於是站了起來。

「他可是向她行禮麼？」瑪麗問她自己，略有點心寒。

不。他出去的時候沒有偷看那張角落裏的桌子。

「或許他們又吵鬧過了，」瑪麗自己對自己說。

女的目送他出去。一個溫雅的微笑在她底嘴角上迴旋着——一個高傲的，幾乎是嘲弄的微笑。隨即，她底眼睛仍轉向門，她惶惶然地斜穿到老紳士這邊去。

「她並不注意他，」瑪麗解釋道，帶一種飄忽不定的滿足的情緒，彷彿她從前猜斷一定失去了的或人，現在又歸到她這裏來了。

他已經走得遠遠了，但他底紫羅蘭遺下了它們底芳香。

瑪麗到樓上房間裏替那坦尼爾去取一件暖點的披巾。當她回出來的時候，她看見在昏暗的食堂裏面，法蘭西女人底光輝的形像在向她走來，她打開瑪麗底房間左邊的那扇房門。

『這樣我們還是鄰居哩，』瑪麗想，因為和她親近，感到很得意。她實在想去招呼她，但她不敢。

於是她伴着那坦尼爾走下海邊的遊場。時光慢慢的爬過。

他不願意他底冥想被問題或故事打斷。這些時間是貢獻給療養的。此地每一口呼吸都化錢，應該最高度地利用。此地呼吸便是宗教，而生病却是一椿罪過。

瑪麗夢幻地眺望着海面，下午的太陽現在使海面變成一種更深的藍色了。亮晶晶的波紋在岩石底四周盤旋着。山底巨大而陰暗的臂膀懷抱着海，成一大半圓形。從遠在天際的地平線頻頻射來一種銀色的閃光。因為太陽在那而被不可見的雪野反射着。

那裏躺着阿爾帕斯山脈，在山脈底熱面，躺着他們底，深深地湮沒在濃霧和冰雪中

的故鄉。

瑪麗底思想飄遊到那面。飄遊到在一條冰凍的河畔的，在雪的重壓下呻吟着的，一所銳三角牆的小房子。房子是如此深藏在叢林裏面，下垂的樹枝在冰河中被凍得結實，非待春底遲遲的來到是不會自由了。

離屋約百步，建着白色的禮拜堂和安適的牧師寓所。但她對於這牧師寓所可有什麼眷戀呢，雖然她在這裏面長育到成婦人，而且現在已是它底女主人了。

那所小茅舍——寡婦底屋子，村人們這樣稱呼它的——那所小茅舍保有着她在家時所珍愛的一切。在那裏綠磚的爐竈邊——呵她在這裏雖然有棕櫚樹和溫熱的太陽，但多麼懷念着它呵——坐着她底高年的母親，前任的牧師底寡婦，和她底親愛的，秀麗的瘦長的，差不多萎謝了的三個姊妹。他們在那裏坐着，遠離人間，又窮乏又辛苦，祇生活在相互間的愛裏，自從父親歸天，她們不得不離開牧師寓所之後，已過去四年了。

父親的死劃下了她們底幸福和她們度青春的結束記號，因為她們沒有私產，那些同門會的禮物，一所住宅，木頭及其他，又換不來錢，她們不能搬到城裏去。因此她們只

好靜靜地留在那裏，看着她們底生命日就凋萎。

候補教士那坦尼爾·布治，因有力的推薦，來實習他的說教了。

當他走下講壇，身材高而易折，胸膛扁平，肩膀窄狹，他第一次看見了他。他底枯瘦的，斑斑爛爛的，捧着聖詩本的手，像患寒熱病似地顫抖着。但他底眼睛照耀着聖火。他底發音又空洞又含混說一句話要爲他底呼吸掙扎好幾次，這都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說的話是聰明的，嚴肅的，博得了他底同門中人底青眼。

他底母親和他一道走入牧師寓所。她是一位矮小的，臉生雀斑的老太太，堅強的而且非常認真的，她稱做『不留餘地』的和像煞超過友誼底關係的那種樣子，她看不上眼。

可是，她底兒子，尋路到寡婦底屋子去了，這條路他越走越起勁了。不過還未確定的一樁事，是關於到底四姊妹當中那一位使他鍾情了。

她從不曾夢想到他底眼睛會看中她這個最幼者的。但一個拒絕是不會想到的。親親他底手，感謝他帶她離開了她母親底肩膀，而且把她從一個絕望的境地裏解脫了出來，

這倒是她的本心吧。當然她不會對她底姊妹當中任何一個吝惜她底幸福；去服從一個多疑的婆婆並做一個病人底看護，這個如果可以稱作幸福的話。但她總想把這個看做幸福。而且，畢竟，那裏有所寡婦底屋子，如果真到大不了的時候，一個人可以潛溜到它上面去，或笑或哭，去發洩胸中的塊壘。兩個人總有一個在家裏被綁着眉吧。

於是她當然愛他。

的的確確愛他。她怎麼可以不愛他呢？她在祭壇前可不是這樣宣誓過的麼？而且以後他底情形一天壞一天，更需要她底愛了。

這是常常有的事，她在夜裏不得不起來熱他底甘草茶；而且這是更常有的事，他在每週的說教之後，喘不過氣來地伏在更衣室裏。這樣一直到失血症發現，不得不到南方作短期旅行時為止。

呵，這次短期旅行所担負着的是多麼嚴重的希望呵；一個代庖請到了。他們底行裝旅費消耗了許多月底薪俸。他們要付十四法郎一天的膳宿金，白蘭地，牛乳，柴炭和藥料這些額外另用還不說在內。每天來的醫生底診費也不算。這真是一個絕望的境地

呵。

但他病好了。至少他的病不會好是想像不到的。這些犧牲還有什麼其他目的呢？

但他病好了。太陽和海和空氣將他醫好了；或者，至少，她底愛將他醫好了。這愛呢，上天賦予她的最高的義務，保護着他有如一襲柔軟的溫暖的衣服，對於各部肢體底動作都十分舒服，對於動作底最輕微的掉動都不阻礙，祇是退讓：造成一種保障，抵抗世上底暴風，比一道石牆或一件火衣還靠得住。

太陽沉下海去。太陽光蒙上一層黃的，金屬底色澤，堅硬而且鋒利——在後會慢慢變軟，成為青蓮色和紫色的陰影。松樹林彷彿沒沒在一種硫磺底光焰裏，它們底輪廓顯明得刺眼。園子裏的樹葉俯伏在碎裂的牆頭上面，好像將要滾下來的一個笨重結實的大包裹。從山上吹來一陣狂風，那是報告夜底逼促的降臨的。

病人打了個寒顫，瑪麗將要提議回去，這時候她看見一個男子的形像，闖入在她和落日的中間，被一團黃色光芒包圍着。她認出便是那位黑膚色的紳士。

一種不安的情緒統制了她，但她不能不眼睜睜地望着他。常常，當他走近的時候，

一種異樣的預感使來到她底心裏——一個不知名的國底夢幻的認識。這個印象忽而明忽而暗。一晚她可清楚地感覺到它了。

她所感覺到的是難以用話語來表示的。她彷彿幾乎是懼怕他。雖然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在她有什麼呢？她連喜歡都不喜歡他。的確不。他底紫羅蘭香，他底行動底搖擺的姿態——這些東西祇不過引起她心裏的一種飄渺的好奇而已，嚴格地說，他連值得同情的一個人都不是，她底姊妹麗查，她有一種諷刺的天才的如果在這裏，她一定會當作笑柄吧。他所引起的惑亂不安應該還有或種其他原因在。

在此地南方，一切東西都這樣異樣——比在家鄉豐饒得多，燦爛得多，活潑得多。太陽，海，房屋，花，臉子——在它們面上都蒙着一種熱烈動人的色澤。在那一切底背面應該還有一樣從未給她啓示過的秘密在。

她到處都感覺到這個秘密。它潛在樹林底濃郁的芳香裏，在棕櫚樹底葉子底輕柔的拂動裏，在她底四周的茂盛的萌芽和發花裏。它潛在男人們底語聲底嬈嬈的餘音裏，在女人們底柔媚的笑聲裏。它潛在即使在用餐的時候也籠罩着她底臉的，燒一般的赭紅

裏，潛在透澈她底肢體，像要爬入她底骨頭底最內層的精髓裏去的快意倦怡裏。

但她所感覺到的這個秘密，雖竭盡她底精力去嗅聞，但沒有地方捉得它住，看得見或者認得出——這個秘密，和站在那邊懸崖上面的，發光的，凝視着的那個人，好像張佈景似地不真實的矗立在路上的古塔有着或種奧妙的關係。

現在他注望着她。

一會兒，彷彿他將要走近來招呼她。以他底一個同桌吃飯的鄰伴的資格，他總可以大膽走過來招呼吧。但她用急遽的姿勢轉到她底病丈夫後面，去防止這個。

『那會是頂頂的不便吧，』瑪麗想，『和他相識。』

但當她和她底丈夫回屋去時候，她自己在暗暗異詫她如何能夠面答他底話。

『我底法國話是很夠用了，』她想。『在沒法的時候我定會冒這個險吧。』

第二天，她底丈夫底康健有了個突然的挫跌。

『那常有的事，』醫生說，一個蒙着世人底外貌祇剩一副骨頭的癆病鬼，一架不必濫費禮貌的器具，醫生們是慣於斷定為無希望的，並且曾毫無顧忌地說出實情來的。

聽他底話，有人會想癆病是了結在不變的進步裏的。

『那麼倘夜裏發生什麼變化？』瑪麗焦急地問。

『那祇好安靜地等到天亮，』醫生說，帶一個不喜歡擾亂清夢的人底那種堅決的態度。

那坦尼爾祇好臥在牀裏，而瑪麗則不得不請求侍者們把食物送到他們房間裏來。

這樣過了幾日，在這幾日裏面，瑪麗差不多不離開她底丈夫底病牀。當她不寫信到家裏去，或者不對他唸讀美詩，或者不在酒精燈上燉或種安神藥酒的時候，她夢幻地眺望着窗外。

她沒有再見她底美麗的鄰居。她用十二分的注意想捉住任何聲音，任何說話，那可以使她瞥見那別一個生活底輝耀的天堂的。

一種輕柔的歌聲在日裏做先鋒。接着是和小丫頭笑着吃吃說話，雜着燒熱燙髮鉗的振響聲，和洗澡的海綿底濺潑聲，偶然也有二三次小爭辯，關於麗綢或髮髻或這一類底問題，瑪麗底法國話，是從查理十二更，特勒馬克的冒險，和其他高尚的書籍裏推演

出來的，碰到這些辯論便結果了。

大約十點半鐘的時候，女的從她底房間裏溜了出來。隨後可以聽得見她在拍她叔父底門，或者從食堂對他笑着喊一聲早安。

從那時候起，丫頭在屋子裏做工。她再來重做一遍，唱歌，振響着燙髮鉗，甚至比她底女主人時間還長久，踏來踏去，大概是在鏡子前面，和接受幾個侍者們底溫情的寒暄。

從正午起，一切都靜默了，一直靜默到天黑。於是小姐回來了。她所唱的歌曲子就是那一類，當一個人心境暢快地眺望着海，在橙花芬芳，郁利加樹底枝條蟋蟀作響的時候，會脫口唱出來的。它們對瑪麗證明，在那個愉快的動物底心中，和她自己一樣，懷有那溫柔的處女底渴慕；這種渴慕在她永遠是夢幻的幸福底一個源泉。

五點半鐘，丫頭在敲門了。於是開始吃吃地笑，輕輕地說，好像兩個小女學生子一樣。燙髮鉗底振鳴聲，綢衫底繚繚聲，又接着響起來。不知名的香料和薰香底芬芳之氣穿入瑪麗底屋子，她熱心地吸取。

晚餐底鐘聲一響，室子裏立刻走得空空。

十點鐘那裏又在高聲歡呼：『晚上好，我底叔父。』

丫頭亞傑琳在門口迎接她底女主人：做完必要的役務，比從前要安靜得多。於是她走出去了，樓梯上面的侍者們歡迎她。

於是接着，那裏有一個簡短的晚禱，馬馬虎虎的，好像一個厭倦了的小孩子努唇撇嘴地在勞叨。

在十一點鐘鑰匙眼變成漆黑。一面瑪麗是最辛苦的操作時間，一面則發出綿綿不絕的和平的研聲。

這種研聲在她聽來彷彿是從一個純潔的姊妹般的靈魂送來的祝福，從那寶貴的幸福之國——在那裏一個人白晝可以笑，黃昏歌唱，夜裏睡覺——送來的祝福。

那坦尼爾因為快要死了，所以他愛讚美歌。

他確說它們使他滿感到真實的愉快。他越會嘲笑地獄，或者輕視臨終底苦痛，他越做得出一類癡惡的滑稽情來。他，靈魂底牧者，覺得帶戰士般的英勇的態度，大膽闖向

陰影之谷——他領導顛慄着的死之候補者向這個谷裏去已有幾千百次了——是他底本分。

這個可憐的，怯弱的靈魂，平常是連一匹狗底狂吠都經受不起的，竟和死底恐怖逗弄着，有如一一個強項的園士了。

『替我唸一首輓歌吧，不過要豪壯的一首，』他在日裏會重覆地說，但在夜裏他如果睡不着也會如此。他需要輓歌如同一個小孩子需要搖籃歌。

當她被包着的眼淚攪得心亂眼昏，揀錯了一首時，他老要發怒。彷彿一個文學的賞鑒家，他迴環唸着何萊斯的，或者歌德的一句抒情詩——甚至還喜歡唸那些陰鬱的詩句：

有一句是：『我奔赴向我底永恆的家，』在這句裏面將陰間比作一個新房，比作一個水晶宮。另一句是：『現在是大歡喜了，我底靈魂呀，』這句對於這個世界是毫無眷戀之情的，真是一個求解脫的祈禱。還有一句，充滿着對天國的純潔的愚蠢的：『又平和又愉快地我上了我底旅途。』而且這一句許你有一個微笑的睡眠。但它們都被那喜悅

的調子抹殺了：『謝謝上帝，註定的時刻是到來了！』這句，像一聲勝利的呼喊，驕傲地，幾乎是嘲弄地，指着這個征服了的悲慘世界。

可憐的肉體底求生的慾望，用這些虔誠的謊話把它自己來迷醉，好像用或種催眠藥一樣。但在第二個剎那間，求生的慾望又反激回來了，戀戀地凝視並細心考察這個甜蜜的，罪孽深重的世界，世界可一點也不符合那些描寫它的，所謂一個眼淚的淵藪——讚美詩裏是如此充滿着這種描寫的。

瑪麗順從地他要唸什麼便唸什麼。她捧着這本狹狹的讚美詩貼近他底臉，一邊忍住她底嗚咽。因為他料想不到他底懷着熱烈的希望的妻子，會因唸讚美詩而感受悲痛的。

他自從知道了他一定死不得之後，爲什麼還渴慕死呢？

時候還未。唉，還未！現在突然間一個完全的，永久的，反常的生命橫在他們倆中間——一個生命，他們連設想都設想不到的。

這個新的，豐富的生命，她不能命名它，但她感覺到它一天一天地近來了。它將它

底芬芳的氣息吸入她底臉裏，而且傾入一種至美妙的新婚般的溫暖在她底血管裏。

這是他囚禁在他底室裏的第四日，醫生已經准他明天出去走走。

他之有起色是顯然了。

她坐在窗口，用她底顫抖着的鼻孔吸取成微藍的波浪浮送到她這裏的，燃燒着的柏子底香氣。

太陽快落去了。一匹不知名的鳥停在遠在下面的柏樹林中間，彷彿喝醉了光明和芳香，慵懶地唧唧叫着，於是用一種吹笛般的調子突然頓住。

現在，最近幾天來的劇烈的恐怖已經離開她了，那些甜美的倦意、恐怖的預兆，她想不到再會降臨到她了。

她底鄰居早已走進屋子。她把她底窗子開開又關攔，又開開。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幾支簡短的曲子，幾乎和柏樹林中的那匹奇異的鳥所唱的曲子一樣。

隨即她底房門作響，亞傑琳底聲音帶着狂笑叫道。

「一封信用，小姐，一封信用。」

『一封信誰來的？他來的！』

接着一陣靜寂降下，一次長長的靜寂。

這個『他』是誰呢？一定是家鄉來的。現在正是郵差送信的時候呀。

但丫頭底聲音不久又顯明起來。

她很清楚地說明這事件。她在食堂裏碰到過他，而且招呼他，所以他勇氣寫信。

她剛才呢？他將這封信連同一個二十法郎的錢交在她手裡。他申說他有一個要緊信息想報告給她底女主人，但總沒得到機會可以和她當面晤談。

『不要響，——別人聽見我們了！』

以後便一點聽不出了，除了唧唧農農的聲音和吃吃笑的聲音。

瑪麗現在感覺到一條熱流，從她底頸背出發，一直流到她底臉上。

她坐在那裏，一面心跳，一面諦聽。

她畢竟能寫些什麼話呢？因為這是他，她已再不能懷疑了。

或許他告白了他底愛，在向她求婚吧。

一陣麻木的悲痛，這個原因她是不明瞭的，壓抑着她底心。

於是她微笑——一個拒絕的微笑雖然在這裏她的確沒什麼東西可以拒絕。

但無論如何——事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她，有這樣一個請求向她提出的她，不會和一個小丫頭魯魯蘇蘇的。這樣的一個人，應該遁入某闊靜的地方，跪下，去禱告上帝給她明示和慈悲，以應付這樣嚴重的一個階段。

但她的確將她底丫頭打發走了，因為後面底拖鞋可以聽得出在拖向食堂了。

於是聽到柔軟的，迷惑的笑聲，滿含着私心的喜悅和狡猾的得意的：

「啊，我多麼幸福！我多麼幸福！」

瑪麗覺得她底眼睛漸漸轉成潮濕。她覺得又高興，又心酸。她願意去吻吻那個女人，並且祝福她，因為現在事情已經明白，他是來懇求她做他底新婦的。

「如果她不禱告，我可替她禱告，」她想，於是合攏她底雙手。這時候一個聲音在她背後響出，像陷落的泥土底滾動聲一樣空洞；又像棺材索在摩擦。

「爲我唸一首輓歌吧，瑪麗。」

她全身發抖。她跳起來。她毫不躊躇，也毫無怨言地服從他底命令拾起讚美詩集，倒在他牀邊，握住他底瘦弱的手臂：『可憐可憐吧——我不能；我不能！』

三天過去了。病人寧願停在牀裏，雖則他病好得非常之快。瑪麗將他底茶調成，給他喝幾滴，替他唸唸輓歌。唸輓歌是她存心想反抵的唯一的事。

關於她底鄰居底消息她不大聽到。似乎那封信結束了她底談笑。她如此狂喜地自己告白出來的幸福，似乎祇有過短時間的廢績。

瑪麗，當她可以自由在地追求她底夢想時，她替別人希望，又替別人擔憂。大概是老叔父出了岔子；他拒絕同意，或者甚至要求這對情人們分離。

或許褐膚色紳士已經走了。誰能知道呢？

『他有多麼奇怪的眼睛呀，』有時她想，她一想到那個，她便要發抖，彷彿她以為他底熱的，含蓄的目光還依舊在她身上。

『我真猜不透，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人？』她自己問自己。她願意肯定地答出這個問題，但好像有什麼阻止她似的。又像有別的什麼在她心裏，那東西不大注意外貌，但

祇爲這兩個人禱告，禱告他們將來會幸福地在一處，幸福如同她自己從沒嘗到過的，幸福如同——這裏藏着秘密哩。

是一個禮拜日晚上，正月的最末一天。

那坦尼爾躺在綿被底下，艱難地呼吸着。他底熱度極顯然地降低了，但他氣悶得很利害。

桌上點着燈——一盞檯燈，化了許多氣力得來的，因爲要迎合閻客，被拿走過兩次的。朝牀的一面，瑪麗用一張從她底書包裏取出來的紅吸墨紙將燈罩住。一種玫瑰紅的光照在病人床上，把紅被單照得更紅，而在他臉上也現出了一種虛假的健康色。

桌上的藥瓶子帶一種飄渺的友情發着光，彷彿用過它們底內容物的他，性行裏面有或種東西和它們很相近似的。

這本狹狹的舊讚美詩集放在它們中間，這幾個金字在破爛的書皮上閃着光。

就寢的時間已經到了，客人們中間最落後的那個人已經從書報室回來，在食堂裏互相道過晚安。亞傑琳被打發走了。她底格格的笑聲沿着欄杆在靜寂中傳揚開去，她底情

人當中的最末一個顛着足走去，去捻滅了燈。

沒有聲音從隔壁傳來。她的確睡着了，雖然聽不出她底打鼾聲。

瑪麗坐在桌子邊，她底頭是昏沉沉的她凝視在燈底燦耀的圓圈裏面。她需要睡，但她又不想睡。她身子裏的每根神經都帶疲弱的力顫抖着。

病人一動嘴，立刻將她叫到他身邊。

「枕頭有一個硬塊，」他說，想用力翻過身來。

唉，這些海草做的枕頭呀。她拍，摩，用盡氣力，但他底頭還覺得不舒服。

「今天又是一夜，充滿肉底苦痛和肉底恐怖的一夜，」他鼓漲着氣，一個字一個字的艱難地說。

「你要喝麼？」

他搖搖頭。

「藥真苦——但你看——這個驚恐——那裏有空氣，空氣裏充滿一切——他們說有十哩高——但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還不——足夠——我看，我變成貪婪了。」

他口裏所說的滑稽的妙談是如此奇特的，使她大受驚嚇。

『我想求你去開開窗子。』

她反對他。

『夜裏的空氣，涼啊！』

但使他惱怒了。

『如果你在我生病的時候，不肯替我幫這點子忙——』

『原諒我，』她說，『這都是爲你——』

她站起來，開開通向一個窄狹的洋臺的法蘭西式的窗門。

月光汎濫着室子。

她兩手貼在胸口，第一次呼吸到夜底芬芳的氣息，她底熱臉猛覺得又涼又爽快。

『這樣好一點麼？』她問。轉過身來。

他點點頭。『這樣好一點。』

接着她走到洋臺上面。她還來不及飲足空氣和月光。

但她驚慌失措地，退回來了。她剛才好像看見了一個鬼怪。

在旁邊洋臺上面，立着一個女人底形像，裹在白色的飄飄的睡衣裏，睜大眼睛向月光凝視着。

這個是她——她底朋友呀。

瑪麗輕輕地又踱出去，滿懷着羞怯的好奇偷偷地看她。

月光照滿在嬌嫩的纖弱的臉上，彷彿帶有一種內在的光輝。眼睛裏有一種熱情的閃光。一個消魂的又恐懼的微笑使她底嘴唇頻頻顫動，握着鐵欄杆的手也頻頻顫動着，彷彿又恐懼又心焦。

瑪麗聽到她自己底心在開始跳躍。臉孔熱刺刺地漲成通紅。

究竟怎麼回事？這個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樣的一種凝視，這樣的一種微笑，她生平是從沒有見到過的。但她却又像非常慣熟似的。這樣的一個女子一定在——

她還沒有將這句話想完全，一聲咳嗽，把她叫回到那坦尼爾身邊。

他動一動手，要她關窗子和門。還是不開它們爲妙，在她或許也是不開爲妙。

於是她坐在他旁邊，扶住他底頭，直到突發的症變過去。他頹然躺到，極度地疲倦了。他摸索她底手。她一面出神，一面撫摩着他底枯瘦的手指。

她底思想集中在外面的那個白色的圖像上面。幸福底酸苦的感情，她在過去的幾天之內已經煙消雲散了，一種到現在還未認識的力量，重升起在她心裏。

現在病人開始說話了。

「你待我永遠是好的 瑪麗，」他說：「你對我永遠是有耐心的。」

「唉，不要這樣說吧，」她幽幽說。

「我願意我在上帝座前能像你一樣信實地說：「父呵，我至誠履行了你分派給我的職務了。」」

她底手在他底手裏發着抖。一種感情的陡變，結果了他們底溫雅的心情。他底話使她敏感到好像是一種責備。

責備底完成，那是芸芸衆生，爲上帝故，都該服從的一條大律法。這條律法，使她

底手和他底手相連結，伴她進她底貞潔的新婚的牀裏，而且這條律法日日夜夜在她底爐邊，在她底心裏看守着。它這樣愛護它自己，在她可並不怎麼難堪，因為這個是在上帝面前命令給她而且是奉獻給上帝的。

他呢？他除出這個再不願望什麼了，再不知道什麼了。的確，那些在責任以外的欺騙，由他看來，不是真實的罪惡的話，總之是討厭的。

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或物在呢！她現在知道這個了，她在那出神在月光裏的，情熱的潮濕的閃視裏已經見到過它。

有偉大的，蕩魂消魄的全能的或物在，有使她在它前面畏縮得有如一個被逼到黑暗裏去的小孩子的或物在，她用她所有的神經和纖維渴慕着的或物在。

她底眼睛凝注在吸墨紙底紫色的方塊上面，吸墨紙映着燈光，看去像是一塊熾紅的金屬物。

她不知道她在那裏坐了多長久。大約有幾分鐘或者幾小時吧。她整個早晨常常消費在這樣的冥想裏面的。

病人底呼吸要用更大的氣力才轉得過來了，他將她底手指捏得更緊了。

「你覺得不好過嗎？」她問。

「我略有點怕，」他說：「可以，替我唸——」

他停住了，因為他感到她底手在發抖。

「你知道的，如果你不高興唸——」他老因為嗅出冷淡的氣味，便會卑劣地自私自利地發起病火來的。

她忙跑到桌子邊去，將光閃閃的瓶子推在一旁，拿起讚美詩集，依次地念下去。

但她不得不停止了，因為她開始在念的是一篇求雨的禱告。

於是，當她在翻書的時候，她聽到隔壁室子底過堂門無限小心地開了開來；她聽到飛奔的，顫抖的足步從洋臺越過室子。

「不要響！」一個發抖的聲音低低地說。

於是門闔了攏來，有如一聲疲弱的呻吟。

怎麼回事？

一陣疑惑在她底心頭升起，帶血一般的羞紅到她底臉上，熱烈的，匆速的，半被焦灼和狂歡窒死了的門邊的幽語聲，又重新開始了。可以辨別得出有二種聲音：一種是她所熟知的，比較輕柔的聲音，一種是含混的，偶或插入響亮的調子的聲音。

字母在她底眼前模模糊糊了。讚美詩集從她底手裏溜下。在極度的惑亂裏，她朝着門凝視着。

『那』真存在的麼？這樣的事在世界上真會有的麼？在裝扮得很出衆，受過謹嚴的基督教義底訓練的，被人敬重得如同神明一般的人們當中，真會有這種事麼？

地球上這樣一個權力存在麼，它能夠使優美，榮光，高貴的女人，如此絕對地不願羞耻，尊嚴和婦德，會半夜三更放一個沒有和她在上帝面前結過婚的男子進她底房裏來嗎？

如果那事情是可有的，那末在這個世界裏還有什麼可以依歸？在所謂貞操所謂道義裏面，在所謂神寵和一個人底人格裏面，那裏有一個人底信仰呢？

一種恐怖抓住了她，如此難受地，使她以為她非高聲叫喊不可。

她羞怯地偷看了她丈夫一下。上帝保佑，他沒有聽到什麼。

她在他前面怕起羞來。她渴望呼喊，唱，笑，只消能壓得倒像怒暴的海底波濤衝擊着她着耳朵的那種幽語的噪聲。

但不，他一點沒聽到什麼。

他底無光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他正爲他底呼吸忙碌着。他底胸脯一張一落，好像是一架蹩腳的機器。

他現在連要她替他唸都不希望了。她走到牀邊，說：『你要睡麼，那坦尼爾？』接着用所有的神經諦聽。

他同意地翻下他底眼臉。

『是——唸。』

『我可以唸輕點麼？』

『不過要唸——不要睡。』

恐怖在他底眼睛裏閃動着。

『不，不，』她囁囁地說。

現在他示意她走開，重又去聚精會神在呼吸底問題裏面了。

瑪麗拿起讚美詩集。

『你祇能唸一首輓歌啊，』她對她自己說，因為她底約言是非遵守不可的。又像還未了解她自己底規勸似的，她重複說：『你祇能唸一首輓歌呵。』

但她底聽覺是病態地靈敏的，當書皮上面的圖像在她底眼前跳舞着一種幽靈的跳舞時，她又聽到她願意聽的什麼了。這彷彿是敲門的風底幽幽的聲音。她懂得語意了：

『我愛你——發狂地——我可爲此而死——我愛你——我底愛人——我底愛人。』

瑪麗闔攏眼睛。她彷彿覺得熱的波濤又在流過她底身子。而且她也失却羞耻心了。

因爲在那一切裏面有或種東西在，它壓倒責備，使這件怪醜的事可以理解，甚至是當然的。一個人是否會愛得如此發狂，一個人是否會覺得她可以爲愛而死！

真有那樣的事，而不是小說裏底無稽之談麼？

於是她底意識回過來，將他自己所經驗的愛和她現在所親見的愛比較着。

她可憐地畏避遠他底初次的接吻。當他走了的時候，她擁抱過她底母親底膝頭，因為想到將跟隨這個不相識的男子恐懼而悲痛。而且她記得在她結婚的晚上，怎麼地她底母親在她底耳朵邊低聲說：「忍受着吧，我底孩子，並且向上帝禱告吧，因為這是女人底命運。」

而這個就是直到今朝她叫做愛的。

「哦，在那裏的這幸福的倆，這幸福的倆呀！」

「瑪麗，」從牀裏傳來空洞的聲音。

她跳起來。「什麼事？」

「你——不唸了。」

「我唸，我唸。」

她底雙手翻着粗糙的，泥黏的書頁子，一種她從未聞見過的，像腐爛的樹葉子底氣息從書裏發出來。這樣的一種氣息，好像是由陰暗的，壞空氣的室子，和早秋和日常衣服裏來的。

最後她發見她在找尋的了。『主慈悲呵，基督慈悲呵！親愛的上帝，在天之父，慈悲慈悲我們吧！』

她眼睛看見什麼，便唸什麼，但她底心和她底意識在禱告別一個禱告：『在天之父，是愛和仁慈的在天之父，將這兩個入底自作孽不要算做罪惡吧。賜他們以愛，即使他們不願望您底賜福。將誠信送入他們底心裏吧，使他們如膠如漆，而且對你所賜與他們底福永遠懷着感謝。哦，這幸福的倆，這幸福的倆呀！』

眼淚湧上她底眼睛。她將她底臉伏在黃色的書葉子上面。以遮掩她底哭泣。

她彷彿覺得突然間，她懂得了在這長春的國度裏的，太陽和海，籬花和長青樹，鳥底歌和人底笑，一切說話的意義。她日夜欲求參透的秘密，突然展示在她底眼前了。

在一種感情的突變裏，對於剛才她為她們禱告的那一對罪人，她底心漸漸冷下去。這對人在她彷彿是陌生的了，沉沒在雲霧裏面。他們底低語聲沉寂下去，好像來自極遠的地方了。

她現在所關注着的是她自己底生活。因貧窮的灰色和慍色，責任底殘舊的概念——

過去躺在她底後面。光輝的。微笑着的一個新的世界浮入她底意識裏。

她發誓過要愛他。她欺騙了他她讓他知道了。她這方面的貧乏。

現在她懂得愛是什麼了，她將用一百倍報酬他。她也能夠愛到發狂，愛到崇敬，愛到死。而且她一定得這般地愛，否則她將飢餓死了。

她底心張開了，柔情底波濤，如狂風暴雨，聲如雷動，帶着極大的力量，從那裏狂湧而出。

他可願望那一切的愛麼？而且了解它麼？他配得上它麼？那有什麼關係呢？

她一定得給出，無量數地無報酬地，無思想無意志地給出，否則她將在所有的她底豐富下面窒息死了。

雖然他是衰敗而且乾枯而且心志平庸卑劣，一個身體軟弱心靈笨拙的人；雖然他躺在那裏，羸瘦的，氣喘喘的，幾於是一副骨頭，一動也不動，一半已變做塵土和腐爛了——但那有什麼關係呢？

她愛他，用那新的偉大的愛愛他，因為在茫茫的宇宙中惟有他是她自己的。他是運

命所與她的生命和光明和幸福底一部份。

她跳起來，向他伸出她底手。

『你是我底唯一的人，我底一切呵，』她幽幽說，兩手托着頰，凝視着他。

他底胸結似乎比前平靜了。他在那裏平和地躺着。

快樂得流淚，她倒身在他底旁邊，吻他底手。他像毫不注意那一切，於是一陣遲緩的驚愕降臨到她。而且，她有一種不確定的感覺。感覺到他底手不同平常一樣。

無力號呼地，幾於無力呼吸地，她呆呆地俯視着他。

她摩摩他底前額；她摸摸他底心。一切是平靜而且冷冷的了。於是她知道了。

鈴——侍役——醫生——有什麼用處呢？此時已沒有幫助的需要了，她想跪下去祈禱，而且補贖她底疏忽。

一幕幻景在她底前面升起：故鄉底寡婦底屋子；她底母親；瓦爐；搖響着木頭的打線鈎的她底未嫁的老姊妹們——和在她們旁邊的她自己，她底秀髮用水刷得精光的，胸口繫一條狹麗的麗綳，她眺望着冰雪的田野，愁悶着，爲愛愁悶着。因爲運命所給與她

的他，不久將能使用她底愛了。

從隔壁室子裏發出單純的，繼續的幽語聲，像怒濤般地衝擊着她底耳朵：

『我將爲此而死——我愛你——我底愛人』

那是他底輓歌。她覺得這個也是，她自己底輓歌。

管柵門的第爾

德 霍普特曼

一

鐵路柵門的看守第爾，除了有事及害病的日子外，每星期日必到諾易威陶的教會裏去做禮拜的。十年來他曾害過兩次病，一次，因為從正在駛過的火車龍頭的煤水車上落下的煤塊，打中了他將拋在沿鐵路的溝裏，傷了足。另一次因為從通過的快車中拋下來的酒瓶，中了他的胸脯。除了這兩次災難，只要他不是在接受服務的日子，無論什麼事，都不能阻撓他到教會去。

最初的五年，從許普累河畔的村莊甸，勾輪許坦到諾易威陶的路，他只得蹣跚獨行。後來有一天他有一個瘦弱帶病容的婦人做伴了，論到這婦人，正如村人所說，和他那剛強的體格極不相配。又有一個星期日的午後，他在教會的祭臺上和這婦人行了婚禮。爾後兩年間，這個年輕的柔弱的妻子，就和他並坐在教會中的椅子上。兩年之間，她的瘦削的溫和的臉兒，偎傍着他那被太陽曬黑的面孔，共誦古時的讚美歌。——可是，突然，這門看守又和從前一樣，只一個人坐着了。

前星期的某日，曾打了喪鐘，這便是此事的一切。

人們也是這麼說，柵門看的態度，並沒有發生變化。他星期日穿的清潔的衣服，鈕扣還是和以前一樣閃閃放光。他的紅頭髮，依然擦着凡士林，分梳得軍人一樣。只不過他那粗大而滿生着汗毛的項頸，略垂低一點，比從前更熱心傾聽說教或唱讚美歌了。一般人的意見，說他並不怎麼爲死了妻子而憂鬱。這個意見，當一年後第爾第二次和一個肥胖的強壯的亞爾忒格隆特人搾牛奶的女子結婚時，更加證實了。

當第爾來通報婚禮的時候，牧師也禁不住插句話說道：

「那末你又要結婚了麼？」

「死的人不能管理家務的，牧師先生。」

「果然。——不過我看——太快了一點吧！」

「小孩子快送命了，牧師先生！」

第爾的妻子，是在產褥中死的。她生下來的孩子，名叫托比亞斯。

「啊，是這樣的，有個男孩子，」牧師說着態度上表示他此刻纔記起了小孩的事。

「這又另是一事了。——那末你在做主的時候，把他寄在什麼地方的呢？」

第爾歷述他如何把托比亞斯寄在一個老嫗那邊，這老嫗一次幾乎把托比亞斯燒死，又一次托比亞斯從老嫗的膝上跌下地來，幸而只跌起了一個大瘤。像托比亞斯那樣羸瘦的孩子，必得有特別的養育，所以不能再如此下去了。而且因為他對已過的妻子會設過誓，為托比亞斯的幸福計，無論何時，必充分愛護他。這樣的關係，使他決意結這回的婚了。——

對於這對每星期日到教會去的新夫婦，人們外面上毫無訾議了。從前搾牛奶的女人

和柵門看守人看來像是天作之合。她比他略微低半個頭，四肢却比他結實。她的臉也和他一樣粗鹵。只比他的臉缺少了心靈。

若是第爾懷着這樣的心願：願他的續絃妻是一個強健的做手，模範的家政婦，那麼這心願倒能得到了驚人般的滿足呢！可是他却不知道娶了這個妻子即帶進了三樣贈品來：什麼事都想一手包辦的執拗的性情，好口角。易發怒。半年之後，村中的人個個都知道柵門看守人的家裏是誰在掌權了。人們都可憐柵門看守人。

嫁了像羊一樣和順的第爾，真是這個潑婦的運氣。若是嫁了別的人，管教她要嘗點兒辣味！憤怒的丈夫們說。像這樣的野獸，只配馴服它。若是沒有別的法子，那末只有打啊！痛打她，不打服她不收場。

然而第爾臂力雖強，却不是會痛打她的妻子。人們大抱不平的事，他却並不覺懊惱。人們對於他妻子的紛紛的議論，他總是默默地忍受。萬一有回答，他那緩慢的調子低聲冷靜的語氣，與他妻子那叫喚般的詛罵聲，真是太好的對照。外界似乎不能加害於他，好像他心中藏有某種東西，可以把外界給與他的一切凶惡，用善來充分緩和似

的。

他雖然有這樣堅忍的黏液質，但也有不能被人愚弄的時候。這總是關於托比亞斯的事情的時候。有這時候，像他那樣小孩子般善良從順的人，也會得到屹立不動的外觀。即使如他的妻子雷因般暴躁的人也不敢去抵當他。

但是他本質的這一方面的發露，已與時俱滅，終而至於消滅了。最初的一年間，他對於雷因的專橫而發的某種被動的反抗，至第二年也一樣消失了。他和她口角之後，若非先緩和了她，便不能像以往一般平靜地去服務了。最後，他向她低頭求她與他重修舊好的事，也不算稀奇了。——邊境松林中寂寞的看守棚，在他已不似從前那樣最歡喜的住所了，靜靜地沈思已故的妻子，便會夾進對於雷因的想頭來。他幾度計算了換班的時刻之後，回家時不像起初一般不高興，却已是急急大步的而行了。

與前妻由靈的愛相結合的他，因本能的慾念，被後妻所制服，卒至無論何事，幾乎是無條件的唯命是從了。——這時他關於這樣的激變也感到良心的苛責。然而想由此脫身，非有許多異常的手段不可。於是他把他的看守棚及他所看管的鐵路區域，暗暗地呼

爲奉獻於亡妻之靈的聖地。他設了種種口實以防止他妻子伴他到那邊去，這事至今事實上也已成功了。

他希望今後也能這樣過去。他連看守柵的號碼也不知道，所以總不會知道應向怎樣方向走，纔能到看守柵去。

第爾因爲能把任意的時間如此誠意地分配於生者與死者之間，事實上得以安慰了他的良心。

固然有時，尤其是在他與亡妻神魂相通寂然在做禱告的時候，看到目下的境遇的實況，會使他發生嘔吐。

服務的時間若在白天，那末他與亡妻的靈的交通，只限於與她同樓時的許多可愛的追憶。若在夜裏，大雪穿過松林飄到鐵路上來，在黑夜中被他的回光燈照着的時候，看守柵即一變而爲教堂了。

把一張已褪色的亡妻的照相放在面前桌子上，翻開了讚美歌與聖經，整個的長夜，交互地讀讀聖經，唱唱讚美歌，只有發着斷斷續續的轟聲通過的火車來中斷他。他由此

墮入忘我的境中，現在幻像來，在這幻像中歷歷地看看他的亡妻。

第爾現已連續占有了整十年的看守柵，因為地點偏僻，所以頗適於促進他神秘的習氣。

看守柵四面皆無鄰居，隨便那一面，至少要走四十五分鐘路才有人家。它位於森林之中，貼近柵門的傍邊。這柵門的開閉，即是第爾所管。

若在夏天，那末數日之內，若在冬天，那末數週之中，除了看守人與他的同事之外，全無人跡經過這鐵路，天候與四季的推移，在週期的反復中，可算是爲這塊荒涼的土地而帶來的唯一的變化。除了那兩次病，此外足於礙第爾有規則的服務時間的意外事件，是很容易測勘的。四年之前，皇帝御幸北勒斯勞的御用火車，經此通過。有一個冬天的夜裏，快車轆死了一頭牡鹿。某夏很熱的一天，第爾在他看管的區域中拾到了一隻有塞的瓶。他當這瓶中所盛的是很好的東西，因為他揭開瓶塞，瓶裏像噴泉一般湧出來，這確已發酵了。他把這隻瓶放在森林邊使冷，但由於某種原因却沒見了。這樣的損失，以後他還繼續了幾年。

貼近看守棚後面的一隻井，給予第爾以唯一的娛樂。在鄰近工作的鐵路工人與電話工人時時到井裏來喝冷水。喝水的時候，當然要作簡單的交談。看守森林的人有時也到這井口來解渴。

托比亞斯的發育非常緩慢。到了快滿兩歲的時候，才能勉強強地說話走路。他對於父親特別親暱。到了他知識漸開的時候，父親舊時的情愛又蘇醒了。但是這情愛一增加，繼母對於托比亞斯即相比例地減少了。一年後當雷因同樣也生了一個男孩的時候，她對於托比亞斯，竟一變其愛情而為顯明的嫌惡了。

從此以後，托比亞斯的厄日降臨了。尤其是在父親外出時，他不絕受着虐待。他不得不不用他微弱的力量吃力不討好地看護啼哭的嬰孩。因此他一天瘦如一天了。頭異常大了。紅色的頭髮和死人般的白臉孔非常難看，與其餘的悲哀的容姿綜合起來，給人以憐憫的印象。這發育緩慢而容姿如此的托比亞斯抱了極康健的小弟弟向許普累河畔踉蹌而去的時候，家家人家都在窗門內高聲咒詛，但是這些聲音決不洩露到窗外來。關係此事最深切的第爾，似乎沒有生眼睛一般，而且親切的鄰人們給與他的暗示，他也像木人一

般不欲理解。

二

一個六月的某早晨七點鐘光景，第爾下工回來，雷因見面話尙未說完，已照例在開始號泣了。供給閻家吃馬鈴薯的一塊租地，在數星期前，已接到了退租的通告，然而雷因尙不能找到一塊相當的田地來補充。關於田地的操心，原是屬於雷因應盡的義務，可是第爾仍不得不屢次聽她的埋怨，說是今年尙不得不拿一筆大錢去買十袋馬鈴薯，那末這完全是第爾的罪。第爾只咕嚕了幾句，也不把雷因的話放在心裏，便到大兒子的牀上去了。凡是不輪到他看守的夜裏，他便和大兒子同睡的。他坐下牀，善良的臉上露着憂慮的表情，注視睡着的孩子。替孩子趕走了討厭的蒼蠅之後，終於將他喚醒了。托比亞斯醒過來，在凹凹的綠眼睛裏，露着極感動的歡喜的表情。急急拉住父親的手，歪了嘴角，現出一種可憐的微笑。第爾馬上幫他穿了幾件薄薄的衣服。這時他看見孩子略腫脹

的紅頰上，有幾條白色的指痕。他的面色立即陰暗了。

朝膳時雷因更加熱心地重提到已經講過的經濟問題。他打斷他的話說看守監督欲將一塊沿鐵路堤貼近看守所的田地，據說因為離監督的家裏太遠的緣故，願意無代價的讓給第爾。

雷因起初雖不欲置信，但是她的懷疑却漸漸消失；現在她已極為高興了。她詳盡地質問那塊地基的大小好壞，及其他種種雜纏的話。當她聽說那邊還有兩顆矮的果樹時，她像瘋狂般歡喜了。她已問得無話可問，加之雜貨店的門鈴不絕地響了起來的時候，（這鈴聲村中隨便那一家都聽得到）她即飛奔出去，把這番話到村中去宣傳了。

雷因走進了雜貨店一間置滿商品的房間，這時第爾正在家裏專意和托比亞斯玩。托比亞斯坐在他膝上玩着第爾由松林裏拾來的松球。

「你將來想做什麼東西。」父親問他。這問和兒子的答語「監督」。同樣像是一個板子裏刻出來老是不變化的。然而這問話快不是說笑話。因為第爾的夢想實在爬得這麼高。他認真懷着這樣的希望：托比亞斯能得到天祐，將來成一個超衆的人物。「監督」

這句話一從孩子那無血色的嘴唇間漏出——孩子當然懂得這話的意義——第爾漸露喜色，直至滿面耀着衷心的幸福為止。

「托比亞斯，去玩去！」停一會，他一面說，一面用爐中燃着的木片點着煙斗裏的烟。托比亞斯即帶羞帶喜地跑出去了。第爾脫了衣服睡在牀上，想來想去，對着低低的裂縫縷縷的天花板凝視了好久，纔睡着了。正午十二時頃，他醒來穿了衣服，在雷因用她特有的騷聲在預備午飯的當兒，到門外的路上去了。他馬上把正要將山牆洞裏剝出來的石灰塞進口裏去的托比亞斯捉住了。他挽住了托比亞斯的手，一同走過村上七八家小屋，到許普累河在樹葉疏稀的白楊之間，像一塊黑玻璃一樣。岸邊有一塊花崗石，第爾就在這石上坐下。

村中的人們，在天氣不十分壞的日子，老是在此看到他的。尤其是小孩們和他很親近，呼爲『第爾伯伯』由他學得了種種從他少年時代想出來的遊戲。但是他想出了最好的遊戲，却只爲托比亞斯實行。他替托比亞斯做了一個飛箭，比別的小孩子的飛得更高。他替托比亞斯切斷柳枝做了一根笛。且拿小刀柄輕輕地敲着樹皮，一面用他的嘎聲

唱驅魔曲。

村中的人們，惡意地解釋了他這種孩子氣。他們不懂怎麼他能同這些拖鼻涕的小孩如此親暱。不過結果，他們還是滿足了，因為孩子們交給他看管倒是很安全的。加之第爾和他們也有很認真的事做。大的孩子，或教他們學課或幫助他們暗記聖經和讚美歌的句子，小的孩子，教他們拼音，諸如此類。

吃過午飯，第爾又睡了一會以事休息。睡後再喝一杯咖啡，然後立刻準備去服務了。這個準備與他所做的一切準備一樣，非常費時間。數年來他即使拿一樣東西，也有一定的規矩了。小心地放在胡桃木製的小衣櫥的小刀，手冊，木梳，馬牙（繫在表上用以驅邪的）放在匣裏的舊表，他把這一類東西，每次都是照一樣的次序放進衣袋裏去。用紅紙包好的一本小簿子，他更為保重。夜裏放在枕頭下，白天總是放在制服的衣袋裏帶來帶去。在包內的標條上，第爾親筆寫着粗笨的但是已加以修飾的筆蹟：『托比亞斯。第爾的存款摺子。』

懸擺很長表時板已變黃的掛鐘，當第爾外出的時候，已指着四點四十五分了。他坐

了自己的小舟渡過河，在許普累河的那一邊岸上駐足立了兩三次，聽聽背面的村莊。後來她灣進樹林中一條大路，在風聲颯颯的松樹林正中走了幾分鐘。這樹林一堆一堆的松葉，像是起着波浪的暗綠色的海。他像是在毛氈上走路一樣，在地面的潮溼的蘇苔及樹葉層上，走路不發聲響。這裏即使低了頭也不會走錯路的。他經過喬木林的像是鐵鏽一般的褐色的圓柱，又通過幼樹交叉的茂林，更走過廣闊的樹秧園。這樹秧園到處被瘦長的松樹遮着陰，人們用以保護樹秧的。地面上升起一層帶青色而透明並含着一切芬香蒸氣，把樹木的形狀弄得模模糊糊了。笨重的乳色的天空，低低地垂在周梢上。烏鴉羣不絕地放着尖銳的叫聲彷彿在灰色的空中洗浴一般。道路的四處都成了黑色的水溜，把陰鬱的自然映得更為陰鬱了。

「這樣的天氣，於農人倒很好吧！」當第爾從沈思中醒過來仰視着天空的時候，他這麼想。

但是他的思想忽然轉到別的方面去了。他朦朧地覺得一定像有什麼東西忘記在家裏了。向袋裏實際檢查了一下，知道把他那因為服務時間很長所以每次必須帶去的奶油麵

包忘記了。他呆呆地駐足了一會，然後突如轉背急急回到村中去了。

不多時已到了許普累河，用力劃了幾下槳渡過河，然後全身帶着汗立刻走上傾斜度緩慢的村道上去了。道路正中，臥着一只雜貨店裏的癩皮老犬。一家農家塗了柏油的板坦上，停着一隻白嘴鴉。它展羽，抖身，領首發出振耳的「哇哇」的叫聲，翼聲拍拍地飛了起來，墮着風向漂到森林的方面去了。

約有二十個漁夫與樵夫和他們的家族一塊兒住着的小村莊，不見一個人影。

一個叫喚的聲音，衝破了沉寂，又高又響，致使第爾不覺停住了脚。調子雜亂的喊聲，怒濤般湧來，打了他的耳朵，這聲音似乎是從他熟知的一家很低的人家所開啓着的扇形窗裏透出來的。

他竭力放輕了足聲，躡足走近去，現在已完全辨得出明明是他妻子的聲音了。再走幾步，她說的話也大約可以懂了。

「怎樣！你這個惡毒的沒心肝的小鬼，定要叫那可憐的小寶寶餓得哭翻肚皮麼？——怎麼？你等着，你等着，我來教你看護——你替我記着！」靜了一息似乎是拍衣服的

聲音。立刻又像霹靂一般罵聲大作了。『你這討飯的鹵莽鬼！』調子極急，直透窗下。

『我老太太的寶貝，難道要爲你這樣的哭煞鬼餓肚皮麼？』『不許作聲！』有一種低微的啜泣聲傳過來了。這時喊聲又作：『你再哭一哭我就給你一禮拜也不會忘記味道的好生活吃！』

泣聲並不停止。

第爾覺得自己的心臟鼓動得笨重而不規則。他微微抖了起來。他的眼睛像失了神一般釘在地面上看。粗肥而堅硬的手，幾次抹開只管要拖到滿生着雀斑的額上來的汗珠淋漓的一束頭髮。一瞬間他幾乎忍耐不住。他起了座癢，筋肉隆起，五個手指併做一個拳頭了。癢癢鬆後，剩下了麻痺的疲勞。

第爾踉跄走進敷磚的狹走廊，懶洋洋地緩慢地攀登軋作響木扶梯。

『呸！呸！呸！』又開始了。同時連續唾了三次，備極表示憤怒與輕侮。『你這個窮小子，賤胎，勾蟲，惡鬼，膽小的坯子，沒用的傢伙！』調子一語高一語。她的聲音，因爲興奮的關係，有時帶着像刮玻璃般響聲。『你打我的兒子麼？嘿嘿！你這畜生』

竟敢打我不會回手的可憐的嬰兒巴掌麼？怎麼？——嘿，怎樣？——我只怕沾污了我的手，否則打得你……」

這時因為第爾已推開了往室的門，雷因吃了一驚，把猶未說完的話嚥了下去，她因為發怒，面色蒼白，嘴唇凶惡地顫動着。她已舉起了右手，她把這隻手放下來，便去拿了牛奶壺想要把嬰孩的奶瓶注滿，但是因為一大半牛奶由瓶口溢出流至桌上，所以中途又停止了。興奮得太過度了，她不覺地忽而拿拿這樣東西而忽拿拿那樣東西，但是所拿來的東西，捏不到數秒鐘，又放掉了。最後她恢復了這樣的勇氣：嚴厲地責備他丈夫爲什麼在這麼稀稀奇奇的時刻回家來，總不是爲了偷聽什麼而來的吧。『這真豈有此理！』她說，接着又說她自己是『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的。

她的說第爾差不多等於沒有聽見。她向哭着的托比亞斯瞥了一眼，一瞬間他不得不抑制身內湧起來的某種可怕的東西（肉慾）。突然他緊張的臉色又現着本來的黏液質。這黏液質被他隱藏着的肉慾的眼色鼓舞得非常潑刺。數秒之間，他的目光盤桓在妻子的強壯的四肢之上。她背轉了臉，這樣事做做那樣事做做，只願在找尋鎮靜的方法。她那

半裸的豐滿的胸部，因興奮而膨脹，快要衝破汗衫了。這時似乎有一種既不能征服又不可躲避的力量，由她的體內發出來，第爾只覺得自己沒能力抵禦它。

這力量輕如蛛絲却又堅如鐵網般包圍第爾，束縛了他，征服了他，醉迷了他。在這樣的狀態下，他總是對於她一句話也說不出的，何況說凶話呢。躲在一個牆角裏淚流滿面的托比亞斯，只見父親已不再向他看了。把忘記在爐傍椅子上的麵包拿來好像這是唯一的辯解一般給她看一看，茫然頷了一頷首，馬上又出門去了。

三

第爾在寂寞的森林中雖然儘力趕路，但是仍比規定的時刻遲了十五分鐘纔到目的地。

將與他換班的助手——這人因為職務關係。避不了氣候的激變，已生了癆病——已站在看守棚敷砂泥的小月台上，預備回去了。看守棚的白底黑字的大號牌，遠遠在樹枝

那邊耀光。

二人握了手，作了幾句簡單的報告之後，即分別了。一個走進看守棚，一個橫穿過鐵路，向着第爾走來的路更繼續前進。他的癆瘵的咳嗽，起初較近，漸漸由較遠的樹間透來。這唯一的人聲和他一塊兒從這僻處消失了。第爾今天也照例把看守棚的狹窄的四方石頭房子，依他特有的方式，開始整理一下，以便夜間使用。他一面機械式地這麼整理，心裏還在想着適纔的印象。他把麵包放在兩扇像裂縫一樣的側窗的一扇窗門邊塗了褐色的狹桌上。從這兩扇窗，可以一目瞭然地縱覽鐵路。然後把銹的小爐子生了火，拿一把盛的冷水壺放在爐上。最後，把鍬，鋤，老虎鉗等器具整理得端端正正，再把回光燈除一下，同時新加了石油。

這事告畢時，鈴聲徹耳地響了三次。報告由北勒斯勞來的火車已經從前一站出發了。第爾毫無怠慢之狀，還在棚裏住了好一息，但終於拿了旗子和子彈盒（作信號用）慢慢走出看守棚，懶洋洋拖着腳後跟，穿過狹狹的砂道，向着離此約有二十步遠的柵門而去了。雖然並沒有什麼人要跨過這樣路，但是在火車經過的前後，第爾每次都開閉柵

門。

他關了柵門，靠在黑白參半的橫木上等火車。

那條鐵路，左右都一直線地通到廣無邊際的綠樹林裏。兩傍碧海似的松葉，像是受了阻，讓出一條小路。散了砂礫的赤褐色的鐵路堤，便敷設在這條小路上。堤上黑色而平行的鉄軌，由全體看來，像是一個大鐵網，它的細網絲在南極與北極地平綫的某一點相會着一樣。

起風了。微微的風波吹過森林到遠方去了。沿鐵路的電柱。翁翁地發着諧音。像巨大的蜘蛛網一般由這根電柱纏到那根電柱的電綫上，密排着一羣一羣的鳥在叫。一隻啄木鳥看也不向第爾看一看，往他頭上歡喜地飛過去了。

太陽已掛在巨大的雲塊的下端，將要沈到樹梢的暗綠色的海中去了。把紫色的光綫注射在森林中。堤那邊的弧形頂一般的松樹幹，像由內部在燃燒出來，又像是灼熱的鐵一般。

鐵軌也變成耀光的火蛇了，但是它消失得最快。現在火焰徐徐由地面昇至高處，最

先在把樹幹，其次把樹梢的大部分，殘留着死滅的光芒之中，最後只用淡紅色的微光撫摩樹梢的頂部。這崇高的光景，經過得靜肅而莊嚴，第爾只管站在柵門邊，動也不動。但終於向前路進了一步。鐵軌相會的地平線上，有一個黑點次第在大起來。一刻大似一刻，不過像是停止在同一地點。這黑點忽然動了起來，移近來了。震動，地鳴，錚錚然的韻律，轟轟然的響聲，貫穿了鐵軌。這響聲愈弄愈高，終至像是突進的騎兵隊的馬蹄聲了。

似喘氣似咆哮的聲音，在空中由遠方增大起來。忽然靜寂破裂了。暴躁的怒號狂吼之聲充滿了空間。鐵軌彎曲，大地顛動，——猛烈的氣壓——瀰漫了沙塵蒸氣及煤煙的雲霧，於是那氣息可怕黑色怪物經過了。騷音正如適纔增大時一樣漸漸地消失了，蒸氣散了。火車縮成一點在遠處消失了。本來的莊嚴的沈默，又籠罩了靜寂的森林。

x

x

x

「明娜」這是他亡妻的名字。第爾像是由夢中醒來一般，私自喊了一聲，回到看守柵裏去了。煎了一杯淡咖啡，一面時時一口一口呷，一面凝視着不知從近鐵路的什麼

地方拾來的一片醜陋的報紙。

一種奇妙的不安，漸漸襲上身來。他以為這是起因於瀰漫全室的火爐的熱氣。爲要舒服一點。他把上衣及背心的鈕釦解開，但是這也毫無效果。於是他站起來從室隅拿了一把鋤到監督送給他的那塊田地裏去了。

這是一塊密生着雜草的狹長的砂地。地上兩株矮矮的果樹的柀枝上，鮮嫩的花球像雪白的泡沫一樣正開得旺盛。

第爾心裏已安靜了。一種平穩的滿足潛入於胸懷了。

於是他着手工作了。

鋤發着刮刮的響聲截入土中去。濕潤的土塊笨重地落到後面去向四面碎開來。

暫時他不絕地掘了一回。後來忽然停了手，一面憂慮地搖頭，高聲自語道：『不，不，不對！』不，不，完全不對？』他又重說一遍。

他忽然想到：這一來雷因爲耕田常要到這裏來了。到那個時候，目下生活方式，將大爲動搖。關於享有田地權的歡樂，立即一變而爲歉惡了。他像勢將幹出什麼壞事來一

般，連忙由地面攫取了鋤拿回看守柵來，在此地又沈於悶悶的默想中了。他想起他在服務中雷因終日在他身傍的情形，無論自己怎樣勸慰自己，總覺得是不能忍耐的。——這是什麼理由，他也不知道。他覺得自己不得不衛護某種貴重的東西，覺得好像有什麼人要來動他最神聖的東西。他不自覺地在輕微的痙攣中，筋肉緊張，頓時嘴唇間漏了挑戰式的短促的嗤聲。他被這個聲音的反響所驚，擾起了頭，霎時忘去了默想的路徑。等他又記起來的時候。他又鑽也似地想到本來的問題上去了。

像是一層厚的黑幕突然裂為兩片一般，他的模糊的眼睛，已能看到了一個明晰的光景。他忽然像是從兩年間的假死狀態醒過來一般，對於在這狀態中所犯過的毛髮豎立的一切事件，似乎不能置信似地只管搖頭。托比亞斯蒙難的事實——這事已可由他適纔的印象證明——很清楚地浮上心來。他起了同情與悔恨之心，對於自己未照顧可愛無依的托比亞斯，而且連認識托比亞斯那樣苦楚的能力都沒有，在忍辱中度過了這長長的歲月的事，覺得非常慚愧。

他想到了自己疏忽的罪孽，極其煩悶，弄得他疲憊不堪，就此屈了背，把額角放在

手上，撲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如此睡了一會，忽然發出窒息似的聲音，幾次呼「明娜」的名字。

像洪水汎濫一般的騷聲，塞滿了他的耳朵。他的周圍已黑暗了。他擦開眼睛醒來。四肢發抖，渾身出冷汗，脈搏亂跳，淚珠流了滿面。

室內非常黑暗，他想看看房門，但是不知道該向那裏看去。他蹣跚地爬了起來。心裏依舊不安。外面森林裏發着怒濤洶湧般的聲響。風把雨雹吹進看守棚的窗裏來。第爾弄得沒法想。用手亂摸。一瞬間他覺得像是將要溺死的人一樣——突然，有一個青色的耀眼的光亮發射出來，好像天上的光芒落到黑規的大地來，立刻被大地吸進去了。

這一瞬間適足於恢復了第爾的理性。他伸手去摸回光燈，幸而摸着了。這時邊境的夜空的遠處在打雷了。開頭低聲地隆隆作響，可是像激浪一般滾近來變為轟轟然的大震動，終而至於瀰漫了整個天空，汎濫地轟動地戰慄地咆哮地爆裂了。

玻璃窗錚錚地發響，大地動搖。

第爾點了燈。他恢復了理性後最先看到的，是那隻鐘，快車不過五分鐘。就要到

了。他當作是自己未聽見信號。在暴風雨與黑夜中，以儘量的速力，向柵門跑去。但是當他正在關柵門的時候，信號始響起來了。風把這響聲裂開來向四面八方吹散了。松樹屈了身，枝如枝擦出淒慘的聲響，一瞬間月亮出了，像一隻淡黃色的碟子掛在烏雲裏。在月光中可看見風在黑色的松梢裏攪動。鐵路堤邊的樺木垂下來的樹葉，像魔馬的尾巴一樣，在振搖飄蕩。葉下幾條鐵軌，沾溼得亮閃閃地到處吸收蒼白色的月光。

他揭去了頭上的帽子。雨下得於他很適意，雨點雜了淚珠從他臉上流下來。他腦裏在沸騰，夢中的朦朧的記憶相互在追逐。他記得像是托比亞斯被什麼人虐待了。而且極其慘酷，此刻想起來，心臟跳動還會因此停止的。他更清晰地記起了另外一個幻像。他曾看見了他的亡妻。她是從遠處的某地方沿着一條鐵軌走來。她外觀非常衰弱，穿的並非完整的衣服而是極襤褸的。她從第爾的看守柵傍通過。看也不回頭來看一看，後來——到這裏，記憶已不明瞭了——不知爲什麼道理，她走路非常艱難，還竟跌了幾交。

第爾更繼續想下去，知道她是在逃難，這事是無可疑惑的，否則爲什麼她以那樣驚

慌的眼色望後看呢，爲什麼她兩隻腳雖然不聽命令但是還要拚命拖了踉蹌向前走呢？
唉，那可怕的眼色呀！

她拿着的東西，是倦怠的染着血的蒼白的某種東西，用手帕包着。她那種俯視這包裹的態度，使他想起了過去的情景。

他想起了一個不得不將纔生下的嬰孩拋下的瀕死的婦人，帶着最深刻的悲哀不容想像的苦惱的表情，目不轉瞬地凝視着自己的嬰孩。第爾好比不能忘記自己有父母一般，不能忘記這婦人當時表情。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不能知道。但是她與他絕了交，看也不看他一眼，在暴風雨的暗夜裏只管踉蹌踉蹌向前去——這一點他記得很清楚。他曾「明娜！明娜！」的喊她，自己是被這聲音喚醒的。

兩個赤色的圓圓的光亮像巨大的怪物的燈籠眼睛一樣，穿過黑暗，前面射出血一般的光線，在光線所及的範圍內，把雨點變爲血點。好像是在下血雨一般。

第爾打了一個寒驚。火車愈加駛近來，他的不安愈加增大了。夢與現實在他精神上

融合爲一體了。他還只管見那個在鐵軌上流浪的女子。不覺自己的手去摸子彈盒，好像想要停止疾行的火車一般。幸而摸得遲了一步，火車已在第爾眼前發着閃光急急地通過了。

此後直至天亮，第爾已不能安心服務了。他焦急着想回家去。熱心想看見托比亞斯。好像已和他分別了幾年了。最後，他漸漸憂慮到托比亞斯的起居，幾次想棄了職務回家去。

東方白茫茫的時候，第爾決意到鐵路上去察看，可以藉此混混時間。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鐵轉盤，沿着一條鐵軌的軌條，向着灰色而混濁曙光中去了。

他或是用轉盤把螺絲釘旋緊，或是敲敲結合鐵軌的圓鐵棒。

雨與風都停了。雲的裂縫間，這兒那兒露出淡藍色的天空。

皮鞋底與金屬相擊出的單調的響聲與樹木憔悴地振落雨滴的響聲融合着漸漸平定了第爾的心。

早晨六點鐘是他換班的時間，他立即回家了。

這天是禮拜日，天氣很晴朗。

雲已四散，不久即在地平線的周圍沈沒了。太陽昇起來，像巨大的血色的寶石一般閃發着火花，把大量的光傾注在森林上。

光成爲尖銳的線條，射入枝交叉的樹幹間，在這兒把焰火吹進葉子像編得很精巧的花邊一樣的柔弱的羊齒之島，在那兒把森林中地面上的銀灰色的蘚苔化爲赤色的珊瑚。

樹梢樹幹及草間，流着火也似的露珠，像是光的洪水在地面上汎濫一般。一種清新之氣，瀰漫了空中，直沁入人心的腑。第爾腦子裏昨夜的情景，也自然徐徐消失了。

他走進住室，看到托比亞斯雙頰比平日更紅，睡在日光照着的牀上，這時昨夜的情景，完完全全從他腦中消失了。

是的確的事實：這一天雷因幾次覺得第爾的樣子有點奇異。在教會的椅子上，不看書而從傍邊看她的神氣既有點奇異，午膳時把照例應由托比亞斯抱到外面去的嬰兒，默默地由托比亞斯手裏抱起來放在她膝上的神氣，也有點奇異；但是此外倒並無奇異的地

整天未睡的第爾，因為次日服務時間是在白天，所以到了晚九時左右，已鑽進牀裏去了。將睡着的時候，雷因對他說，次日將和他同到森林裏去掘地種馬鈴薯。

第爾嚇了一跳。他已完全醒了，但是仍舊緊閉了兩隻眼睛。

雷因說，此時再不種馬鈴薯，過後就沒有收成了，又說此事大概要費一天功夫，所以必得要把小孩們帶去。第爾糊裏糊塗地咕嚕了幾句。雷因已在不聽他了。她背轉身子，借了燭光，解汗衫，脫裙子。

突然。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轉過身來，只見丈夫激於情慾，已面如土色，筋肉橫抽，兩手支在牀邊，支起半身，用似乎在燃燒般的眼睛凝視着她。

『第爾！』雷因半驚半怒地喊道。第爾像是被指名喚醒了的夢遊病者一樣，恢復了理性。訥訥亂說幾句了，即倒下在枕頭上，把被頭一直蓋到了耳朵邊。

次日雷因起身得最早。她靜悄悄地準備出門所必要的一切東西。把小兒子臥在嬰孩車裏，然後喚醒了托比亞斯替他穿衣服。托比亞斯聽說要到什麼地方去，不禁笑逐顏

開。一切均已準備就緒，咖啡也已煮好放在桌上，第爾纔醒了。他一見了什麼都準備完畢，就發生了不快的感情。他想說一句反對的話，但是不知從何說起。拿什麼話做理由，對於雷因最妥當呢？

托比亞斯面上的喜色，漸漸影響到第爾身上來了。結果第爾爲了托比亞斯歡喜遠足的關係，不欲加以反對了。然而走到了森林中，第爾仍不能掃去心中的不安。他在砂泥深積的道上，費力推着嬰孩車，一面把托比亞斯採集來的種種花堆在車上。

托比亞斯異常愉快。戴着褐色的天鵝絨帽子，在羊齒中跳躍，想捉住——捉法自然不免有幾分粗暴——在草上飛舞的水蜻蜓。一到了目的地。雷因即行檢查田地。她把那帶來做種的馬鈴薯的袋，拋在樺木的小樹林的草地傍，跪在地上，把略微帶黑色的砂泥，從她那粗硬的手指間篩下。

第爾提起了精神看着她：「喂，怎麼樣？」

「不會比許普累角上的地蹙腳！」第爾肩上像卸下了擔子一樣，輕了一輕。因爲他深怕於她是不滿的。這一來他安了心抓抓短鬚。

雷因急急地吃了一塊厚麵包之後，脫去了披肩短衣，拋在一傍像一架機器一樣，迅速而耐久地開始掘地了。隔着一定的時間，她伸伸腰深深地吸一吸氣。但是除非是她必得要喘着氣，把汗珠淋漓的乳房急急去哺嬰孩的乳之外，這樣伸伸腰吸吸氣的時間也真不過是一瞬的功夫。

『我不得不去看看鐵路，托比亞斯我帶去了呢！』

停了一會，第爾由看守棚的月臺上向她喊道。

『什麼——瞎說！』她大聲答道；『什麼人管嬰孩呢？』托比亞斯，跑過來！』她把聲音擡得更高地添了一句，但是第爾好像不曾聽見似地，把托比亞斯帶走了。

最初的瞬間，她思量了一下，要不要追去，但是因為怕浪費了時間，所以作罷了。第爾帶了托比亞斯沿了鐵路走去。托比亞斯頗為興奮。一切事物，於他都是初見而奇異。他不懂細長的黑色的為太陽光曬熱了的鐵軌，究竟是什麼東西。他不絕地發了種種奇妙的問話，尤其是對於電柱的響聲他最覺稀奇。第爾對於他自己看管的區域中一切事物的響聲，統統都知道。所以他雖閉了眼睛也知道他現在是在鐵路那一部分的地方。

有時他牽住托比亞斯的手立定，聽聽好像是教會裏的高音的合唱一樣的，由森林中流出來的不可思議的聲音。這一區的南面的電柱，諧音尤為豐富而美妙。內部參雜着種種聲音，好像是毫不間斷由一口氣唱了出來的。托比亞斯在這久經風吹雨打的電柱的四周盤旋，想從裂縫間，照他自己所信，發見這可愛的聲音的主人來。第爾的心地像是在教會中一樣敬虔。加之他此時已聽出了一種足以使他想起亡妻的聲音。他想：這是亡靈的合唱，這合唱當然也雜着他亡妻的聲音，這想像在心中喚起了一種熱望，他不覺淒然淚下。

托比亞斯要傍邊的花，第爾照例依了他。

像是一塊青天落在小樹林的地面上一股青色的小花，奇異地密生在地上。蝴蝶在發白色光輝的樹幹間飛舞，像是五彩的旗子一般。微風在樺木梢淡綠色的葉叢裏吹得颯颯地響。

托比亞斯摘花，第爾沉思着看他。第爾時時抬頭從樹葉的空隙仰視天空。這天空像一隻大的沒一點斑點的水晶的碟子一樣，盛着太陽的金色光線。

「爸爸，這是上帝麼？」托比亞斯指着發着索落索落的聲響逃到一枝孤立的松樹幹上去的褐色的松鼠，突然問道。

「呆頭！」第爾的答話，祇盡於此。同時一片脫落的樹皮，從樹幹上落在他足前。第爾與托比亞斯回來的時候，雷因還只管在掘地。田地已有一半掘鬆了。隔了很短的時間，火車相繼地經過，托比亞斯每次都張大了嘴巴看它們轟轟然通過他那滑稽的面相，連雷因都覺得好笑。

他們把馬鈴薯與吃剩的冷的烤肉當作午飯在看守棚裏吃了。雷因非常快活。第爾對於這不可避免的事，像是爽爽氣氣順從了。吃飯的時候，他把關於他的職業的種種事務，講給雷因聽。例如一條鐵軌上，她可想得到要釘四十六隻螺絲釘等一類的事說給她聽。

午前雷因已把地掘完，午後要種馬鈴薯了，她說現在要叫托比亞斯看管嬰孩了，於是即將他帶了去。

「當心……」第爾心裏忽生憂慮由後面喊道：「當心，不可讓他太走近鐵軌。」

雷因聳聳肩膀，這便是她的回答。

×

×

×

經由許勒京的快車要到了。第爾不得不去伺候了。他剛剛殷勤地立在柵門傍。却已聽見火車轟轟地響近來了。

火車已看見了。——近起來了——從黑色的火車龍頭的烟囪裏緊接着噴出許多水蒸氣來。一陣——兩陣——三陣，像牛奶一樣白色的蒸氣湧出來。接着風把火車龍頭的汽笛聲運過來了。連續三次，短促，尖銳，可怕地。「火車開了制動機在停車，為什麼緣故呢？」第爾心下想。緊急汽笛又悲鳴也似地叫起來了，這次長長地，不斷地，發着反響。

第爾爲要望遠鐵路，向前走去。機械式地把紅旗從鞘中抽出來，伸示在面前鐵路上——天呀！難道他眼睛瞎了麼？「天呀——唉，天，天，天呀！那是什麼。那邊！——鐵軌間……不要——走！」第爾儘力喊。可是已太遲了。一個黑塊，已陷在車下，像一個皮球一樣在車輪間被拋來拋去。再過了一會兒，制動機發着支支加加的響聲。火車

停住了。

寂寞的鐵路忽然熱鬧。押車與車長在砂道上向列車後部跑。扇扇窗裏都伸出了富於好奇心的面孔來張望。——此刻有一大堆人圍成一個圈子向列車前部而來了。

第爾喘着氣，像一匹被屠殺了的牛一樣，要不倒下去，非緊緊地攀住東西不可了。確實，人們在招呼他。——『不，那裏有這樣的事呢！』

一個叫喊聲從鬧禍的地點衝破空氣飛來，接着又聽見一個像由野獸的喉嚨裏發出來的咆哮聲。是誰呢？雷因麼？這不是她的聲音，但是……

一個男子急急由鐵路上跑過來。

『看柵門的！』

『什麼事？』

『鬧禍了！……因爲第爾的眼睛轉動得古怪，嚇得這使者望後退。第爾帽子歪斜，紅的頭髮像已倒豎起來了。

還有氣，也許有救。』

第爾喉嚨裏作聲痰聲了，這痰聲便是他唯一的回答。

『喂，快點來，快點！』

第爾硬掙掙跳起來。懶怠的筋肉緊張起來了。他高高地豎起了身子，但是目光遲鈍，面如死人。

他和使者一同趕去。車窗裏旅客們的蒼白而驚駭的面色他並不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一個戴了土耳其帽的商人好像是一對度蜜月旅行的青年夫婦在向外看。這樣事和第爾有什麼關係？這對於他與廢物箱的無異的列車內的情形，絲毫也並不在他心意之中。

——他滿耳朵只聽見雷囑的喊聲。眼前有無數黃色的斑點像螢火一般浮動。他嚇得望後退——立住了腳。在螢火的飛舞中露出了一個蒼白，虛弱，鮮血淋漓的東西——面孔被撞得又褐又青，嘴唇上滴着黑色的血點。這不是別人，正是托比亞斯啊！

第爾一言不發。面上現着污穢的青色。像沒了魂靈的人一樣，微笑着，他終於屈身抱托比亞斯了。感到托比亞斯的四肢在他腕上像死的一般，無力而重笨。用紅的旗子把他包紮起來。

第爾走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

『鐵路醫院去！』衆人說道。

『我們立刻帶他去。』行李部的部長說着，拿制服帳簿放在私人的車子裏以代替褥子，『進去呀！』

第爾不肯放掉托比亞斯。大家逼他，也不相干。行李部的部長叫人從貨車裏拿出一隻單牀，又命一個男子幫第爾的忙。

時間很寶貴。車長的銀笛狂鳴。貨幣像雨一般由窗中擲下來。

雷因的神氣像已發了狂。『這婦人可憐，這婦人可憐。』『這母親可憐，這母親可憐！』車中的人們說。

車長又吹了一次笛，——放汽笛的聲音——火車龍頭嘶嘶地由圓筒中吐出白色的蒸氣，把搖桿伸長來了。數秒鐘之後，快車帶着招展着旗子和煤煙，以加倍的速力，向森林中突進了。

第爾變了心思，把托比亞斯放在昇牀上。托比亞斯僵臥着，時時發着撲落撲落的響聲，作長長的呼吸，同時把那破碎的襯衫下骨頭都可看見的胸脯聳起來。小小的手足，不特關節已破碎，位置也變動了。踵已捩得向前，兩腕由昇牀的牀緣下垂。

雷凶不絕地哭。昔日的威風已不知消磨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只管反復說今天這事變於她是沒有責任的。

第爾好像沒有聽她的話。眼睛露出異常憂慮的表情，凝視着托比亞斯。

四圍如死一般靜寂。鐵軌黑黑地熱熱地臥在眩目的砂泥上，因是正午，風已停了，森林像是石做成的一般動也不動。

男子們低聲商量。到夫里德里利希哈根去最快的方法，莫如回到北勒斯勞方面的車站去。因為下一班快車的客車，在夫里德利希哈根附近的小站不停車的。

第爾似乎在考慮自己是否要同去。因為一時找不到懂看守柵門的人，他以手示意，命雷凶擡昇牀，雷凶雖然心裏頭慮到留下的嬰孩，但是不敢表示反對。她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擡了昇牀，第爾送他們到他自己看管的區域的邊界為止。然後目送他們，站了好

久。忽然他用手掌敲頭，敲得遠處都可聽到聲音。

他想敲醒自己『因為或許像昨天一樣是在做夢啊，』他自己說。——然而敲也何濟於事呢。——他與其說是跑寧說是踉蹌，到看守柵去了。他在看守柵裏跌撲在地上。帽子滾到牆角裏，他很保重的錶從袋裏落出來，匣子彈開，玻璃破碎了。好像有一個鐵拳握住了他的項頸，無論他怎樣掙扎着想要脫身，但是動也不能動一動。額角冰冷，眼睛乾燥，喉嚨發熱了。

信號的鈴響把他喊醒了。聽了三次反復的鈴響，他的發作纔弛緩了。他已能起來做事，不過兩足像鉛一樣重，鐵軌像巨大的足輪，以他的頭為軸，在他周圍旋轉，但是至少總得到了暫時直立的能力。

客車近了。托比亞斯一定在車裏。車愈近第爾眼前的形象愈糊塗。後來他只看到那個嘴巴染着血，身受重創的托比亞斯。再後，他面前漆黑了。

過了一會。他恢復了精神，悟到自己是睡在貼近柵門傍的熱砂中。他爬起來將衣上的砂粒拍去。口中的砂粒吐出。腦裏略微輕鬆了一些，較之適纔已能平靜地思想了。

他在看守柵裏由地上拾了錶，放在桌上。錶雖跌了一下，但並不停。兩小時內，他一面計秒數計分數，一面想像托比亞斯怎樣了。他想，現在雷因和托比亞斯已經到了。雷因已立在醫生面前了。醫生診了一下，摸摸托比亞斯搖頭說道：

「沈重，沈重得很——但或許……不能決定，」醫生又仔細地診一下，然後說道：「沒救了」。

第爾想到這裏，嘆道：「沒救了沒救了。」他站起來挺直了身子，一面轉動着眼珠，仰視着天花板，無意識地握緊了兩隻高舉的手，一面用幾乎把小房子衝破的聲音大喊：「托比亞斯決不會死的不會的。包管不會死的！」他又撞開了透進夕陽來的門扉，與其說是走寧說是奔，回到柵門邊去了。在此，他驚愕似地起了一會，然後突然張開兩隻手，像是要制止由客車方面來的什麼東西一樣。走到鐵路堤的正中去了。這時很大的眼睛，像已失去了視力。

他像要避開什麼似地後退着，由牙齒裏不絕地吐出莫明其妙的話：「喂——你聽啊——教你等一等啦——喂——教你聽啊——等一等——把托比亞斯還給我——他被人

打得要命——是啊，是啊——好——我也要把她打得要命——你聽見麼？教你等一等——把托比亞斯還我。」

像是有什麼東西在他身傍經過，他轉過身來向着另一個方向走去，好像要去追着這個東西。

「喂，明娜！」——他的聲音像小孩子般，快要哭出來了。「喂，明娜！聽見麼？——把他還給我——不也要……」他向空中搔去，像是要拉住誰似地。「明娜！——是啊——所以我也要……所以我也要打得她——要命——也要打她！我要拿斧頭——懂了麼？——廚房裏的斧頭——拿廚房裏的斧頭打她，那是她保不了性命呢。」

「到那時……是啊拿斧頭——廚房裏的斧頭，是啊——黑的血！」他口裏發泡沫，玻璃似的瞳孔不絕地轉動。

柔和的晚風，不停地在森林上輕輕地吹過。像是薔薇色的火焰一般的波形雲，浮在西方的天空。

第爾向那無形的東西追了約有一百步，然後銳氣沮喪似地站定了。面上露着極其憂

戚的表情，伸出兩隻手，像是在請求，在哀懇。他擦擦眼睛，把手罩在眼上，像是想向遠方再找出那個無形的東西來。最後兩手下垂，緊張着的面色變為魯鈍而無表情了。他轉身向原來的路上拖一脚拖一帶腳地回去了。

太陽把最後的光線注在森林上，就此消失了。松樹幹像蒼白的枯骨一般豎在樹梢間，樹梢像灰黑色的泥堆一樣罩在樹幹上。一隻啄木鳥啄樹的聲音滲透於靜寂之中。唯一的一塊遲到的薔薇色的雲，通過冷冰冰的淺藍的天空。風吹得像地窖內一般凜冽，使第爾發起抖來。一切事物，在他都是初遇的，都是陌生的了。他不知道他脚下是什麼東西，他不知他周圍是什麼東西。這時有一隻松鼠由鐵路上掠過。第爾記起來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何以不自禁地要想到上帝。『上帝跳過鐵路，上帝跳過鐵路。』他反復把這個句子念了好幾遍。後來念到半途忽然中止，『啊呀呀，這是瘋狂的勾當！』這麼一個光明的念頭襲上心來了。他忘去了一切，來對抗這個新敵人——瘋狂。他想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然而總是徒勞。他依然在胡思亂想。他捉住了一個荒唐的想頭，悟到自己的無力，因而戰慄。

由近處的樺木叢中，傳來了孩子的哭聲。這聲音直是狂暴的信號。第爾差不多反了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向那邊趕去。看見無人照管的嬰孩，哭着掙着，沒有牀，只臥在車裏。他想幹什麼呢？什麼東西驅使他到這裏來的呢？一個由種種感情與種種念頭構成的渦流，把這些疑問吞沒了。

『上帝跳過鐵路。』現在他知道這個句子的意義了。『托比亞斯——她殺了他——雷因——把他託了她的——』後母，潑辣的後母。『第爾咬牙切齒，『她的小鬼倒活着呢！』紅色的霧遮蔽了他的耳目。兩隻小孩的眼睛，透徹了他的身子。他指間感到了柔軟如肉的東西。各落各落的聲音，鷄約鷄約的聲音，雜着啞聲的叫喚，鑽入他的耳朵。他並不知道這聲音是誰發出來的。

這時像一滴一滴熱的火漆一般的東西，落在他腦子裏，他的精神麻木了。他恢復知覺時聽到信號的餘音在空中顫動。

他忽然悟到自己想幹的是什麼勾當。他的手放鬆了嬰孩的喉嚨，嬰孩被他又得扳轉了身子。——嬰孩拚命吸空氣，接着才能咳嗽，號哭。

「沒有死，謝謝天沒有死！」他放了嬰孩趕向柵門去。黑煙遠遠地在鐵路上滾動，風把黑煙吹到地面上去。他聽到背面火車龍頭的喘氣聲，好像是害了病的巨人斷斷續續吐出悶的氣息一般。

冷冰冰的黃昏罩住了地面。

一會兒，煙雲散開的時候，第爾看出了一臺運砂礫的火車。這火車拖着無蓋的貨車載了終日在鐵路上做工的工人們回來。

火車因為運轉時間綽有餘裕，所以隨處都停車，俾在各處做工的工人可以乘車或下車。在離第爾的看守棚相當遠的地方開了制動機。軋答，軋答，鷄哩哩，兵堂，高大的響聲貫徹了傍晚的靜寂，傳至遠處。火車卒於發着一個長長的尖銳的響聲停止了。

貨車上約有五十個男工與女工。差不多都直立着，男工中有的脫了帽。在他們全體的神情中，有一種謎也似的嚴肅存在。他們一見了第爾即交相私語。老者把煙嘴由黃色的牙齒間放下來敬重地捏在手裏。女人們背轉了臉噴鼻涕。車長下了車，到第爾方面來了。工人們只見他恭恭敬敬地和第爾握了一握手，第爾便用緩慢的幾乎像兵卒般的堅硬

的步調，向最後的部分的列車去了。

工人們雖然個個都認識他，但是誰也不敢和他說話。

小小的托比亞斯正由最後的列車上拾下來。已經死了。

雷因也跟着下了車。她面色蒼白，眼睛已起了一層黑圈。

第爾看也不向她看。她一見她丈夫，吃了一驚。他的兩頰已凹，睫毛髯毛都黏牢了她看起來，他那分梳着的頭髮也似乎比以前更斑白了。滿面都是淚珠的斑痕。而且眼睛發着不穩定的光，她看見了他的目光不寒而慄。

可怕的沉寂繼續了片時。第爾被一個可驚的冥想所支配。天愈加暗了。一羣鹿跳在傍邊的鐵路堤上。一隻牡鹿立投鐵軌間，柔軟的項頸好奇地向四周轉動，因為這時火車龍頭放了一聲汽笛。所以和它同伴一齊像電光也似地跑走了。

列車正要開動的瞬間，第爾跌倒了。

列車又停止了。人們商量怎樣辦好。結果決定把托比亞斯的屍體。暫時搬到看守棚裏去，一面把沒有方法可使他蘇醒的第爾用昇牀抬回去。

照此實行了。兩個男子用鼻牀擰了暈去的第爾，雷因跟在後面嗚嗚咽咽不絕地泣着，面上淚珠交流，推了裝着小孩子的嬰孩車在砂地中前進。

月亮懸在近平地的松樹梢間，像一塊燃得火紅的大玉一樣。一點一點昇上去，一點一點小起來，一點一點蒼白起來了。最後像掛燈一樣掛在樹林上，穿過樹梢的一切的空隙射進了白茫茫的光芒。這光芒把過路的人們照得面色像死人一般。

他們很起勁地然而很小心地前進，穿過了幼樹密生的樹林，再沿了圍着廣闊的喬木的樹秧園走去。蒼白的月光像是在一隻大而暗的盆子裏一樣集中在這個園裏。

第爾或是喉間不時發出各落各落的痰聲，或作譫語。好幾次他握緊了拳頭閉着眼想站起來。

費了許多力，才把他渡過了許普累河。人們爲了要回轉來帶雷因和嬰孩，不得不再渡一次。

走上村莊的小丘，他們碰到了幾個村人，這幾個人立刻就把這不幸的事件傳佈了。

全村的人都來了。

雷因一見相識的人們，又重新開始訴辯。

好容易把第爾擦上狹扶梯，弄到了樓上的住室裏，立刻把他臥在牀上。工人們爲要去搬托比亞斯的屍體。馬上回轉去了。

有經驗的老人們勸用冷的溼布冰頭，雷因熱心地服從了他們的指導。她把毛巾放在冰也似的非水裏浸溼，再貼在第爾額上，候毛巾被第爾像火一般的額角護熱了，即另換一塊貼上去。她很憂慮地注視着第爾的呼吸。她看來好像他的呼吸已在一刻一刻地有規則起來。

日間的興奮使她極度疲憊，她決意睡一息，可是睡不安穩。不論開了眼或閉了眼，既往的事變不絕的在眼前盤旋。嬰孩已睡着了。背了平素的習慣，她看也不去看嬰孩一眼。她幾乎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了。從前的高傲，已形消影散了無痕跡了。不特如此，那個面無血氣淚珠晶瑩的病着的丈夫，雖是睡眠中也已親臨了她呢。

月亮被烏雲所遮，室內黑暗了。然而雷因還只聽見丈夫的笨重的但是已有規則的吸

呼。她考慮是否要點燈。在黑暗裏她已覺得可怕了。當她正想爬起來的時候，只覺得手脚像鉛一般重，眼臉自然而然的合了下來睡着了。

過了幾個鐘頭，工人們擦了托比亞斯的屍體回來，看到前門大開。他們一面覺得這情形可異，一面走上扶梯，房門也同樣大開着。

他們幾次叫雷因的名字，但是全無回答。卒於用洋火在牆上擦一下，點着了燈，燈光下露着悽慘的光景。

『殺了人，殺了人，』

雷因倒臥在血泊中，頭蓋已打得粉碎，面貌也看不清楚了。

『殺了老婆，他殺了老婆！』

他們莫知所措地亂跑。近鄰的人們跑來了，有一個人碰了嬰孩車一下。『啊呀，不得了！』他臉兒青了，嚇得張大了兩隻眼睛倒退幾步，嬰孩車裏的孩子，氣管已被人切斷了。

第爾不知那裏去了。當夜人們便開始搜尋。然而找不得他。第二天早晨，正在服務

的看守人發覺他坐在鐵軌之間，正是托比亞斯被轆死的地點。

他抱着褐色的皮帽子，像對於有生命的東西一樣，不絕在愛撫它。

看守人了問他好幾聲，但是他絕不回答。看守人馬上知道了對方是一個狂人。

看守人於是到信號處去用電信求救。

現在有幾個人說了許多話想從鐵軌上誘他出來，但是全不中用。

在這時通過的火車。不得不停了車。由於這火車的職員們的優勢的氣力，才硬把立即暴跳如雷的病人拖出了鐵路。

人們不得不縛住他的手脚，在事前請派來的憲兵監護下，將他送到柏林的未決監裏去了。但是第一天他即由未決監轉送到公立病院的瘋人科去。當轉送的時候，他還兩手抱住那頂褐色的帽子，用狐疑的注意與溫情管着它。

露露的勝利

意大利 塞梨奧

蘇菲亞並不從她的女紅上抬起她的眼來，她的幾隻纖指很輕快地在那精緻的花邊上飛着。但是露露却不住地在房裏打着旋子，時而動一下架子上的陳設，時而拉開一隻抽，茫然地向裏面凝視。很清楚她，她不是要做一件什麼事就是要說一件什麼事，祇是被她姊姊的莊嚴的樣子拘束住了。他哼了幾句曲子，背了一段詩，但蘇菲亞却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末了，天生沒有多少耐心的露露，決定把問題大膽地提出了，於是，把自己樹在她姊姊面前，她問道：

「蘇菲亞，你知道娟耐特小姐對我說了些什麼嗎？」

「大概沒有什麼有趣味的事情吧。」

「這是一個又乾又冷，使人在夏天都要打寒戰的回答！你是從什麼地方找來的冰啊，我的冰姊姊？」

「露露，你真是個孩子！」

「這正是你弄錯的地方，我心裏的偶像喲。我不是個孩子，因為我要結婚了。」

「什麼？」

「這就是娟耐特小姐告訴我的話。」

「怎樣的謊話！我一點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很好，讓我用戲劇裏的方法來通通告訴你吧，這是一篇敘述文——但是你這位莊嚴先生肯把你的整個的注意給我嗎？」

「是的，是的，但是要快點。」

「賽馬的那天是「時間」，「火星場是「地點」，「你那天不在那裏；你偏愛看你那些沒有頭的書。」

「如果你說得離題這樣遠，我就不聽你的了。」

「你必須聽我：這個秘密簡直要悶死我，殺死我了。」

「你又來了嗎？」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好，於是在賽馬場我們坐在大看台的前排上。婁瓦多走了過來，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好看的青年羅貝多，蒙特佛蘭可。互相交換了通常的招呼 and 淡漠的客套之後，他們便在我們緊後面找了兩個坐位；我們交談了幾句，接着便聽見開試的鈴號。你知道我是賞識古爾龔那匹馬的，我一點也料不到她竟那樣忘恩負義——即是一個畜生，一個人也要受她的忘恩負義的。一片飛塵把那些馬完全罩上了。」古爾龔贏了！」我叫。「不，」蒙特佛蘭可微笑地說，拉維洛贏。我很生氣他的頂撞。但是他仍舊微笑着，仍舊頂撞我；結果我們便打了一個賭。末了，過了半點鐘的心跳和焦急之後，我才知道古爾龔誤了我的事，我輸了，蒙特佛蘭可贏了。真想不到！我對他說我立刻就給他錢；他向我鞠了一躬，回答說，時候多得很。我又在紀亞加遇見了他，對他疑問地看了一眼，他祇是神秘地鞠躬，微笑。在劇場裏，在什麼地方都是這樣。我充滿了好奇心。羅貝多很好看，二十六歲：今天早晨老蒙特佛蘭可，我未來的公公，已經和

媽商量了兩個鐘點呢。」

「啊！」

「你有了注意的表示嗎？好，我從娟耐特口裏知道了這個拜訪。所以結婚便算安排好了。祇有一件小事沒有解決：當我到市長的辦公室去的時候，我是穿一件灰色的袍子好呢，還是穿一件黃褐色的袍子好呢？我是戴一頂有帶子的帽子好呢，還是一頂沒有帶子的帽子好呢？」

「你說得多麼遠呀！」

「說？當然哪；一點阻礙都沒有。羅貝多和我將要狂熱地相愛着，我們的父母也滿意……」

「你就肯這樣嫁一個人嗎？」

「這樣，怎樣講？這是兩個有彈力的字呢！」

「也不認識他，也不愛他？」

「但是我却認識他，我在賽馬場裏和大街上看見過他，我敬服他！前天因為沒看見

他我就不肯吃午飯，只喝了三杯咖啡，打算自殺。」

「他呢？」

「他想娶我，所以他愛我！」露露揚揚得意地說。但是一看見蘇菲亞的臉變白了，她又對這句不謹慎的話後悔起來，於是把身子向她姊姊俯下去，她親熱地問：

「我說錯了什麼話嗎？」

「不，親愛的，不；你說對了。一個人戀愛一個人就結婚。然而喚醒愛情却是一件難事啊。」她輕輕地嘆了口氣。

「喚醒愛情，喚醒愛情！」露露帶一種惱怒的神氣重複說。「那是非常容易的，蘇菲亞；但是若是一個人，像你一樣，生着一個嚴肅的前額，一對悲哀的眼睛，一副沒有笑容的嘴唇，若是一個人喜歡在別人跳舞和玩笑時候獨自一個人跑去坐在房角裏沉思，若是一個人不肯笑，不肯生活，若是一味地做夢，若是一個人雖然年輕却整天裝着一副年老而多愁的神氣，那就很難有人愛了。」

蘇菲亞低下她的頭，一句也不回答。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彷彿在制住一個低

咽。

「我又使你傷心了嗎？」露露問。「那是因為我願意看見你被人愛，願意看見你做個新娘——假如我們能在同日結婚，那是多麼好啊！」

「那是蠢事：我要做一個老姑娘。」

「不行，小姐，我不許，壞傢伙。假如羅貝多是一個好孩子，他一定會有一個未婚的弟兄的；我希望！」

正在這個當兒，她們的母親穿着出門的衣服進來了。

「你要出門嗎，媽？」露露問。

「是的，親愛的，我要到登記員那裏去。」

「啊！到登記員那裏去。一定是件嚴重的事情呢。」

「你不久就會知道了，調皮小姐。蘇菲亞，跟我出去一會。」

「蘇菲亞也和登記員有什麼秘密的交涉嗎？」

「露露，你什麼時候才能學得莊嚴呢？」

「快了，媽；你看吧。」

她把門拉開，讓她的姊姊母親出去，同時低低地鞠了兩個躬，低聲道：「夫人，小姐！」當她們走出屋子以後，她大笑着向她們叫：

「遠遠地談去吧！我祇裝做完全不知道好了。」

羅貝多·蒙特佛蘭可無論如何不能算一個思想家，他沒有工夫來思想。他的白天通通是用在午飯，騎馬，拜訪，和晚餐上，他的晚上都是和露露在一處快樂地度過。此外他還有許多倦人的事情要經手，有許多律師的約會要踐行，有許多合同要簽字，有許多舊債要解決，更不用說對於新家庭和新婚的旅行的種種預備，他簡直連照例的半點鐘的讀書和十五分鐘的咖啡店門口的徘徊都沒有工夫去做。從來沒有人見他墮入過什麼沉思，也從來沒有人見他思解過什麼社會問題，因為在羅貝多的性情裏是沒有那種悲涼的或英雄的成分的。反之，他却是個氣質晴朗的人，而且是被許多人羨妒的晴朗。

但是今天下午他却在他的臂椅裏，一條腿搭在一條腿上，一本書拿在手裏，決意看書。書是一本有趣味的書；然而，雖然牠是新穎而且離奇，這位讀者却漸漸心不在焉

了。他一頁也沒有翻，因為在讀了兩行之後那些字母便彷彿離開了牠們的位置，開始跳舞，開始混迷亂，終於不見了。羅貝多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幻想的未知之境中去旅行了。

「爸爸滿意了，我的姑母們都向我祝福，我的表姊妹們都惱了我，我的咖啡店裏的朋友們都反譏地慶祝我，我的真朋友們都和我握手；因此我結婚是對的。我不能否認露露生得好看；當她頑皮地眼睛向我圓圓的瞪着的時候，當她大笑而露出她的白齒的時候，我真想把她那迷人的小臉捧過來吻一個夠。她有一副美麗的脾氣，一副黃金的情，永遠歡天喜地，有耐性，愛說笑話，機靈，滿肚子玩笑，從來不憂鬱。我們一定可以合得上來。我受不了那種嚴肅的眼光，尤其從我所愛的人身上，我總覺得這種眼光裏含有一種秘密的悲痛，——我不認識這種悲痛，我不能安慰這種悲痛，我也許就是牠的不故意的主因，蘇菲亞，我的未來的妻姊，她那冷冷的，木然的面孔真使我發怒，她一進來我的智力就彷彿縮了起來，我的微笑就彷彿離開了我的嘴唇；那時即使是出着最美麗太陽，在我也好像變成了一個灰色的十一月的天氣。我甚至連和露露說笑話的勇氣

都沒有了；蘇菲亞把所有的歡樂都趕跑了。她大概已經注意到她給我的不快意的印象，因為她對我說話的時候總是不望着我，也不和我握手，祇用最短的句子回答我。她已經注意到我對她的不歡喜。也許她爲這個生氣了。

「露露沒有一個時候不笑。她是非常年輕。她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正經話，即使她想說，她說出來也就彷彿在譏笑人似的。她愛我，但並不是發狂地。說句老實話，我的熱情也不是發狂的；這樣到好。在我，我有兩個理論堅定地存在我的心裏；第一，一對訂婚的男女必須脾氣相合；第二，他們絕對不能以猛烈的熱情開始。這就是我們情形，露露和我一定可以非常快樂。我們將在意大利內地作一個旅行，但這旅行又必須是從容的，一點一點地走，享受到所有的舒適，隨地而停，連最不重要的東西都要看。我們將這樣過三個月；不，那不夠，讓我們說四個月吧；我很喜歡能使露露離開那愁苦的蘇菲亞一些日子。但是，我問，那位姑娘在她那種年紀就這樣嚴肅是合於自然的嗎？她一定有二十三歲。她也不平常。真的，她有一副美麗的眼睛和一副最高貴的舉止。假如她不是這樣嚴冷，她一定能討人喜歡。我敢打賭他一定會成個老姑娘？也許這就是她的

隱痛。也許是因爲戀愛，因爲什麼不幸的戀愛吧？——我真想知道她的嚴肅的態度的原因——我要背着人問問露露——

「露露愛吃糖果，我第二天晚上到她家裏去她就告訴我了。她是怎樣嚼牠們啊！牠們是怎樣一放進牠的嘴裏就不見了啊，過一會牠是裝出怎樣一副悔恨的假樣子啊——因爲通通吃完了。她是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她用一個低聲音告訴我，一打雷她就害怕，就跑去把腦袋藏在枕頭堆裏；又說她總夢想有一件黑絨的袍子，帶着一條長尾巴，在領子和袖子上鑲着白色的花邊。她對我說她要妒忌，要像一個西班牙女人一樣妒忌，說她要買一把柄上鑲着金子的匕首，用牠來報仇。當她對我曉說這些荒誕的話時，帶着她那孩氣的堅信的神氣，她真叫人敬服。連蘇菲亞有時都不得不微笑，那微笑是怎樣光輝她的臉啊！這蘇菲亞，這蘇菲亞！誰能有一天知道她啊！」

書從他的膝上落到地板上了，這位青年人被牠的聲音驚醒，立刻愕然地四顧，就彷彿不能認出他自己似的。這確實是他，羅貝多·蒙特佛蘭可正在沈思着。

黃昏像灰雨似地落着。蘇菲亞立在那望臺後的窗前，正向下面她擁擠的，嘈噪的街

上凝視，這正是鐸萊多大街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有無數的大小車輛熙熙地來往着。蘇菲亞彷彿正在找一個什麼人似的；忽然一陣紅暈閃過她的臉上，她微微地低了一下頭，接着便忽然變白了，轉身回到房裏。一分鐘以後，露露像一陣旋風似地跑了進來，故意碰着門，翻着椅子。

「你在這裏做什麼，蘇菲亞小姐？你在看書嗎？」

「是的，我在看書。」

「你連望台上都不肯去站一站嗎？」

「假使我站了呢？」

「呸！我剛才不得不到樓上去，爲裁縫阿爾賓納今天晚上把我的袍子送來了；我在上面急得抖顫，因爲我想到這裏來，昨天晚上我曾告訴羅貝多，叫他穿上他那件灰色的大衣。把西林姆載在車上，今天六點半從這裏走過。誰知道他服從我沒有服從呢！」

「羅貝多坐着車從這裏過了，穿着他那件灰大衣。」

「老天爺！你怎麼知道這些呢？我想你是在看書吧？」

「我是在窗子前面。」

「雖然你從來沒有看過他一眼你就認出他？奇怪！他向你鞠躬了嗎？」

「是的。」

「他怎樣脫他的帽子呢？」

「怎麼——正像平常一樣啊。」

「你也向他鞠躬了嗎？」

「你以為我不懂禮嗎？」

「至少你也對他微笑了吧？」

「不——這就是說，我不知道。」

「你真不好，蘇菲亞，昨天晚上羅貝多還和我談到你呢？」

「他對你說我不好嗎？」

「不是，祇問我你的性情爲什麼那樣畏縮，完全和我不同。於是我便背了一篇美麗的頌詞；我對他說你比我更好，更可親，更愛人，不過你唯一的毛病就是把這些美德藏

起來。真想不到，他却非常留心聽我；末了，他又問到你對他的厭惡——」

「厭惡！」

「他是這樣說，然而他也不是完全錯了；你一向待他這樣冷淡。但即使是在這一點上我也替你辯護；我撒了一個謊，因為我說你非常喜歡他，並且你也非常敬視他——」

「露露！」

「我知道這是假的，但是羅貝多既是這樣喜歡你，你待他像陌生人一樣豈不是有點負人嗎？」

蘇菲亞用膀臂摟住她妹妹的頸子吻她；露露抱了她一會，用一種撫慰的嗓子低聲說：

「你爲什麼不愛羅貝多一點呢？」

蘇菲亞突然一下把身子抽開，一句話也不說。

「怎麼樣！」露露聳了一下肩，改變題目說。「你今天晚上真不同我們一塊去嗎？」

『不，我頭痛；你可以同媽一塊去。』

『照例又是這樣。我是總要去的！因為我可以快活一會。』

『羅——羅貝多和你一塊去嗎？』

『不；他要到他的俱樂部去，那裏要開一個董事會。我要乘這個機會到黛林諾跳舞會去，一直跳到明天早晨。』

『假使他知道了呢？』

『知道了更好。他可以從今天起知道他必須讓我自由；我不願意他學上壞習慣。』

『你不十分愛他，我覺得。』

『我非常愛他，照我的辦法說，但是我得趕快去收拾去。至少要費我兩個鐘頭呢。』

蘇菲亞站在那裏，聽着那把她的母親和妹妹載走的馬車的聲音。屋裏祇剩下她一個人了，僅僅一個人了，正如她的宿願。在兒時，當她受了什麼不平或錯待的時候，她總要在牀上，在暗中獨自哭泣；這個習慣至今還沒有離開她。現在，獨自坐在大客廳裏，

在那輝煌的燭架下面，手懶懶地垂着，頭枕着椅背，她的臉上帶出一副非常愁的表情，生動的反映着一種嚴重的內心的爭鬪。顯然在這種完全孤獨的時候，一種很大的悲愁已經來到了她的心上；那現實之感，經過許久的壓制，現在已經變得明顯，清楚，殘酷了。

一陣脚步聲驚動了她，原來是羅貝多。看見她一個人在房裏，他躊躇着停了步；但是因為猜想別的人們都在另一間房裏，他便向前走來。蘇菲亞早已興奮地站起來了。

「晚上好，蘇菲亞。」

「晚上好，——」

他們倆都窘了。

「天，這個蘇菲亞是多麼不快意啊！」羅貝多想。

這時這位姑娘已經恢復了她自己，整頓了一下面孔，又裝出一副嚴冷的表情。他們相離很遠地坐下。

「你的母親好嗎？」

「非常好，謝謝你。」

「露——露露呢！」

「她也很好。」

接着便是寂靜。羅貝多感到一種充滿苦味的快活。

「露露在忙嗎？」他說。

蘇菲亞制住一個輕微的不耐煩的動作。

「她同媽到黛林諾跳舞會去了，」她迅速地接着說，就彷彿要防止別的問題似地。

蘇菲亞既是一個人坐在家裏，那麼，如果他不想做一個最粗野的人，他就應該留在這裏和她談談話。一想到這個，羅貝多就充滿一個不可抗拒的慾望要逃走。但是他却不動。

「因為聚樂部裏人數不夠，所以我就來了，」他末了說，彷彿是要為他的來訪解釋似的。

「露露沒想到你來——我很抱歉。」

「啊那不要緊。」羅貝多打斷道。

這句打斷的話說得太快了，幾乎對那位不在家的人沒有一點奉承的意思。

「你沒去嗎？」他又說。

「沒有，你知道我是不大喜歡跳舞會的。」

「你喜歡看書嗎？」

「是的，非常喜歡。」

「你不怕對於你有毒嗎？」

「我的眼睛很好，」蘇菲亞回答，一面把牠們向她的發間者擡起來。

「而且很美麗，」羅貝多想，「不過太沒有表情了。我的意思說——」

「道德上的害處，也許。但是我却不這樣想，從我所讀的書裏，我常可以找到安

靜。」

「你需要安靜嗎？」

『人人都需要安靜。』

『蘇菲亞的聲音是嚴肅的，有回音的。羅貝多聽得非常高興，就彷彿是第一次聽見似的。他彷彿覺得自己是和一個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女人對坐着，這女人漸漸用每一句話，每一個姿式把她自己剖露出來。蘇菲亞這時已經失去了她的冷淡，甚至對他抬頭，對他微笑，對他像對朋友一樣地談話了，以前隔在他們中間的是什麼呢？現在所發生的是什麼呢？』

『當我喜歡一本書的時候，』羅貝多說，『我便感到一個很大的欲望想認識牠的作者。想知道他或她的爲人好不好，他受過苦痛沒有，他被人愛過沒有——』

『認識他之後你就要幻滅了。作家們總是描寫別人的戀愛，不描寫他們自己的。』
『大概是由於自尊心吧？』

『我想是由於妒忌。有的時候愛情是一個人的靈魂裏的唯一的寶藏。』

但是蘇菲亞的聲音在說這兩句話時並不改變。她的臉是帶了這樣一副坦白的表情，她的聲調是這樣淳醇樸，這樣純淨，這樣堅穩，竟使羅貝多聽了她這樣準確地討論愛情

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現在什麼都不能使他驚訝，一切都彷彿是自然的，意中的，即使今天晚上，獨自和這個奇異的姑娘在一塊度過，在他也好像是一件命中的事，等候中的事。在分手時，他們都直然地互相凝視了一會，就彷彿要互相認識清楚似的。蘇菲亞把她的手伸出來，羅貝多握住牠鞠了一個躬，一個門幔在他背後重重地落下了，他們離開了。

在蘇菲亞的容貌和談話一旦停止之後，羅貝多立刻感到他的心昏亂起來，他的腦筋嘈雜起來。他是又快活又憂鬱，既想死又充滿了生命。他不知道怎樣想到露露，想到他自己，想到他的將來。

蘇菲亞快樂了，非常快樂了。爲了這個緣故她竟把頭埋在枕頭裏傷心地嗚咽着，一直哭了半天。

三個月過去了。露露的結婚仍舊延着期。每過一些日子她的母親——她是不明白這個延誤的——總要把她的女兒叫到一旁問她是什麼緣故。

「我想等一等，」露露回答；「我必須多瞭解一點羅貝多。」

的確，這位姑娘已經學得留心了，她還是照常出去，照常唱，笑，開玩笑。但是同時却又常常停住這些快意的事情，來研究她的姊姊，來細聽羅貝多的每一句話。她姊姊常常把嘴唇咬住，眉頭緊鎖，做出非常注意的樣子。

露露向她的四周觀望。她的四周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羅貝多已不像平常一樣地開朗快樂，却變成多思，蒼白，而且不安了。他的說話是又簡單又模糊；對於許多以前非常感到興趣的事，現在都彷彿毫不關心似的；有時用一個很大的努力他也能制住自己，使自己重回到那以前的樣子，但時間總不能長久。他是不慣於裝假的。裝出來的成績總是很壞；他的熱情和內心的苦痛都在他的眼裏流露了出來。

蘇菲亞這時也態度不同起來；這就是說，已經成了一個焦急不安的蘇菲亞，有時很任情地擁抱她的妹妹，有時有半天的工夫不見她，像是在躲着她一樣。挨過的紅暈，發燒的紅暈，起在她的臉上；一股火燄燃在她的眼裏；她的聲音有時是低沉而充滿情緒，有時是乾生而刺耳；她的手常常抖，晚上她不睡。露露常常從牀上起來赤着腳到她的門前去聽，聽見蘇菲亞輾轉翻身，並且哭。被人問到，蘇菲亞便說沒有那回事；總是這同

一的回答。

當羅貝多和蘇菲亞見面時——這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他們兩個人的改變就更顯明了，話是談得很少，回答的話不是太快就是太曖昧，目光非常古怪；有時他們整晚都不說話，祇是各人留心着各人的動作。他們從不並肩而坐，然而羅貝多却總要找一個機會拾起一件蘇菲亞觸過的女紅或一本書。有時當她不到房裏來時，羅貝多便更顯不安起來時時斜睨着那緊閉的門，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別人向他說的話。有時蘇菲亞只進來五分鐘他便拿起帽子來離開。這位姑娘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起來，眼睛下面現出了黑圈。末了，她決定不再露面了。一個星期之中每天晚上她都把自己關在房裏，焦急得戰抖着，竭力平服着自己的不快樂。

一天晚上露露走進她的房裏。「你肯替我做點事嗎？」

「你要做什麼？」

「我要寫一封短信，」露露說。「羅貝多獨自一個人在平台上。你肯去陪陪她嗎？」

「但是我——」

「你想仍舊關在這裏嗎？做一件使我喜歡的事在你就這樣費事嗎？」

「你肯快回來嗎？」

「我只要有工夫寫四行字就夠了。」

蘇菲亞向平台的方向走去，竭力鼓着勇氣來受這個嚴刑。她在門檻上停了一會。羅貝多正在那裏踱來踱去；她向他走過去。

「露露叫我來的，」她用一個低的聲調說。

「你勉強你自己來的嗎？」

「勉強——不。」

她全身抖戰了；羅貝多離她很近，他的臉上充滿熱情。

「我對你做了什麼呢，蘇菲亞？」

「你什麼都沒有做。不要那樣望我，」她恐懼地哀求。

「那麼你可知道，蘇菲亞，我是非常愛你嗎？」

「啊！住口吧，羅貝多，爲了憐憫的關係，住口吧！假如露露聽見我們啊。」

「我不愛露露我愛你蘇菲亞。」

「這是不正當的。」

「我知道，但是我愛你，我要離開這裏——」

「怎麼樣？」露露從另一個門裏進來，在遠處叫。「怎麼樣，你們兩個人已經講和了嗎？」

但是沒有回答，蘇菲亞用手遮着臉逃開了；羅貝多站在那裏也不動也不作聲，就彷彿昏絕了一樣。

「羅貝多！」露露喊。

「露露。」

「是怎麼回事？」

「沒事；我要走了。」

於是，也不向她告別，他也帶一副失望的姿式走了。露露用眼送他出去，便站在那裏沈思起來。

「一個往這邊跑了，一個往那邊跑了。」她低語聲；「這以前呢？夠了！我必須動動手才行。」

「所以爲了這所有的理由我不能嫁給羅貝多，蒙特佛蘭可，」露露末了對她母親說。

「這些都是謊謬的理由，我的女兒。」母親搖著頭回答。

「簡而言之，我必須誠懇地，明白地告訴你我不喜歡羅貝多，告訴你我不要嫁他嗎？」

「這至少是誠懇的；但這不過是一種胡思亂想罷了，羅貝多愛你呢。」

「他總會安慰他自己的。」

「你背了你的約。」

「我們可以收回牠們，現在已不是可以強迫結婚的時代了。」

「社會將說什麼呢？」

「母親，讓我們給「社會」下個定義吧。」

『民衆』

『民衆先生是誰呢？我不認識他；我不肯爲民衆先生的關係勉強自己不快樂。』

『你真是個可怕的孩子！我怎樣同羅貝多去交涉呢？我對他說什麼呢？』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正是你做母親的責任。』

『啊，真的！救補你們做的錯事！要有人毀謗呢。』

『我並不這樣想；你很可以客氣一點地，用漂亮的法子對他說，真的，我想你甚至可以說我的壞話——稱我任性，輕浮，稚氣；說我不能做好妻子，說我一點也不正經，

說我沒有一點莊嚴，說我的姊是——』

『你的姊姊？你昏了嗎，露露？』

『呸！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目下羅貝多和蘇菲亞兩個人固然是漠不關心，但是如果他們有機會多熟識一些，他們是會互相賞識的，那時——誰能說呢？先把大女兒嫁出去也可以有人稱贊你是好母親。』

『的確——』

「我不會一輩子沒有丈夫；我現在只有十八歲，而且我還要快活幾天；我想多去跳舞；我想和我的親愛的小母親享受我的青春——」

「你是個小流氓，」母親被感動了，擁抱着她回答。

「那麼我們現在可互相了解了嗎？把這件醜消息告訴羅貝多去吧，但是接着還得對他說，我們必須永遠做朋友，說我們希望常常見他。如果這兩位有希望相愛，他們就一定會相愛；那是命定的。」

「但是，頑皮的露露；你相信事情都能順利嗎？你知道我是厭恨爭吵的。」

「啊，頑固的母親啊！啊，母親，你比聖多瑪斯還不肯信人啊！是的，是的，從我的廣汎的經驗，我敢擔保不會鬧笑話。羅貝多是一個紳士，他也不肯要我不愛他就嫁他。」

「我覺得不可能的是蘇菲亞的方面——」

「沒有事比不可能的事更可能，」露露嚴肅地回答。

「我親愛的，這樣多的格言啊！夠了。讓我們把這些都交給時間吧；也許時間會順

利我們的事情的。這一切都不能改變你是個野人的事實。」

「而且非常任性——」

「缺少判斷力——」

「而且是個胡鬧的東西。我是你想的一切；教訓我吧，我應分受牠。來；你沒有話說嗎？」

「吻我一下，睡覺去吧。晚安，孩子。」

「謝謝你，媽。晚安。」

「這樣倒好些」這位良善的母親想。「露露還年輕哩。一個人每天都可以看到這種齷齪的結婚的壞結果。盼望上天使我們脫離這些吧！這樣倒好些。」

「呀！」露露深深地呼了一口氣說。「我是用了怎樣的外交手段，怎樣的藝術才使媽相信啊！我真可以做個公使了。怎樣一個勝利啊！自然不是愛情的勝利，然而却是露露的勝利！」

她在她姊姊的門前停步靜聽。她時時聽見一個悶塞的嘆氣。可憐的蘇菲亞已經失了

內心的平靜了。

「睡吧，蘇菲亞，睡吧，」露露輕輕地低聲說，一面吻着那門上的鎖，幾乎彷彿她在吻她姊姊的前額一樣；「安心吧，休息吧。我今天晚上替你工作了。」

於是這位慷慨的姑娘，滿心爲她所愛的姊姊的快樂而快樂滿意着，便酣然地睡去了。時間，良善的老時間，這位不朽的老紳士，不久就做完了他的工作。露露現在問她自己這位做新娘的姊姊是穿一件藍綢的袍子好還是穿一件樸素的，鑲着花邊的草色的好。她問羅貝多有沒有許多糖果送給她。她問蘇菲亞肯不肯送給她那條同一塊風雲一樣的繡花的手帕。羅貝多和蘇菲亞，知道這位姑娘的心地，都對她這無思無慮的神氣微笑，愛她，把她看做他們的造物主。

「因爲我曾經總是這樣主張，」談到他的結婚，羅貝多，蒙特佛蘭可對他的一位朋友說「一對夫妻必須要脾味相反。極端碰極端。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了解，混合，合成一體兩個脾味相同的夫妻就好像兩條平行線；他們在一塊走，但永遠碰不上。因此當兩個人相愛的時候——我曾經總是這樣主張。」

幻

意大利 布羅基

那位短小而禿頭的司長把他那粗厚的面孔緊對着桌子坐着：當聽差把萬多里教師領進來的時候，他既不轉頭也不回顧，沒有一點招呼的表示。反之，他仍舊寫着字，就彷彿辦公室裏沒有人進來似的。這位青年人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帽子拿在手裏，在那寫字桌旁站了一會，接着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舒了舒膝部的褲子上的縐紋，把他那兩隻漆皮鞋並排了一下，開始等起來。利福拉塔司令把他的眼睛從他的文件上擡起來，半粗暴半談諧地問：

「有什麼事？」

非常安嫺地，用着一種適當的聲調，這位教師回答，「我願意等到你有工夫聽我的

時候。」

司長放下他的筆，眼睛向鐘瞥了一下。

「說吧。你名字叫？」

「萬多里。」

「教……」

「文學，在墨狄加中學，西希里。代里。」

「你想要？」

「永遠離開墨狄加。」

「墨狄加不適用於你麼？」

「的確不適用於我，我今年夏天差一點沒有死掉 剛剛從戰壕裏活着回來就要害腸炎

死掉……」

司長輕輕地聳了聳他的肩，做了一個鬼臉。

「我的兄弟的確也死在西希里。」

萬多里並不知道這事，但是他回答，「我也聽見這麼說，這也是我正以為你一定能明白我的地位的原故。我以為你至少也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我所能給你的唯一的意見就是，假使你沒有告假，就立刻回去。回去預備一篇好論文……」

「在墨狄加麼？」

「一篇好論文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預備出來的，只要一個人有相當的意志力和智力。然後預備通過明年的高等考試，那時我一定竭力……把你調到羅馬來！」

「但是你不能在這時給我一個小的……工作麼？」

司令談諧地回答：「假使按照教員協會呈給部裏的規條說……那可不是我的錯……我是不能為力的……因為這是他們的要求……」

「但是，在沒有去通過新的考試之前，我能不能看看今年的結果呢？請你原諒我。但是當一個人在戰壕裏過了四年，另一個人在墨狄加過了四年的時候，他們倆大概要有同樣的感覺吧。譬如，假使我這次的考試有很好的成績，而且在名單裏得一個很好的位

置，那末，若是現在我坐兩天多的火車跑到意大利的邊境上去，而在幾個星期之內又要從原路回來，那就似乎多餘了。」

司長不高興地回答：

「但是這時墨狄加地方的考試難道要我去管麼？你們這些教師們只會想你們自己的好處。再說，我並不認爲這只是幾個星期的事。還有成百的委任狀要發：中學委任狀，學院委任狀，師範學校委任狀，高等學校委任狀，此外還有各種的測驗，考試，爭選：特別考試，普通考試，以及整千整千的候補者；假使若有哪個空位置沒有及時補上，仍舊要怨這個不幸的教育部，我還有數不清的候補者與畢業生的名字呢！」

「你不能費心讓我看一看我的名字在什麼地方麼？」

「不，我不能在教育部長大人沒有過目之先就把及格的候補者的名單給你看。再說，即使你的名字是在名單上，那也沒有什麼用，你知道，上議院也許會查出什麼不合法的地方，命令部裏把整個的考試宣佈無效呢。你的名字叫什麼？」

「萬多里。」

「你已經受過中學教師考試了麼！」

「是的，先生。」

司令找到一堆冊頁，從裏面取出一個來放在桌上，他打開了綠色的封面，翻開裏面的文件，凝視着一張名單，用一支紅鉛筆從頭幾個慢慢地指下去，就好像檢閱着一排真的人一樣。忽然他停止了。合上那冊頁很嚴厲地說：「真的，假如部長大人不趕快把這個報告過目，那就要太晚了，本年之內恐怕再不會有什麼事吧。雖然如此，讓我替你記一記吧。」

萬多里教師相信他已經看見他的名字正在第七或第八名上，不覺大喜若狂；但是忽然他的臉拉長了。司令正用他的鉛筆的藍頭很快地寫着一些字，他驚恐了，因為那位他曾給了一筆很好的小費的聽差，除了一些別的事外，曾告訴他說，利福拉塔司令只會注意畫着紅線的文字，除此之外別的都不要在字紙箋裏見。因此，用着一個使他的不切題的話變為機警而罩上敬意的聲調，他說：

「你既是這樣待人好，司令，你可以把你的鉛筆倒過來嗎？紅色是比別的颜色要好

看的，你要知道！」

司長斜瞥了他一眼，一種懷疑——懷疑他對於這兩種顏色的觀念已經由他的腦子裏洩露出來——在他的眼簾間發光了，但是一看見萬多里教師那副坦白的面孔，牠又消逝了。司長微笑了，一面在那幾個藍字上劃着紅線，一面用一個比較溫和的聲音說：

「你現在高興了嗎？」

接着，彷彿後悔他太愛行方便似地，他立刻吼道：

「但是不要胡思亂想吧。假如部長大人現在還不把公事簽字，一切就要展期到明年去了。」

於是他便站起來把這位教師領了出去。

一離開了辦公室，走進那黑暗的候應室裏，萬多里教師便把兩個脚跟拚命地一並，挺起身子來想：

『即使是要我大鬧教育部，或是向那中學丟手榴彈，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力量使我在墨狄加住下去。』

這時那位有着硬鬚和油污的上衣的聽差——他剛才曾給了他十個利拉的賞錢——先過來把他的手放在萬多里教師搭在胳膊上的大衣的絲質上。

「事情怎樣了？司令已經把你的要求記上了嗎？用紅筆？」

「不是，藍筆。但是他又用紅筆畫上了線。」

於是萬多里望了望那聽差，彷彿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聽差把嘴唇突出來，聳了聳他的肩膀。

「誰知道！」

候應室裏充滿了男女教員，充滿了脫線的袖口，猶疑的領子，發光而神經質的膝部，興奮的提包和眼鏡，以及在散亂的頭髮上跳舞着的畸形的帽子。萬多里教師在這種笨窘的空氣裏顯得特別漂亮；他示意那聽差跟他過來，當他們穿過了那蓋滿玻璃的甬道走到下樓梯的地方時，他又把十個利拉遞了給他，說：

「聽着。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在司令的字紙箋裏看見一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安利寇萬多里——你就替我把牠再放在桌子上。」

「交給我吧——我一定把牠夾在紅記錄裏。託靠我就像託靠你母親的膝下一樣穩當。」

「那麼現在就請你告訴我到部長辦公室的路吧。」

「你有一個議員的介紹信嗎？」

「沒有。」

「也沒有一個女太太的嗎？」

「沒有。」

「那麼，我的孩子，就憑上帝吧！」

他走了一刻鐘。但是在穿過了許多行的走廊和許多層齷齪的樓梯之後，這位教師終於來到了部長的候應室。他厚着臉向那立在這紫紅的大廳的盡頭的聽差走去，用眼直直地釘着他說：

「部長大人進來了沒有？」

「是的，老爺！」

「他忙麼？」

「他正和祕書長在談話。」

「白耶可爾司令！」

「是的，先生。我剛剛又通稟過議員巴拉宗尼老爺，他現在正在部長的私人書記室裏等着。」

「很好。請替我通稟一聲吧，」——他接受着那聽差送給他的官銜……「萬多里司令，」於是他便遞給他一張名片。

聽差接過了名片，但是並不看牠。反之，他却注意地望着這位在胸前有綬帶的漂亮的紳士——身材高大，衣服講究，年紀輕；而在向後梳的黑髮上帶着幾根白髮——回答說：

「請你坐下，老爺。」

萬多里在那紫紅的沙發上坐下，覺得見一個部長倒比見一個司令容易，接着，他忽然想起了一點別的事情：朱麗達在下面明納瓦聖母的教堂裏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等我告訴她是什麼事情的時候，她會饒恕我的。我可以有一點禮物來買她的饒恕——把陽傘或者一個提包。但是，即使必須要把我在軍隊所積的幾千利拉通通用盡，我也不肯回到墨狄加去！我那時大概是瘋了！』他接着想，『真是一個好事業，做中學教師！我四年的工夫冒着辛苦只為每月掙六百利拉！』

合上他的眼，他的瞳子裏便充滿了一片光線和明亮的金條。他要生活，享受，打進社會。他想在新聞事業上和政治上爭鬪；他要做議員，得權柄，或部長。他的心跳得很快，在他心裏他看見自己已經成了部長，這些諂媚而倨傲的人們都在他的腳下。當他正在簽着一件公文要把那用紅藍鉛筆害得人們在墨狄加死等的蠢貨免職的時候，他聽見部長大人的門開了。他擡頭一看。門是開着，但是在門口掛着一個絨的門簾，使他不能向裏看，雖然他只聽見一個笑着的聲音用那波士語說：

『對了，白耶可爾！給我們一點空氣吧！在羅馬十月裏還是像七月裏一樣地悶人！把我自己的故鄉給我吧！』接着便有一個手掌擊在桌子上的聲音，那原來的聲音又說：

『你猜我昨天晚上一直簽到多麼晚，白耶可爾？一直到兩點零三分。現在請你告訴

我吧，假如我那邊沒有一個房間和一個睡覺的牀，我要睡在那裏呢？我能睡多久呢？」

「你就不必睡了，大人。」另一個談諧的聲音回答：「現在我們照例是什麼都不能要的。」

「對了！不吃東西，不讀書，不散步，不……我告訴你吧，白耶可爾，這簡直是一個太監的差使！」

「你已經說過了，大人！」

「現在我們既不是太監，我總有一天也不對陛下說什麼，也不對那可敬的議長說什麼，帶你同到沙丁尼亞去的，再不然我就自己去，忘掉我是個大學教授，是個議員，是個部長。我將每天去打獵，每天去釣魚，每天有一個新女人！」

「大人！」那另一個聲音用一個假裝的嚴厲插嘴說。「每天麼？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那和善的聲音喊，跟着便是一個手掌拍在書桌上的聲音。「但是假如不能的話，我們就坐在部裏吧。做點好事，白耶可爾，把那位可愛的巴拉宗尼請進來吧。」

接着便有一個很快的脚步向門口走來，一個精明的面孔鑽出了門簾，部長大人的快樂的聲音放掉了那那波的音樂，用比耶蒙土語慢慢地說：

『讓他進來吧，讓那位美女的監督！』

他向沙發走過來，但是當他看見這位胸前帶綬帶的生客的時候，他又半恭敬半談諧地說：

『我可不相信你就是巴拉宗尼！你胸前掛的是寶星，不是議員的金鍊！也好吧。等我一刻鐘上下我就見你！』

他把身子轉向那從私人書記室走出來的他的朋友——那位議員——半諷刺半親熱地招呼他。

『啊，我親愛的巴拉宗尼！怎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啊！假如那個美麗的動物不送給我一堆公文而給我一張相片，我一定要把她調到羅馬來！但是你却叫她給我送了來一份備忘錄！』

祕書長把身子閃開讓他們進去，然後隨手把門關上，用脚尖很快地走了出去，如同

一個女僕一樣。

「等一刻鐘！」萬多里想。「宋麗達真要瘋了！」

忽然一個念頭使他的眼發光了。他躊躇了一會，便向那聽差走了過去。

「我的妻子正在樓下等着我。我下去和她說一句話就上來。請你求部長饒恕我，假如他要傳我的話。」

他穿過走廊，奔下樓梯，跑過院子，闖入那黑暗的教堂。

宋麗達真要發怒了。她在那裏坐了一會，跑了一會，接着又在各小堂裏，把陽傘在石地上頓着，走了一遍，現在她是正在那主壇上的香爐前用脚尖輕輕地移動着，好像一個要飛的鳥兒。每過一會她總要舉起她的手腕看看那束在手套上的手錶，對她自己說再過五分鐘她就走。

司堂人是在望着她。看了她是怎樣年輕，怎樣好看，怎樣穿得漂亮——從那插滿薔薇花的時髦的帽子一直到那緊包着她的身子的裙邊和那綠絨繡成的懸着長帶子的提包——他便毫不費力地猜出她是在等着一個愛人。他望着她從這個黑角上跑到那個黑角，

便預備干涉——他不十分清楚到底是爲的要點賞錢還是爲的保護他的廟堂的神聖。

一聽見萬多里的脚步她便忽然轉過身來；把手錶一舉，她那黑色的眼裏放出了閃電：

「跟你，兩刻鐘就是四刻鐘。」

「我心中的朵麗達，我美麗的朵麗達，不要發怒。你太美麗了，不應該殘酷呢。」

她是毫無疑義地可愛。她的整個的小身子，從踝部一直到那適當的肩膀，沒有一個地方不精緻；那件繭袍是這樣緊地包着她，彷彿胸部臀部通通露出來了；兩隻眼在那褐色的臉上發着光，口是又豐滿又紅潤地映着牙齒的光輝。

「我需要你。幫助我吧，寶貝的朵麗達。你還要什麼呢？」

聽見了萬多里的懇求的聲調，尹美麗的面孔漸漸地溫柔了，眼睛漸漸地軟了。

司堂人的黑衣從黑暗中閃了出來，飄然地向他們走近，但這位教師却沒有注意。他抓住朵麗達的胳膊，急得抖戰着，低聲說：

「假如你肯幫助我逃開墨狄加，我就給你……」

因為還不給賞錢，司堂人便覺得他必須保護教堂的神聖。於是他便舉起他那怒容的臉吼道：

「這裏不是幽會場啊！」

萬多里向他瞪了一會，就好像一個人在預備踢一隻瘋狗以前一樣，但是他終於低了他的聲音，拉着宋麗達的胳膊，很快地把她拉出，幾乎把她從地上曳起。

宋麗達一面吃着驚一面聽着萬多里的話，他們奔過院子，奔過教育部的胡同，奔過走廊，享受着那些聽差們的吃人的尖刻的目光。

他們在部長的旁室外停了一會。

舉着那絨門簾，部長大人貝羅文尼正立在他的辦公室的門口和巴拉宗尼談話，他用比耶蒙士語對他說：

「做做好事，告訴你的國會裏的同事取消我的部上的差事，使我們可以一同去打獵吧！再見，巴拉宗尼！」

「巴拉宗尼！」宋麗達驚訝地喊，同時本能地向後望了一下。但是，看見這位議員

正向黑暗裏窺視，好像要認清是誰似的。她便乘機向他走了過去。

「巴拉宗尼，讓我給你介紹我的丈夫萬多里大佐！請你領他去見見部長大人吧！」帶着一種含有某種隔膜的聲音的熱力，這位高大而美貌的議員伸出他的手來說，我知道要見漂亮朋友非得到貝羅文尼這裏來不可！」

接着好像要爲朵麗達的丈夫解釋這個地位似的，他又說：

「我曾與這位夫人在打仗的時候，在烏丁地方有一面之交。」

萬多里直直地望着他的臉，回答說：

「我也是在烏丁遇見她的，當我銷假第四次回到前線的時候。」

部長很客氣地聽着他們的介紹，說：

「請這邊來，夫人。」同時向巴拉宗尼招了一下手。

「那麼，」部長大人指讓朵麗達就坐，很殷勤地說，「你是一個教員……」

她坐下。把她的脚小心地放在她前面的地毯上，拉了拉她的裙子，笑着說：

「不！我的丈夫是一個教授！」

「啊，」部長說。片刻之間他變成了一個真的部長，嚴肅，冷淡，不注意，對於請願者糾纏顯出討厭的神氣。但是他望了一下宋麗達，宋麗達是如此好看，如此新鮮，如此可愛，於是他終於微笑了，他那有着方整的鬍鬚的臉似乎也在那短而將白的頭髮下發光了。

「他仍舊很漂亮，」她想，「而且比一個青年人還迷人。」

「你的丈夫想……」

萬多里把他的要求講了一遍。他看出部長大人，並沒留心他的話，但是他也不去管他，只裝做沒看見這位部長把注意集在宋麗達的身上似地，繼續地說下去。

「我明白了，」部長大人過了一會說，「這樣一位美麗的妻子，住在一個荒鄙的西希里村子裏……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有美而沒有聖殿，有魔力和典麗而沒有牧師……但是即使是孤獨的美和魔力，彷彿野外的，甚至沙漠上的一朵玫瑰……也完全被你占有了，你這個幸運的自私者。」他嘆了一口氣。

萬多里繼續地講着，部長祇是一味地望着宋麗達，臉上帶着笑容，就彷彿默默中和

她作着一個與這位教師所說。完全沒有關係的談話似的。末了，這把她弄得這樣地窘，使她不能不把眼睛低下去望她的鞋尖，這樣過了半天，她忽然又微笑着把牠們舉起來和部長的眼睛觸了一下。

於是部長大人立刻呼吸急促起來；摸着下頷，他對教師微笑了一下，模模糊糊地說：

「換一句話說，你的意思是不要回墨狄加而要找一個差事……」

「現在沒有「差事」了，大人，」萬多里接着說

「你對了，「差事」這兩個字已經不存在了；但是這東西的本身還是存在着的，且下是叫「工作」了。那麼，」他笑了，「假如派你和你的妻子在羅馬工作怎麼樣？」

「啊，我不敢要求那麼高！只要是一個，——他的眼睛發光了，「能使我工作，能使我發展的地方就行了。我必須賺一點錢，有一點發展，爲我自己的好處……也爲我妻的好處。」

「一個勇敢的人永遠是有野心的。不過困難的是，我親愛的教授，你也一定知道，

假如我越過一大羣候補者而把一個另外的人叫到羅馬來，別人是要說閒話的。」

「我知道。我也不敢有什麼別的希求。我剛才已經提過了，大人，我很相信我在那中學教師的候補名單上有一個很好的地位。我已經見過利福拉塔司令，現在假使你肯立刻把那報告拿來看看，我和我的妻子就可以免得再有一趟長途而辛苦的跋涉了。」

部長忍住那從他的脊柱一直傳到腿跟的短小的不耐煩，回答說：

「你真忙，簡直太忙了。」

「我也是一樣呢，」朵麗達瞪着她那大而深的兩眼說。

「你也很忙！好吧，我盼望我能替你們辦好。假知我能立刻這樣，我真不能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快活。但是如果我現在跑去問利福拉塔司令要那及格人的名單，他一定要以爲部長要干涉司長的事了——那時我們就都完了——連你們帶我！你們簡直想不到做一個官應該有多少小心。在舊制度我們照舊還有一些全知全能的不負責任的上司——那就是各部裏的司長。我們必須不要引起他們的疑心才好呵！」他微笑了一下，接着說，「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心急。」但是，一瞥見朵麗達那哀求的眼睛，他忽然如有所觸地

驚了一下，帶着一個不愛空話答應而愛實行去做的人的神氣說：

「目下什麼事都辦不到。雖然高級會議不久就要開，但至少也要再過一個星期。所以，你回去吧，祇留你的妻子在這裏就行了。我將竭力把報告看完，把她名字，在四五天之內你的妻子一定可以給你把調任狀帶回去。」

丈夫和妻子都拉長了臉。部長又摸了摸他那光滑的下頷，微笑說：

「如果你們嫌五天太長，如果夫人怕我把你忘記——今天是星期一——那麼就請她在星期四下午來一次，那時我希望能給她一點好消息。你們現在快樂嗎？那時我們就可以看看什麼地方有合式的空缺了。這樣很好嗎？你不怕一個人留在羅馬嗎？」

「啊不，我這裏有一個姑母。我將來她讓我住在她那裏。」

「那麼，好吧，」——部長大人笑了。很隨便地，也不顧這位教師胸前閃着的那條綬帶，他用手指點着萬多里說，「忌妒嗎？忌妒……羅馬嗎？不真的不？如果一個人性子忌妒，他就不應該娶這樣一個漂亮的姑娘！」

「她不僅是漂亮，」萬多里嚴厲地，校正說。

「我知道，部長說。」一個人從她的眼裏可以看出她有各種美德！星期四見，夫人。」

他站起身來，把門拉開，漫不經心地說，「祝你一路平安，教師。」

「到墨狄加嗎？」萬多里半怒半喜地自語說，「沒有那回事。老色鬼？」

門關上了。

部長把門簾放下，回到室裏。他提起他的脚尖，悲恨地向鏡子裏望了一眼，嘆氣說：

「怎樣一個漂亮的姑娘啊！」

他按了一下電鈴，對聽差喊道：

「叫利福拉塔司令來！」

星期四，五點鐘，聽差帶着一副歡喜的笑容在外室的門口迎她進來。

「部長大人正等着你呢。我不用通稟了。請坐吧。」

部長從他的椅子上跳起來，繞過寫字桌和她招呼，他的臉上已經沒有那種笑容，祇有一對充滿集中的愛慕的嚴肅的眼睛。他握着她的手說：

「這位光明的仙子尊姓大名？」看見她不懂，他又說，「露茜亞聖瑪麗？」

她微笑了。

「朱麗達。」

「朱麗達？」他謙敬地稱呼了一聲，便看見她的臉一直紅到頭髮根裏。

她戴着一頂較小的帽子，穿着一件稍長的袍子，攜着一把較素的陽傘，她似乎又發窘又顫震，彷彿一個女子爲好奇心所動跑入唐煥的家裏，忽然又害怕起來，想要逃走。她用顫動的嘴唇很快地問：

「你能替我的丈夫幫點忙嗎？」

「自然。」他微笑了。「但是，坐下吧——坐一會吧！我希望我不會使你害怕。」

「我怕攪擾你。我知道大人永遠是很忙的。」

「所以有你這樣的可愛的姑娘來給我五分鐘的休息才是妙事啊，請坐吧。朱麗達夫

人！」

她遲疑地在沙發的邊上坐下，彷彿預備時要跳起來似的：問道：

「你已經把委任狀簽好了嗎？完了嗎？」

「你真心急！我們果真就這樣忙着要見那位快樂的丈夫嗎？我們果真就這樣戀着他，連在羅馬住一個星期都受不了嗎？」

他是用這樣奇怪的一種調子說這些話，以至使她張口大笑起來，接着，忽然忍住了笑，她低下眼睛回答：

「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着急呢，可憐的人！」

「讓我們給他寫一封信吧。我們給他打個電報，叫他不用着急好嗎？你要知道這事情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簡單。你可以拉司長的大腿，但是你却不能讓他疑心，這就是，朵麗達……不要發怒……把你那隻漂亮的小手給我吧……你知道嗎？我總覺得彷彿認識了你很久很久似的……我覺得彷彿我已是你的一個老朋友，一個很老的朋友，不和你見面就難受。」

「真奇怪，是不是……我也覺得彷彿早就認識你似的，可是，同時，很可驚的，我竟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拉斐爾，」

「這名字彷彿很熟似的！真是奇怪，我不能告訴你這對我是多麼奇怪：你同時是部長同時又和別人一樣。比別人漂亮，但同時又和別人一樣。我真難相信安利寇的命運……這就是說，我們的命運……竟在你的掌握裏。你爲什麼發笑？」

「我沒有發笑，我是在微笑。我在可憐我自己……這樣有權柄……這樣有權柄還不能……我寧可把我的教授的位置，議員的位置，部長的位置……一切都給……安利寇……只要我能換兩個星期的挨近你的快活。」

她稍帶不自然地笑了。

「哈，當我聽見人們說到「部長大人」的時候，我總以爲是一個主教長似的人物，穿着袍子，有着白鬚白髮……」

「正是有白鬚啊！」他嘆道。

「胡說！一點也看不出來。一個人至少要打一次獵才能找到一根呢！」

「請不要打獵吧！只說如果你要永遠不來部裏見你的老友，你將覺得有點悵然就夠了。我知道這不是實話，但是我却願意聽你這樣說，請這樣說吧！」

「但是這是實話呢！」

「真的嗎，如果我們替安利寇盡力，你就喜歡我一點……即使一點點？」

這句話也使她想起了安利寇，於是她說：

「但是你總肯給他盡點力吧，是不是？我還以為今天來這裏委任狀早已簽好了呢。

我甚至希望立刻就可以給他送……啊……送到那邊去……」

「宋麗達，宋麗達，你不知道一個委任狀必須要經過五十個辦公室才算有效嗎？牠現在已經快弄好了——這還不夠嗎？你想看看牠嗎？那麼，我就不由這裏發出。只留在我的辦公室裏等你來取好了……讓我們看……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六下午吧。星期六像是多麼遠啊！但是又像是多麼近啊，如果牠是我最後一次見你的日子！我沒有能力把他調到羅馬來。」

「真丟臉，」她出神地說。

「暫時他先被派在拜魯吉阿。但是我希望我不久就能把他調到羅馬來作事。」

「你做得太多了，」她有點駭然地說。「拜魯吉阿已經很適於安利寇了。」

「你只想到安利寇！以我自己而論，拜魯吉阿和墨狄加都是一樣的——牠們都是深淵，都是無限的別離。我要……宋麗達在羅馬！你明白我嗎，宋麗達？」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從門簾縫處伸入祕書長的整齊的鬚鬚和他那那波的口音，「你什麼時候要見巴拉宗尼大人，就請通知我一聲……他現在正在我的辦公室裏。」

「他老是在這裏！」當那面孔縮回到門簾外面之後：宋麗達叫道。

「他也在想着一個漂亮的姑娘。在漂亮的姑娘這件事上我們兩個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如果他再見到我他將作什麼感想。我不要見他——這是第二次了。」

「既是這樣，宋麗達，那就多在我這裏坐一會，讓他不耐煩地回去吧。」

但是宋麗達却彷彿昏亂而焦急，四面張望，彷彿要找一個另外的門似地，說：

「我不能坐得太久……我的……姑母正在明納瓦教堂裏等着我。」

他嘆了口氣。

「是的，我另外有一個門。但是不要走。假如你知道把我的眼睛停在你的美貌上對
我有多少好處就好了！你真要走嗎？那麼答應我，——他捉住她的兩手，嚴肅而黯然
地望着她的眼睛——『你必須答應星期六下午五點或六點回來取安利寇的委任狀來。你
肯答應嗎？』」

他吻了一下她的手，低聲說，「謝謝朵麗達。」

用一個清朗的，幾乎輕飄的聲音，他接着說：「再不然最好就這樣規定，讓我們倆
像兩個好朋友一樣，在沒有上車一個到裏邊去，一個到西邊去之前，在車站飯店吃一頓
最後的飯吧。」

她躊躇了。她顯然是在發愁，垂着眼低聲說：

「但是安利寇知道要說什麼呢？」

「你一定要告訴安利寇嗎？星期六行不行，朵麗達？」

「但是你那時一定可以把委任狀給我吧？」她轉過臉來用眼釘住他。「我必須有東

償補……我的良心才行。」

「最親愛的！」他低聲道，就彷彿給她接了一個吻似地，接着又說：「假如你真不願意見巴拉宗尼，你就必須恕我讓你從這裏出去。」

他把一個鑲在牆上的門拉開。牠通入一個甬道，在甬道的一邊有一個玻璃窗子，從那裏面可以瞥見一個浴室。在前面有一個門，通着一間臥室。牠是一間陳設粗簡的嚴肅的屋子，有一隻蓋着駝馬皮的小牀。

「好傢伙！」她驚訝着叫，「這是你睡的地方嗎？」

「有的時候是。」

「這不是奇怪嗎？當人們對我說到「總長」時，我再也想不到他會睡在這裏——我以爲一定是又大又空的屋子，像一個教堂一樣。」

「你是多麼奇怪啊，朱麗達！奇怪……而且可愛。」

她用手放在他的胸脯上，輕輕把他推開低聲說：

「星期六見。」

「星期六。」

於是她穿過一些半開的門和套房，走到一個祕密的樓梯頂上：當她走下樓梯時，她對她自己低聲說：

「我是多麼快樂啊！」

她不十分知道她為什麼快樂——但是她却快樂。她快樂得把脚步走得要多慢有多慢，爲的好延長這種感覺。末了她發現自己已是在明納瓦教堂的大殿裏，而且從那焚燒爐看見了明納瓦方場，於是她把那個門打開，方場上有一輛馬車在停着。他猶豫了一會，彷彿不耐煩似地，接着便登了上去。

安利寇正在焦急萬分地等着她——他正躲在馬車裏面，他興奮地問：

「怎樣決定的？」

「拜魯吉阿。」

「親愛的朱麗達！我的朱麗達！我是多麼喜歡住在那裏啊！你把委任狀拿到了嗎？」

『我星期六就可以取來。』

她立刻又如此快樂起來，以至使她彷彿覺得要溶進她自己的快樂似的；然而她却不知道爲什麼。

貝羅文尼大人的心就像一個初戀時的孩子一樣地跳着。當朵麗達走進來時，她彷彿非常不安，幾乎是在戰抖着，但是她却耐心地聽着話，臉上帶着微笑，就彷彿不大懂這位部長所說的話似的。他總是不住地講着，講着，彷彿要催眠她，要把時間混過似的。

忽然她打斷了他的話，問安利寇的委任狀到底好了沒有。

他按了一下電鈴，向那個進來的私人書記說：

『勞一次駕吧，索爾波利！請利福拉搭司令把調遣萬多里教師的委任狀交給你。』

索爾波利在外面等了一刻鐘，便回來照着部長大人曾囑咐他的樣式說：

『利福拉搭司令求大人再等一會。他必須先把一兩件關於註冊的事情料理清楚。在

一兩個鐘頭之內他一定把委任狀送過來——這樣，如果大人今天晚上不能回來，大人明天早晨一定可以在桌子上看見牠。還有別的事嗎？」

「不，謝謝你，」

「既是這樣，」在書記出去之後，部長歡然地說，「現在就讓我們趕快去吃飯吧，兩三個鐘頭之內我們就可以回來把好消息送給那個幸運的人了。我們可以做點把戲嗎？你下去到那樓梯底下去等我宋麗達，我要由暗梯跑出去。在那院子裏你將找到部長的轎式馬車——她是和一個……主教長的馬車一樣莊嚴，一樣神祕。我們將坐到波波羅門，從那裏我們將雇一輛馬車到米爾維歐橋去吃飯……好給司長以充分的時間把委任狀送過來。」

這個主意很使她高興。

這個迷人的晚上的一切都使她高興——馬車在落日的餘輝中的有節奏的震動，客座半殘的飯店的漂亮，侍者們的奉迎——他們見了部長大人的金練上的寶星，便叫他「老爺，」以及貝羅文尼的靈利而半傷感的談話——他時時停住他的談話，像一個俄人一樣

地望她，然後又用力把眼睛從她身上拉開，接續談下去。

她什麼都不說，她微微地受了感動，就像沈醉於一個遙遠的青春一樣地沈醉於這個溫軟的時間。

「你爲什麼不說話，朵麗達？你在想什麼？」

「我真喜歡這個晚上——我希望我永遠不要走開。」

「可是天已經晚了，我們必須走了。」

「不，」她好像嚇了一跳地說，接着又輕柔地懇求道，「讓我們再坐一會吧。」

「讓我們再坐一會吧。而且假使你不想立刻回到羅馬城去，我們還可以一直步行到城門邊上。」

他們在醉人的夜色裏慢慢地走着，靠得非常的緊。當第一行路燈現出來時，朵麗達便停住了脚步嘆了一口氣，就彷彿，在這裏，在這燈光前面，她那遙遠的夢已不可挽回地消滅了。他的胳膊這時正圍在她的腰上，他把嘴唇向她遞過去，但是她抖戰了一下，忽然嘆了口氣，把身子躲開。

忽然他忙起來了。他叫了一輛路過的馬車，一直向 Pantheon 跑去。他和宋麗達在還沒到明納瓦方場的地方下了車；接着，就彷彿怕她溜開似地，他輕輕地抱住了她，把她領到那緊閉的衙門前面，一路上不住地說着話，同時又藏住他那顫震的聲音，恐怕她料到他所要採的那一步。

但是她早已料到了，於是當部長大人停住了他的談話；請她進去的時候，她便強硬起來，焦急地說：

『不。我就在這裏等你。』

貝羅文尼把心定了一定，笑道：

『在這方場裏？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假如有什麼人來把她偷去，我下來以後找不到宋麗達，我將怎樣辦呢？』

看見她彷彿在躊躇着同時臉上現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的愁苦的表情，他堅持着

『爲什麼呢，宋麗達？你是怕這個……教堂……的莊嚴嗎？把手給我，讓我領

着你。」

她讓他領了，但是她嘆了口氣。他們穿過那些被一盞慘白的燈籠照着的拱廊，走到朵麗達幾天以前曾歡天喜地地走下的那祕密的樓梯下面。

當他們走到樓上，穿過那黑暗的套室時。她在黑暗中感到她是在那有粗簡的傢具和那覆着駝馬皮的小榻的小室裏，於是，不等他把電燈扭開，她便害怕似地低聲說：

『不要讓我們坐在這裏吧！』

當電光在那通到部長大人的辦公室的甬道裏閃出來時，她微笑了一下，彷彿完全沒有力氣似地倒在她找到的第一隻椅子上。

『現在，』她好像喘不過氣來似地喘喘地說，『把安利寇的調任狀給我，讓我走吧。』

『安利寇，安利寇，』他微笑，『世界上除了安利寇就沒有別人嗎？』

他現在覺得完全用不着發急，十分有把握使他就他的範圍，他飄然地走到那寫字臺前，取出一張紙來，讀了一遍，把牠裝在一個寫明致西拉庫斯的教育廳長的信封裏，把

牠遞給這位漂亮的女人。

「給你吧，你自己寄去吧。現在好了嗎？你快樂嗎？真快樂？你覺得我應該受這種尖刻的神氣，這種憂鬱的眼睛嗎？那麼就向我擡起頭來，把這遮住你的帽子脫下來吧。你是在黑影裏——我想證實這帽子底下是不是你。我恐怕有人在馬車裏換了你的本人去了。」

她擡起頭來微笑了一下。接着貝羅文尼忽然把她的帽子取下來，放在桌子上，凝視着她，充滿情緒地對她說：

「你是多麼年輕啊！」

宋麗達覺得好像被人把衣服剝去一樣，趕快把眼睛低下來，身子向後縮去，彷彿想用兩手遮住自己似的。

「你要吃一隻紙煙嗎？不？你的樣子像是多麼冷遠，多麼恐懼啊！你好像我一觸你就要叫出來似的。」

她把手遞給他，貝羅文尼輕輕地把牠接了過來，吻了一下。接着，用同一隻手領着

她，把她從椅子上領到那小榻上，在她身邊坐下，把胳膊套在她的腰後。她的表情變得更愁苦，更疲倦了，她嘆氣。

「不，請不要這樣吧。」

「你惱了我嗎？我使你生氣嗎？」

她望着他輕柔地細語道：

「不，不。」

「我使你害怕嗎？」

「不！當然不！你怎麼會使我害怕呢，你是這樣好，這樣客氣，這樣體貼人。啊，不！」

「那麼你又爲什麼這樣強硬呢？你願意遷就我一點嗎？爲什麼不？你不喜歡的是什麼？」

她一句話也不回答。毫不粗魯地，用着一種微含懇意的疲倦的溫柔，她拒絕了他，同時又似乎在求他原諒她的拒絕。她不時地注視他，張開她的嘴唇，彷彿要吐出一片自

白或一片熱情的敘述——但是她總是忽然嘆一口氣，把那沒有說出來的話打散，在一個反抗的剎那，貝羅文尼幾乎要叫出來：

『你的意思說你竟這樣愛你那個把你送到這裏換取一個位置的丈夫！』

但是他却是一個講愛情的專門家，不會把這種危險的話說出來，於是便決意在別的方面進攻，但是他已失了勇氣。而且是筋疲力竭了。他想要在失敗中找出一個光榮的出路。她料到了這個，便低聲說：

『請你原諒我。這並不是爲了什麼事，或什麼人……這是爲了我……和你的好處：

——請你原諒我，讓我走吧。』

『在這個深夜的時候！假如你遇見一個生人，或者甚至警察呢？在這個時候？不可能。』

她似乎又把身子縮起來了，用恐懼的眼睛問：『那麼我怎麼辦呢？如果你肯到你的……我就留在這裏，我不願意擾你。』

『既是你不要我……既是你想屈服男子……你用不着害怕……他也不曾失去紳士的

美德的。隨便你吧。這是你的房。我要回到我的辦公室——」他苦笑了一下，「去哀哭我的失望的快樂去。」

「我的意思說，」當他在門檻處握了她的手的時候，他加上說，「倘若朵麗達後悔她的殘酷，她就不鎖上她的門。」

他踱回他的辦公室，心裏忐忑地等着。一時之間他充滿不安地，充滿烈火地等着，接着很慢地——他的兩面都震動了一下——鋼條一碰，鑰匙鏘然地把鎖鎖上了——於是部長大人可憐地回到他的辦公室。

第二天早晨，當秘書長敲門時，他很驚訝竟聽不見部長那高興的嗓子了。他望了望貝羅文尼——他的臉是慘白的，彷彿布滿了皺紋，他的眼睛是疲倦的。

「已經工作了嗎，大人！」

「還在工作呢！」他半談諧半愁苦地回答。

他把一堆文件擲在白耶可爾面前，接續說，「我睡不着，所以工作，你肯費心替我按一下鈴嗎？」當聽差進來的時候，「咖啡！」在未走出之前聽差說，「巴拉宗尼老爺

來了。」

部長壓住一個不耐煩的姿式回答說，「請他進來。」

巴拉宗尼進來之後，部長大人竭力找出他那平日的愉快的樣子，把一束文件遞給這位議員，叫道：

「我在這裏工作了一整夜，要使你高興！」

議員笑了。

「用着這副臉嗎？你這樣子正像和朱麗達過了一整夜似的。」

「和誰？」

「朱麗達。她溜出衙門的時候假裝沒看見我——但是我的眼是很好的。你昨天晚上把她藏在什麼地方。」

秘書長小心地退出去了，同時部長大人則竭力把他那消失的好皮氣的碎屑拾起來，笑道：

「你知道你是在教育部裏嗎？你不能把牠看做一個名譽不好的地方，因為你也是常

到牠這裏來的！」但是他不高興他的同事，把一個浪子的習慣和運氣加在他身上，於是他又裝出一副漠不關心的神氣問：

「誰是朱麗達？」

「這正是你的把戲，假裝不知道。就彷彿一個星期之前在你的候應室裏我沒看見她和那冒充爲她的丈夫的大佐在一塊似的呢。」

「冒充？爲什麼？」

「我怎麼知道呢？你應該知道誰把護照借給誰呢！」

「你敢擔保這位女士不是我們調到拜魯吉阿去的那位教師的妻子嗎？」

巴拉宗尼笑了。

「什麼？她先給你帶來一個大佐，後來又給你帶來一個教師？而且說都是她的丈夫？她一定有一百個丈夫呢！她先是和一個將軍開始她的事業，他把她藏在阿巴諾和巴達格里亞中間的一個別墅裏。後來我在烏丁又看見她和一個貝爾薩格利耶的師長在一塊；但是當這位師長被人捉起來時，爲免去供給缺乏的恐慌，這位可憐的姑娘便不得不

降格和大佐們，甚至」他撚着他的鬍子接着說，「窮議員們來周旋了。幾個星期之前我又在一個非常時髦的住宅裏遇見她……是屬於一位可敬的姑母的住宅……她跟前有三四個姪女……不多。」

「你敢擔保嗎？」貝羅文尼瞠目結舌地問。

「如果你想親眼看看，哪天晚上你可以同我去。」

看見部長大人皺眉，他說，「啊，那是所很高尙的住宅，去去不妨的。你不用怕去——你誰都遇不見，最多也不過有一兩個舊教黨的同事。」

「惡棍！」部長大聲叫。

「爲什麼？她是一個可愛的，有善意的孩子，文雅而且謹慎……」

「我不是說她。說他。」

於是他把手指按在電鈕上，一直等索爾波利從私人書記室裏奔進來才放手。

「請費心把萬多里教師的履歷給我拿來。讓我們看看他的家庭關係有什麼改變沒有。」

索爾波利一面讀着那長卡片一面走進來。「沒有改變，大人。」

貝羅文尼把那卡片拿在手裏，大聲地讀出來。「未婚。」又重讀了一遍。「惡棍！」接着他便大笑起來。

「他真是機靈！比惡棍還利害！我們要在他身上打一個記號，好使人們知道他來了。叫白耶可爾來。白耶可爾！」

「大人。」

「我們得給這裏惡棍加上個記號！」

接着他又轉向他的朋友巴拉宗尼，用一種挑戰似的談諧的聲音說：

「你以為我有什麼顧慮嗎？你以為我怕遇見舊教黨議員那些小兵嗎？就在今天晚上來帶我去吧。」

只消一題巴拉宗尼的名子就夠了。一個門在兩道的盡頭開了，接着又關上了，部長大人被留在一個很小的客廳裏，這個客廳很像一個綑着各種深淺的粉紅色的絲帶的小匣

子。中間是一張桌子，上面擺着一大束花，桌子後面是一個小沙發，一半隱在燈影裏。此外就是一個很高的柱燈，被一個花邊的燈罩罩着。

朵麗達穿着一件蕩然如波的寬袍飄然地走進來，一看見他便突然站住了。她的臉變白了，變得非常地白；接着，也不吐一個字，也不動，也不嗚咽，她開始哭了。

「不要爲那件事哭。」貝羅文尼溫柔地說，「爲什麼呢？我是來……這就是說，我並沒有發怒。」

「我這幾天覺得這樣快樂——我有一個純潔的歡喜——你現在竟把牠打破了。你爲什麼來呢？」

他倒是應該賠罪的人了。

「朵麗達，我來是因爲我弄不清楚。我是這樣蠢，雖然他們舉我做大學教授，做議員，做部長，我仍舊什麼都不明白——這是當然的事。我願意知道你……你昨天晚上爲什麼戲弄我。在得到委任狀之後，你的確沒有再拿我開玩笑的理由了。」

「拿你開玩笑？我並沒有拿你開玩笑。我非常喜歡你。你是這樣好——你對我說了

許多我從來沒聽見過的事情，你怎麼能以爲我是拿你開玩笑呢？」

「那麼又爲什麼呢？這更難……」

「不，這並不難明白。我從來不知道有一個丈夫，做一個好女人是什麼味道。我不是一個好女人……我知道，要滿足那個大膽的傢伙，我就得做我們這種女人做的事，這種辦法我自自然不在意。但是你呢——你竟以爲我是個好女人，以爲我是別人的妻子，是不是？而你又這樣客氣，把我當一個貴婦待，真正地對我傾倒，對我恭敬，把話說得這樣好聽……我忍不住要屈服於你的好意！我是要世界上有一個人把我看做一個別的東西……我這樣喜歡你，這樣感激你……我愛過你，所以死也不願意你對我的觀念也同別人一樣。我敬視過你——這就像一個侮辱一樣，你明白嗎？」

他點了點頭，表示他明白了，但是他心裏却想：

「可是，如果你少敬視我一點，我現在將怎樣快樂啊，朵麗達！」
但是他並沒有這樣說，他覺得太慚愧了。

黎蒙家的沒落

西班牙 阿耶拉

一

我要敘述的故事，是發生在幾年之前。我試想把牠的情況和關鍵弄清楚，因為我早就知道了的這故事的終局，使我強有力地發生興味。

那時我在法學院預備我底博士學位。因為在那個地方很生疏，又不知道馬德里的灣曲，我是隨遇而安地住在旅館中，客棧中，寄宿舍中，公寓中和無數性質相同的寄身處中的。那些地方，在住了幾天之後，我總是立刻就急着要離開的，因為我覺得他們不是

太貴，便是太難看，否則便是太髒。最後，我便寄居到特里納夫人底屋子裏去；她是阿爾加里亞地方的出色的婦人，肌肉豐腴心地慈悲，而她的食櫃也是可算得豐富的。

在公共的食桌上，平常我們總約有三十個房客，好一些人是久居的，大部分却是暫住的，大家都很安逸，又都有規矩地付房錢。

我記起了這所屋子底一個特點。牠從來也是不會缺少到馬德里來受外科治療，或是醫過了之後回去的病人的；因此，那組成西班牙的家庭底特別香味——薰香——的煎炒的油臭，便不得不將自己一部分的領域，讓給了沃度仿姆底氣味。人們不知道這真正是最糟的了。也常常有幾對來作蜜月旅行的下省的新婚夫婦，到那裏去寄住，來受我們的嘲笑和我們的艷羨。

由於習慣法，食桌的席位是由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地方的一個下省議員排定的。他是一個愛誇口的人，又可說是一個饕餮。他誇口說他和許多鬪牛人和政客很熟；他又有一個別人看不厭的鼻子，在那些受人一般地承認的人類的鼻子底一切雛型或主型之間，這鼻子是那麼地與衆不同的。

公共食桌上的關係是極端和睦的。凡是新到的人，在吃完飯之後，沒有一個不把自己的話夾到大眾的閑談中，而對於每個同席人直呼其姓名。

那些暫住的客人，大部分是單薄的鄉下人。他們以為一晤面就必須仔仔細細地把他們自己生活講出來，又以為反過來探聽別的同席人的生活是理應正當的。

有一天，在吃中飯的時候，我們看見有兩個面目很相像的可以算是中年的婦人，坐在吃桌上，在桌子的一邊的中間。在進食的時候，這兩個陌生的婦人老是低倒了頭，眼睛儘望着她們的食盤，她們吃得很少。她們躡進談話中來，而且甚至顯得她們是避免談話。我們簡直可以說她們是兩個斯芬克思。她們似乎對於她們周圍的事漠不關心。那位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因饒舌及山羊乳狀的五縷長鬚出名的公民——徒然的向這兩位沈默的婦人開了三次火。她們却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於是那個發話人便只好自認霉氣。那位很溫良很熱心的阿都却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也一樣碰這種釘子。因而談話便開始沈滯下去，像沒有風的帆船一樣。每個人都感到有點束縛。人們不停地凝視着那兩個婦人，先是謹慎地，偷偷地，後來便一點也不客氣的了。

飯一吃完，大家便都去包圍那特里納夫人，想探聽一點關於那兩個陌生女子的事。然而那位特里納夫人（她當然有許多各種不同的美德，但她却決不是小心謹慎的，）却和習慣相反，用那種巧妙而模稜兩可的答語來敷衍。其中是有一個大神祕存在着。

在吃完飯的時候，那兩個夫人保持她們底牢不可破的態度。以後的幾天也仍然是那個樣子。到後來，便沒有人去注意她們了；可是在我呢，她們繼續地使我不安；不久，我便弄得心神不寧了在食桌上，使着詭計又帶着固執，我一心一意地去偵探她們，希望發現什麼能使我深入到她們底祕密底蘊奧中去的導線。

她們的年齡是看不出的。她們兩人都是在一個女子開始失去青春的魅力和光輝的時候起，到那一切動人的風韻和一切的美底消隱為止的那一段期間之內的——那段時期是從三十歲起（或許還要小一點）到五十歲止（或許更大一點，）牠依着那麼微妙又那麼各別的層次遞進着的，那時，推測年齡幾乎是不可能的；婦女們懂得牠來矯飾年齡，減縮年齡。這兩個婦人的年齡可能五歲，十歲或二十歲的差別。她們十分相像，她們的膚色是暗褐色的，麪包皮的顏色。雖然並不疲，她們底臉兒却使勁的把腦蓋骨從皮膚下顯露

出來，她們底兩道羅馬雕像式的直眉毛，是由一個毫毛稀少的中立區連接着的。她們底腫起的，睫毛稀少的，沈重的眼皮，使人一張生着那半開的貪吃的嘴唇的嘴。她們生着很遲的保持着孩子氣的出神的表情，而在中年突然變成了起粒而柔軟的老婦人的眼睛的那種眼睛。她們的嘴是緊抿着的；一片可以算得濃密的茸毛，遮住了她們底上唇和她們底腮。我們從一個比較乾癟，另一個比較肥胖這件事實上，分出年齡的區別來；一個的眼皮還保持着豐滿，好像是張緊似的，而另一個的眼皮却開始寬弛了；這一個臉兒上的柔細的茸毛，和別一個臉上的粗硬的毛，正成了一個對照。她們兩人的頭髮都是在頭頂上分開，貼着兩鬢；她們的臉兒嚴肅的框範在頭髮間。她們都是謙然地悲苦的。

她們的沈痛，不論牠底原因是怎樣，總使人想起她們沒有好好地現實女性的定命。這好像是老去的童真的悲哀；正和我們日常刻薄的話中所說的一樣，她們具有老處女的一切。顯然地，她們是出身於下省的一個良家，並且是不大到馬德里來的。她們穿着僧衣色的簡單衣服，而且從某幾處小地方，她們顯出了她們底審美力的不高明。

那時是在五月的上半個月。在下午，我總常躲在房間裏預備我底考試。在讀完了一篇篇文章預備去讀第二篇的時候，我總跑到特里納夫人底縫紉室裏去尋幾分鐘的消遣和休息在這個時期，那差不多已結婚了一年的，名叫瑪梨姬但的特里納夫人的獨養女兒，就在當月要生她底第一胎的孩子。在縫紉室中，但見勤勉，快樂和白色，因為人們在預備嬰兒的搖籃。特里納夫人是高興得發狂，而我呢，看着又聽着這位好婦人，我也心裏很快活。

特里納夫人是非常慈愛而好靜的。她底脾氣底這兩種特出的性格，被兩種生理上的符合，像透明似地顯露出來：上半身的巨大和下半身的巨大。在襯衣，金珠，花邊和繡花帶底這種混亂中，她把她自己莊嚴而暗黑地襯托出來，像圍着浪花的高舫的船一樣。

那攪擾這種白色的和平的唯一的東西，便是那關於孩子的男女性的辯論和爭執。瑪梨姬但願意生一個男孩子；特里納夫人却不能同意。她們互相爭論着。有一天，瑪梨姬但下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願意生一個男孩子！我願意如此，如此而已。」

於是她便帶着一種調笑而揶揄的神氣扮了一個鬼臉。

「閉嘴吧，閉嘴吧，小瘋子，你自己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特里納夫人面色不愉，嚴厲地說。

特里納夫人會不愉嗎？特里納夫人會嚴厲嗎？這在我看來是奇怪而可詫的。她接下去說：

「一個男孩子嗎？那就是一個男人……多麼可怕！你可不是眼前就有那兩個可憐的婦女的例子嗎？誰知道生了男孩子會不像那個人一樣呢？」

她看見我到了。把手放在嘴上，她便打斷了話頭。

有一天下午，我走進了縫紉室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立刻使我吃驚的改變。那裏羊毛和緞子底黑色的衣料，和白色的衣料混在一起。那兩個陌生女子和一個女裁縫，正在剪裁喪服的布。特里納夫人和瑪梨姬但勤勉地在縫着白色的麗服。她們不時地和那兩個神祕的婦人談話。我因而知道年齡較長的名叫費囊但，較小的名叫陀米尼珈。我縮在一

雙角落上，免得引起注意。

「只少要有兩身衣服——一人一身——須得在禮拜六正午準時做好，」陀米尼珈說。

「十點鐘就可以預備好了，」那女裁縫回答。

「在十點鐘，爲什麼呢？是在正午要啊：正午啊，費囊但！」

陀米尼珈歎了一口氣。

「在正午。陀米尼珈，」費囊但簡捷地覆說了一遍。

一個長時間的沈默。我回到我底房裏去，但是我不能用功。我沒有安息，一直到把瑪梨姬但叫了過來，這樣問她的時候：

「對我說，瑪梨姬但，那兩個婦人底話怎講？爲什麼要「正午準時？」」

「呃，那就是因爲她們在正午之前不穿喪服，而從正午起，她們却要穿喪服了。」我默不作聲，沈思而煩悶。瑪梨姬但又接着說下去：

「你不懂嗎？我對你說，使你引起那麼大的好奇心的這兩個姑娘，是梨蒙家底姑娘

瓜達爾弗朗哥的梨蒙家的姑娘，現在你懂了吧。」

三

瓜達爾弗朗哥是西班牙底一個古城，瓜達爾弗朗哥省底省會。這省份的全部都是崎嶇而多山的有高原和類似瀑布的險峻的河流。那座古城，是聳立在山底中央，在鑿成壁立的山巖上的。雖然坐落在祇離京城不到二十哩遠的地方，這古城却是那麼的偏僻，我們必須要走一天一夜，纔能達到那裏；坐半天疲乏喘氣的火車達到當提拉，德，羅斯，步爾德加諾思，然後從那裏再坐半天的不大上勁的馬車。

爲要了解那在從前聞名於全世界的瓜達爾弗朗哥省和瓜達爾弗朗哥城，已墜入到怎樣的輕蔑和怎樣的黑暗，我們可以借助這兒的一個單純的事實，牠顯示出這個省份和這個城現在是怎樣地竟不爲西班牙本國人所知道：

在一個馬德里人的集會中，談話之間偶然提起了瓜達爾弗朗哥這個名字，那時便有

一個在場的人，一個以機智出名的人，湊進來說道：

「別說下去！如果我們談談瓜達爾弗朗哥做笑話資料，那是好的。如果我們要認真地談牠，那末我可答應了，因為我是知道其中的秘密的。」

「什麼秘密？」

「什麼秘密嗎？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是不存在的。」

「牠是不存在的嗎？」

「對啦，先生，牠是不存在的；是呀，瓜達爾弗朗哥省是沒有的。你曾經到瓜達爾弗朗哥省去過嗎？」

「當然沒有去過囉；但是我也沒有到過北京去呀。」

「但是據說瓜達爾弗朗哥是在馬德里的附近，而不是在中國。你認識什麼到瓜達爾弗朗哥去過的人嗎？」

「現在呢……我却找不到……」

「你認識一個瓜達爾弗朗哥底男的或是女的土著嗎？」

「實際上，讓我瞧……」

那位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向在場的人一個個地發着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人曾經到過瓜達爾弗朗哥，沒有一個人認識到那裏去過或是生長在那裏的人。

「你瞧，」那個很認真地繼續開玩笑的調笑人說。「瓜達爾弗朗哥是不存在的。這是沙加斯達所杜撰出來的一個省份。牠存在於政府底預算表中，牠有一個想像的存在，但是牠却沒有真實的存在。你們到一切的火車時刻表上去找找吧，你便會看見沒有一條鐵路通到瓜達爾弗朗哥去的，牠們沿着牠的邊界走……想像的邊界。人們會出錢到那莫須有之鄉去嗎？沙加斯達杜撰了這個省份，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重復掌了權，而且，因為一朝權在手，他便拚命把預算推測所容他支配的一切的位置和一切的小職司，大大地分攤給他的同黨，朋友，下手和熟人，但是這一次他沒有充分的位置來派給那一切向他伸手的人，他受到無數的怨言，甚至還有恐嚇。然而他是一位妙策無窮奇想豐富的政治家。在這樣的一個沒辦法的環境中，他居然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西班牙底土地重新劃分了一下，而給牠加了一個完全出於他的奇想的省份，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以及

牠底舒適而很光輝的主教區，牠底招待週到的教務會，牠的行政署和財務署，全塞滿了膳錄生及其他等等。這樣，他便能使他底那些什麼也還未曾到手過的朋友們滿足了。瓜達爾弗朗哥省底職司最鮮美最舒的，因為去就職是用不到離開馬德里。一切的雇員都像這教區的主教一樣，是素餐尸位的職員。」

有幾個不大熟悉地理的聽者，聽了這個粗俗的諧謔，當作是一件真實的事。他們劃着十字，喊着：

「這個可憐的地方多麼糟！」

有那麼許多的西班牙的城市都好像是由沙加斯達杜撰出來的！那些從前是英武，善戰，興盛而繁榮的城市，現在祇一種不真實而朦朧的存在了。

根據一個溯源到斐力浦二世的調查，瓜達爾弗朗哥城底堅強的城垣中，有四萬人家和同樣多的家族，牠是以牠底羊毛和布匹，鍊鋼鐵和製虎頭色皮革聞名於全世界的。司教的高官，弗洛倫斯的藩族，威尼市的元老，法蘭西，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貴族，都誇地帶着瓜達爾弗朗哥的手套。農業因為靠了「摩爾人的」無數灌溉和耕耘的妙技，是

異常的發達：那地方是特別豐饒於軟木。

現在瓜達爾弗朗哥祇有二萬住民了。布匹，鋼鐵，皮革底工業已消滅了。農業已荒廢了。許多屋子都沒有人住，坍塌了，而在這些屋子間，還有幾家有紋徽的府邸。在城廂中六十個教堂，大部分都改作別用了，還有一百多個修道院，差不多都是為女人修隱住的。昔日的富庶繁榮，現在所殘餘的祇有那些軟木了。

在瓜達爾弗朗哥，還存留着幾家世族，但是牠們都已那麼地敗落，所以一般都已放棄了對於貴族的抱負了。那始自約翰二世朝的烏賽達家，由於牠世系的長久和血統的顯貴，是高出於一切世族的。這世系的祖先是愛烏特羅比奧，德，烏賽達；他遺了許多兒女下來，全是私生子，因為他底妻子鳩瑪爾，德，羅斯，阿爾戈斯並沒有替他生兒女。

華娜，奧爾巴奈哈那個來歷不明的女人，爲了要做鳩瑪爾夫人的侍女，從阿維拉，德，羅斯，加巴列羅斯來到了瓜達爾弗朗哥。愛烏特羅比奧看看他的家脈將隨他而斷絕而他底產業，又將歸於他弟兄底子孫，心中悒悒不樂，便和華娜，奧爾巴奈哈發生了

曖昧的關係；這是雙料地犯姦的，因為既然鳩瑪爾夫人是活着，而那女人又是洛貝，倍拉萊何底妻子，他們生了許多的兒女——這場戀愛的果實，因王恩而被認為正式的女子。

在許多世紀之中，這份人家有葬在聖巴多羅美與聖諦阿戈寺（現在已改作了憲兵營底馬房了）的特權。又有在禮拜堂的唱詩座中佔兩個特別座位（一個是家長坐的，一個是他底妻子坐的）的特權。這家顯貴的世家，經過了無數的變遷，喪失了許多產業，長久地曳着一種隱藏，陰暗而卑屈的式徽。在前世紀的後半葉，男的支系是斷絕了，這家族便祇贖了那費囊但，德，烏賽達；她是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美麗而有貴族風，住在那老舊的府邸中，和一位姑母一位嬸母在一起；一個是弗羅蘭諦納，德，烏賽達，亦是沒有出嫁的，一個是盎芭蘿，烏爾比納，烏賽達家的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那兩個老婦人和這少女困苦地生活着，十分節省，並不和任何人來往。就是她們稍稍出門去，那也不過是一清早到禮拜堂裏去而已。

且說有一個軟木塞底企業園員，一天跑到瓜達爾弗朗哥來採集那生長在這個區域中

的大宗的軟木。他的姓名是安里葛，黎蒙。他是一個青年人，面貌堂堂，能夠到處受人歡迎。安里葛，黎蒙底來到瓜達爾弗朗哥那個老舊的城，可算是一個歷史新紀元底大事。他建立了一家小工廠，爲了這件事，他不得不從外方去招了些工匠來，因爲在瓜達爾弗朗哥人們已忘記了泥水和建造的技術了。

從很久的歲月以來，居民都像窟中的野兔似的過着他們底潛伏生涯。人們什麼游藝，什麼簡陋的公共娛樂也沒有見識過。黎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創立一個俱樂部，並用咖啡底愉快，圓紙牌底情緒，和談論國家大事的豪興，去感染那些瓜達爾弗朗哥人。他到馬德里去定了報紙，甚至還去請了一個戲班子來。他被選爲議員，而不久便變成這城市和這省份底主人和盟主了。

有一天黎蒙出門很早，他在路上碰到了那做禮拜回來的烏賽達家底三個女子。那條路是那麼地窄，如果你伸開了你底兩臂，你底手便會碰到了兩壁的，黎蒙可以隨心所欲而又不顯得太魯莽地仔細看着費囊但底臉兒。這一下，他便愛上了那少女，而決心要娶她爲妻。而費囊但呢，她也迷上了那個異鄉人。

在婚姻未決定之前，那位姑母和那位嬸母之間曾起了一個大齟齬，一個嚴重的爭論。因為她們之中有一個不贊成那個求婚者，反對和他結親，說他底血統是微賤的。這種褊狹而苛刻的觀點，是那出身和黎蒙不相上下的芭蘿那寡婦底觀點。芭蘿蘭諦納却相反，她很正確地認為家世和門閥祇是空心湯圓和沒有實質的陳腐的東西；既然黎蒙是一個面貌堂堂的男子，既然是他熱烈地愛費囊但，並又有充分的錢能使本族的光彩重新煥發，那麼便毫無推開他底請求的理由了。芭蘿蘭諦納當然是終於勝利的。

費囊但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結了婚。她的丈夫要比她大十歲。費囊但是很美麗的。她底最大的魅力是在她底眼睛中；那雙眼睛底形式和輪廓，使人想起孩子底嘴，那生着微微腫脹着的、像嘴唇一樣的底紅的眼皮的孩子底嘴。當她向你擡起眼來的時候，你可以說她在用牠們聽着話語，飲着話語，而如果牠底目光是溫柔的，那竟是飲着露魂了。

結婚之後兒女很多。那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取了她母親底名字。他們每年養一個孩子。你可以說烏賽達家底系統，會因這種遲發的繁盛而加速牠底消滅，正如那個受傷者在垂死之時像泉湧地流血一樣。那第一胎生下來的女兒費囊但是養大的。她底弟弟

們却都生下地不久就死了。十三個孩子都是這樣地死了；最後另一個女兒，陀米尼珈，也是養大的。那母親那時已四十歲了。她已經衰老而消瘦了；她祇賸了一張皮一副骨。那位漸漸地厭倦了瓜達爾弗朗哥和家庭生活的安里葛，黎蒙常常住在馬德里，不大經心於他底事業。他所殘留的唯一的關心之事，便是不停維持並鞏固他底豪紳的地位。

在陀米尼珈出世以後六年，出人意料之外地，黎蒙夫人却又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取名為阿里亞斯，為的是紀念那一個在西印度征服了許多廣大的王國的光榮的祖先。母親是因生產而死了。那個小小的生物，雖則軟弱而多病，却固執着活下去。

瓜達爾弗朗哥的黎蒙家，便這樣地減縮成父親和三個兒女。

四

當阿里亞斯生下他來地時候，那二十二歲的費囊但是正當結婚的年齡。求婚的人是不缺少的；大部分是有錢的地主和附近富有的農家。但是，或許是因為她不愛她底那些

求婚者底態度，或許是因為她不喜歡他們底低微的身分，她祇向他們表示着輕蔑。她底天性是乾燥而高傲的。她用簡單的句子說話。從她做小姑娘的時代起，她已習慣於參加她父親在家裏和他底代理官們，他底告密者們，他底受任者們，他底豪紳的領地的一切從屬和助理等所開的密會了。她是一個很小的姑娘，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她蹲在一件家具後面，聽着那些談話（不如說是飲着牠們罷，）向着每一個人把她底那形狀像嘴一般的眼睛，貪婪地伸出去。接着，有一天，她成年了，她便站在她父親面前，用一種乾脆而有把握的口氣對他說，在某種嚴重的事情中，是應當怎樣怎樣辦，因為她是比任何人都認識那「豪紳階級」的地位。

這是真的，自從這一次談論起，那黎蒙家的家主，便把他對於瓜達爾弗朗哥省的治理權，和他底女兒費囊但分平了。

阿里亞斯底遲緩而不意的出世很使費囊但困苦。母親是死了，怎樣去耐心擔當那照料這脆弱的小弟弟的種種麻煩和顧慮呢？費囊但去雇了一個奶姆來，把她和陀米尼珈以及一個老女僕安頓在那所大宅第底最遠的一端上，在那座落在和花園相連的最後一間底

房間中，免得那個小東西來耗費她底時間：攪擾了她底家務。

黎蒙一點點地老下去，費囊但便一點點地變成真正的「豪紳」了。她去望那孩子的時候愈隔愈稀，最多一天一次，有時竟一星期不去看他；並不是她不愛他：但却因為她老是有許多事情要做那嬰孩是使人看了高興的：雖然軟弱，但總笑嘻嘻的，溫柔而可愛。當費囊但出於例外地把他抱在懷裏頭而吻他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底心也酥了。這是她生平所感受到的最初的溫情。漸漸地。她愛他起來了。她對他懷着一種雖然在外表不大顯露，但却很堅固的愛。

陀米尼珈鍾愛她底幼弟。她一刻也不願離開他。在睡熟之前，她要他在她床中，在她身邊：又抓住他底小手兒。把他抱在懷裏，便是她底樂事；從那少女的年輕和力弱上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做，同時，阿里亞斯對於陀米尼珈也很依戀。

陀米尼珈所鍾愛的另一樣東西是一頭名叫代爾芬的灰色長毛的哈吧狗。調皮的小畜牲！當牠直立起來的時候，你竟可以說那是滿嘴鬚鬚的快樂的侏儒。

當阿里亞斯兩歲了的時候，（兩歲之前人們是不能給他斷乳的，）那奶媽還留着做

乾奶媽而把她自己寄養在鄉間的兒子，阿里亞斯底同乳弟兄，領到那所大廈中來。那孩子名叫培爾摩多；阿里亞斯是那樣地軟弱而嬌嫩，他却是那樣地健康，臉色紅潤而發育健全。培爾摩多是教得很聽話而且很和氣的，有着某幾種家畜所有的那種靜默而不變的謙卑。不論阿米尼珈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或是像代爾芬一樣地躺在他底腳邊。

阿里亞斯底身上，無疑地放射出一種奇異的魅力。一切在他周圍的人，都對於他有一種崇拜。他好像是崇拜的一個神祕的中心點。

住在府邸後部的人們，是一天到晚在花園裏的。這種露天，太陽和自由底生活。好像是和阿里亞斯適合的，他漸漸地結實起來了。

這樣單調地過了幾年。阿里亞斯是一位神仙的王子。又心好不漂亮。陀米尼珈，出於一種優美的奇蹟。是母后，同時地做着母親和少女。培爾摩多是王子的守衛犬，那裏還有一個多毛而滑稽的侏儒；其次是那老奶媽，一個化身為老女僕的和善而有見識的仙女——在這一羣平靜的人之外是那由費囊但的，爭辯和暴風雨底一羣人，以及那隔了長久纔到瓜達爾弗朗哥來看一次自己底家產和子女的，年老的父親。

五

阿里亞斯是疏懶而羸弱的；他歡喜夢想甜蜜的幻想和荒誕的奇蹟。他很快地學會了讀書作文：他不倦地看着書。他把他書中所看來和他底想像中想出來的東西，講給她底姊姊陀米尼珈和培爾摩多聽。當夕暮和陰暗降落下來的時候，他們三人都坐在花園中一株桃樹下的草地上，於是阿里亞斯使用一種那麼有聲勢又那麼別緻的說話，描摹那些空想的奇遇，以致有時陀米尼珈不禁打斷了他底話，用一種喉音喃喃地說：

「阿里亞斯，你所講的是多麼地美！而且又多麼地真切！我簡直好像親眼看見一樣。」

培爾摩多一句話也不說。他抿緊了嘴唇聽着。他不能懂得，但是他感到心中好像有一種騷亂的狂熱，一種要無限情深地把阿里亞斯抱在自己懷裏而狂呼起來的願望。在這個時候，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都是十歲。

接着阿里亞斯開始寫詩了。當他在桃樹邊諷誦着他的詩的時候，他自己都哭了；陀米尼和培爾摩多也哭起來了。

有一天，阿里亞斯手頭有一部西班牙底征略史。靈魂被一種豪氣所燃燒着，他便向他底姊姊和他底朋友宣佈，他決意脫逃家庭去發見並征服國土，然後交給他底姊姊費囊但和西班牙王治理。他願意過掩祖先底光榮。陀米尼大大地吃了一驚。她努力想阻止阿里亞斯底這種危險的企圖；但是他是不願意別人抵觸他的。他看見別人不服他底計劃他十分惱怒。

『我不向你請教什麼，尤其不向你請求准許；更不要你伴我同去，』他怒喊着。

他緘默了一會兒。接着，懊悔自己不該這樣兇暴地對待自己底姊姊，他便去安撫她，討好她，一邊還用着神氣活現的動人的話語，對她講着那他們都是英雄和著名的戰士的未來時代。於是那軟了下來了的陀米尼，便快樂地信從阿里亞斯底狂妄和迷誤了。

『我會像瑪里娜，德，費爾囊，高爾代思郡主一樣。』她歎着氣說。『我們將航行

在那據說有金色的大魚的銀海上。我們將經過赤道，那裏是有一邊飛一邊睡的海鳥的，因為那些張開兩翼來有三米突長的那麼大的鳥兒，牠們是從來也不休息的……」

那些像大家一樣地賦有說話的本能，但好像割讓了使用權的培爾摩多，第一次在花園的密會中開始發言了。

「是呀……是呀……那麼我呢，我幹些什麼呢？你們把我贖在瓜達爾弗朗哥嗎？」他用一種好像是含黏液的聲音，一種凝凍的聲音，這樣喃喃地說。

「你和我們同去，」阿里亞斯一邊說一邊帶着一種夢想者底疏忽，把手放在那生着短髮的頭顱上，像是在行成聖禮式。「你就做我底背小旗背大旗的人。」

培爾摩多一躍而起。他開始跳起一個野蠻的舞來，同時還發着那騷亂的愉快底喘不過氣來的喃喃聲。

「你們這些小流氓到那裏去了呀？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培爾摩多！」那奶媽開了一扇窗子，在窗口喊着，「吃飯的時候到了。」

就在當天晚上，那姑娘和兩個男孩子，便向那要去為國王和費囊但而征略的新土地

進發了。那是一個明月之夜。他們走到山谷中。他們放了一隻小船，因為他們不懂得駕駛，流水便把他們飄蕩了幾哩遠。一直到他們底小船觸到了一個磨坊底水閘底時候纔爲止。第二天人們便在那裏找到了他們

這是我們底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見諸行動的歷險。以後，那祇有花園中夕暮底昏冥裏的幻想底歷險了。阿里亞斯朗誦詩章是常事。

六

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一生祇大鬧過一次。像頑童和侏儒那樣頑皮的那隻哈吧狗，便是那場大鬧底主因。代爾芬已經老衰而又有瘋症；可是牠並不因年紀大了而累贅起來，可厭起來，這滑頭反而不停地做出些新的馱事，並且發明些前無古人的把戲，來討陀米尼珈底愛撫和歡喜。

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那兩個孩子，却對於那快樂而有瘋症的侏儒公然地仇視着。對

於培爾摩多牠祇是不討喜歡而已。他認爲代爾芬是一個虛榮，無禮，諂媚，卑鄙而陰險地生物。阿里亞斯底情感可格外複雜了。第一，他妒忌代爾芬，因爲陀米尼珈愛牠；其次，他感到一種迷信的恐懼。代爾芬一年年地老下去，牠底鬚鬚也一年年地白下去。祇有一種老人是不受人尊敬的；那便是年老的魔法師底。魔法師年紀愈老愈討厭。阿里亞斯知道這回事。這孩子似乎覺得那隻毛狗身上附着一種有意的邪惡的精靈，是一個巧妙地幻化成一個哈吧狗底無害的外形的魔法師。代爾芬底炯炯的椰揄的綠眼睛，使阿里亞斯看了害怕。最後，恐懼便變成了憎恨。

那隻很伶俐的代爾芬帶着一種小心翼翼的機警，施行着那種不斷地在陀米尼珈裙邊厮纏的策略牠經驗到如果她離開了這座救命的堡壘，這個保護的避難所，而碰到了阿里亞斯的時候，則牠立刻就會吃到最利害的腳踢。因此，代爾芬便挑選了阿里亞斯熟睡了的時候，或是他和陀米尼珈及培爾摩多正談得上勁，不注意別的東西的時候，來做牠底惡戰和胡鬧；這混蛋的毛狗，已經很精。觀察出這種現象了。

從阿里亞斯和代爾芬互相觀看着的，氣上，陀米尼珈就看出他兩人是不懷好主意

了。有一天，那個老侏儒在空中兜了一個猛烈的拋物線的圈子，落到了陀米尼珈底膝上。因為飛翔並不是狗的天性所具有的固有特權，陀米尼珈看見帶爾芬從那麼微妙那麼不常見的路途向她而來，不禁十分驚愕另一方面，代爾芬並不用那急遽的尖吠聲，來慶祝牠那對於引力律的暫時的勝利；反之牠却悲哀地嗚號着，呻吟着，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代爾芬並沒有出於自願地自己飛翔過；原過力是和牠底意志及能力不相干的，那就是阿里亞斯的脚。當那隻狗掉落到她底裙子裏去的時候，陀米尼珈隨着代爾芬底濡濕而悲苦的眼睛所偷偷地斜看着地方望過去，於是她便在紫丁香花叢的後面，看見了那帶着一種殘忍的歉愉微笑着的阿里亞斯底臉兒。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卑怯地欺侮這頭無抵抗地可憐地畜生，自己不害羞嗎？』

這樣說着，陀米尼珈用手撫着那個不幸的侏儒，接着她便站了起來，覺得她向阿里亞斯所表示的愛和重視，都落了一場空。

阿里亞斯底臉兒發了青。他分開了枝葉走上前來。

「這是一隻討厭我而我又討厭的畜生。我總有一天要弄死牠。」

「你說什麼，阿里亞斯？我不准你如此。」

「我偏要這樣辦，而且要立刻這樣辦」

那個暴怒而憤激的阿里亞斯，抓住了代爾芬底項頸，用盡全力把牠向牆上丟過去。那隻狗底頭觸着了牆壁，倒在地上，受了傷，像垂死一般。從牠所寂寂地躺着的地上，牠用一種含忍，懇切而哀訴的目光望着阿里亞斯，好像對他說：「我死了不要緊。我已經那麼老了，我是快要死了！……可是我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你呢？你為什麼老是虐待我？你為什麼那麼不愛我呢？我呢，我却老是愛着你的啊，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弟弟。我還記得……當你像我一樣幼小底時候，當你還不會走路的時候，我是常常逗着你笑，而你也常常和我一塊兒玩耍的啊……」

陀米尼珈用手掩住了臉，喊着：

「去罷，阿里亞斯！去罷！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阿里亞斯不聽陀米尼珈底話。十分痛悔着自己底憤怒的舉動，他跑到代爾芬旁邊跪

了下來，哭着對牠說：

「原諒了我罷，代爾芬，原諒了我使你吃了這許多苦罷！這變丟去你的手，我會截了牠讓你活下去！」

他底聲音是那麼地誠懇，所以代爾芬便振作起全力來，搖了搖牠底尾巴和耳朵，表示着牠底感激和原諒。代爾芬也已經原諒了，陀米尼珈怎樣會不效法牠呢，姊弟二人哭泣着互相擁抱，俯身下去抱起那頭完全昏迷傷折了的狗；在這個嚴重的實際，阿里亞斯看來牠已不是魔法師，而是一個聖使徒和殉道者了。

這一下代爾芬並沒有死，但是牠却已殘廢而跛缺了。在牠死以前的最後的幾個月，牠對於阿里亞斯的友誼或許要比陀米尼珈都好。

七

阿里亞斯靠了他父親底有力的推薦，在學校裏作爲一個特別生，既沒有碰一碰什麼

研究的書，又沒有學到一點什麼有用的東西，就得到了他的學士學位和他的文科修業證書。他拚命在詩歌上用功夫。他的野心就是住到馬德里去。並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詩歌。白天大部分的時間。他留在屋子裏，窩在一張沙發上，有時讀着詩歌小說，有時在他底頭腦裏盤旋着那些辦不到的願望，有時在白紙上亂寫着。那現在已變成一個背上肉很厚的結實地胖小夥子的培爾摩多，是縮成了一團，睡在沙發邊的地上。陀米尼珈在窗邊作女紅。陀米尼珈對於阿里亞斯的崇拜，並不會受了什麼損傷他們兩人都是肯爲他而犧牲的。

阿里亞斯沒有朋友，當她出去的時候，他很快地走過了城中的路而到了鄉野間。培爾摩多在他後面走着，像一隻狗一樣，祇有在夜裏他纔歡喜在城邊散步。人家樓下的窗戶是開着；裏面住着的人被映照得很亮。在深深地內部，人們辨別出家庭的畫圖來。他們聽到平靜的閑談的微聲，大笑，爭吵，一個孩子的哭聲，一個鋼琴的聲音，一個六弦琴的聲音，一片歌聲。那時他所接觸到的，不用一個用石頭或泥土做的城，却是一個用活的肉體做的城，是一片攤開的胸膛，是一顆坦露的心。而這整個複雜而祕密的生活底

力量，可以說是從他父親和他姊姊費囊但的意志中取得的那操着幸福與不幸福的權的，便是他們；或許那自己父親的領地的繼承者阿里亞斯做這肉和血的城的最高主權人的日子，不久就會來到。

那些守夜人，在他走過的時候，卑屈地請着安：

『晚安，阿里亞斯爺。』

但是那位沈迷在他的虛幻的想像之雲中的阿里亞斯爺，不知道父親的領地是在龜裂着，崩壞着，這城和這省憎恨着豪紳的欺侮。叛亂的力量在怒吼着，快要暴發出來。有一種祕密的報（豪紳媽媽）流行着，上面充滿了對於費囊但的粗俗的侮辱；無數的徵兆都預測着黎蒙家的沒落。這些事阿里亞斯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一點也不疑心。那個什麼事情都跟着他的培爾摩多，也像他一樣地盲目。陀米尼珈隱約的看出了些模糊的徵兆安里葛爺和費囊但却深深地估量到病的最深的根而覺得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們知道那個病會很快地擴大起來，他們又預先看到了牠同時帶來的那些不幸。他們失望的掙扎着想避免了否運的轉變。在瓜達爾弗朗哥他們腳底下的地已是不結實了的時候，他們便加

倍使勁地攀住了他們的馬德里的保護者。又在他們的領地中增加了他們的權威的證據，想使那領地領他們的擺佈。但是那些保護或許會一下子沒有了的。他呢。他是已經很老了；她呢，她是一個軟弱的女子。誰知在他們在意料不到的時候，他們却得到了一枝生力軍。

那位志望很高，又聰慧不會說話的青年律師，泊洛思貝爾，美爾洛，開始勤勉地到黎蒙家來走動了。他盤算着利益，決意地加入了他們的那一派，而在城中，在地方上做了那「豪紳們」的訴訟的最善辯最熱心的擁護者。他向那任何願意聽他的話的人證明「豪紳階級」是一種最可尊，最有益，最合適的制度。

有一天晚上，安里葛爺把他的兒女們都叫了過來，對他們這樣說：

「我年紀很老了，我的孩子們。我活也活的差不多了。不久我就要離開了你們。我很爲你們的將來擔心。我傳給你們的遺產很有限。費囊但是知道的，費囊但總是什麼都很知道的，她真是一粒掌珠，一粒掌上的真珠。你們呢，陀米尼珈和阿里亞斯，我希望你們聽她的話；她年紀已經比你們大了；而她的才幹更比你們高，所以你們是應該聽她的

話的。我從前是要比現在更有錢的；我並不會浪費了我的家產——那也是你們的家產——我却用了家產去給你們換一點比財產更值錢的東西：權力。權力之所以比家產更值錢者，就因為財產不能常常有權力，而有權力的人，如果他希財產而以財產為目的，那麼他得到財產是不難的。如果我為了要得到權力和支配權力而失去了我的家產，如果我不能在握了權力之後重新得到財產，那就是因為先應當鞏固我的權能。那是要你們，特別是費囊但去利用牠的。如果你們合在一起，那不論那和你們戰鬥的人們的力量是多麼地大，你們是怎樣也不會被推翻的。如果你們互相分開了，黎蒙家在瓜達爾費朗哥就不會有從前那樣的地位了；你們的仇敵拚命地想你們沒落；你們會失去了你們的財產，你們會沿街去乞食。你呢，阿里亞斯，你是有一種豐富想像的；藝術的光榮，和在報紙上的成功，遠遠的使你眼花撩亂又使能不勝豔羨。但是，用了我的長久的世故和我的長久的經驗，我可以對你說那是不着實際的，那都祇是假的光澤和謊語。爲了你的姊姊們的利害起見，爲了你自己的利害起見，你聽着我罷。在我去世的時候，如果費囊但沒有一個親骨肉的男子來出面，來往；在外面擔當黨派的指導，那麼她怎樣辦呢？我願意你像

繼承了我的姓氏一樣的繼承了我的事業和我的威權，我很希望上帝使你登上比我更高的地位，把你坐在我所爲你們鞏固了的位置上。我的孩子，在政治上露點頭角罷；你將看見那些報紙會怎樣的把你所寫的一切東西都發表出來，即使你祇寫一些傻話，你將看見他們會怎樣地把你推崇爲天才，而且如果你願意答應，你甚至會做國家學院會員。我不願意瞞你，我覺得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的友誼是可寶貴的，我希望看見這種友誼變成了成誼。」——這時候，陀米尼珈垂倒了眼睛。阿里亞斯向她轉身過去，帶着一種驚愕和忿怒的神情望着她。……「陀米尼珈，溫柔的陀米尼珈。你垂倒了眼睛嗎？什麼東西能瞞住一個父親，特別是一個因爲接觸過許多人而心靈尖銳了的父親呢？然而我應該聲明美爾洛親自曾經間接的隱約說起過，但却已夠明白了。」

「但是，爸爸，他還沒有對我說過……」陀米尼珈訥訥地說。

「但是他當然把你另眼看待了。」

陀米尼珈臉兒紅了。

「我看來美爾洛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口才很好，這就等於把未來握在掌握之中。」

此外，他無可異議地是一個漂亮的人。他愛你，那是當然的事。你還能希望什麼更好的丈夫呢？想想罷，溫柔而天真的陀米尼珈，年歲一年年的過去，你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而且別人到了像你那樣的年紀是已經拋開了嫁人的希望了。我斷定你們會結婚，我又可以看見行婚禮。照這個樣子，四個人聯合在一個意志中，聯合在一個相互的好的願望中，你們便會受人尊敬受人畏懼了；與榮會從一切門戶中走到你們那兒來，你們將在瓜達爾弗朗哥維持着權勢，而為黎蒙家掙氣。」

一種靜默的情感在這房間裏統治着。在房間外面，培爾摩多坐在地上，靠身在門上，從門縫裏竊聽着又拭着眼淚。哦！那些在祕密的報上把安里葛爺和費囊但稱為「民衆的吸血鬼，」「老土地神，」「豪紳媽媽，」「主教太太」或更壞的名稱的那些人們，如果能夠看見安里葛爺和費囊但那麼地高貴，那麼地不屈不撓，那麼地明顯地充滿了家庭 and 公民的德行，那就好了。

當祇賸了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兩個人的時候，阿里亞斯便站到他姊姊的面前，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呼叱着她，眼睛裏發着火。

「你爲什麼一點沒有對我說起過？你這僞善人！」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那委屈而柔順的陀米尼珈像禱告似地含着淚回答，「我向你發誓說，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他注視我，那是真的，他與衆不同地注視我，而當他注視我的時候，我便不知所措了；我是十分着忙了。我不能夠想他是在愛我。天呀，他從來也沒有對我說過，從來也沒向我示意過！我怎樣能告訴你呢？告訴你他注視我嗎？告訴你他單戀着我嗎？如果這樣對你說了，你準會罵我傻子，臭美，發瘋，而你總是有理的。我已經二十八歲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男子，從來也沒有過希望嫁人，現在呢，爸爸……你也像我一樣的聽見的。但是，如果你不願意，如果你不歡喜泊洛思貝爾，我就不嫁人，阿里亞斯。」

你要我怎樣去歡喜他呢？祇有把眼睛用一條布蒙住了纔會歡喜他！他是一個傻子，一個陰謀家一個只求成事的無恥之徒。可是你對我說罷，你以爲他有點愛你嗎？」

於是阿里亞斯暴怒地指手劃腳着。

「不要發脾氣，阿里亞斯，不要對我發脾氣，你的話是不錯的，」陀米尼珈悲哀地

說。『我瞎了眼睛。他怎會愛我呢？我既不年青又不漂亮。』

『並不是這樣，陀米尼珈。你是漂亮的，你要出嫁也夠得上年青。事實却因為美爾洛祇是一個無賴，一個無賴，一個無賴！』

說完了這話，阿里亞斯便跑到街上去，後面跟着那個沈默而忠心的培爾摩多。他回來的時候已經遲了。在陀米尼珈臥房門口走過的時候，他在門下面看見有光。在暴怒之後，阿里亞斯突然陷入於一種孩子氣的柔情和犧牲之情境中。他敲着他姊姊的門。

『你幹麼，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問。她的眼睛是紅了。

『陀米尼珈，我剛纔傷觸了你。我不知道我自己說些什麼話。你原諒我吧。我祇不過希望你幸福。消息的兀突，失去你的恐懼，和離開你的苦痛，都使我失去了理性。』

『失去我的恐懼……離開我的苦痛……就是我嫁了，你也不會失去我的，我們是不會離開的。但是我却決不結婚。』

『你要結婚的，如果我以前對你說過美爾洛是無賴，那麼現在我收回這句話。剛纔

說話的不是我；那是一個狡惡的精靈替我說的，牠有時佔據了我，附在我身上，硬要我說那些並非出於我心裏的話：那支配着我又使我發狂的是一個魔鬼。現在，我平靜了；現在我自己說話了我帶着我整個的判斷力說話了。」

「我不會嫁人的，阿里亞斯。我並以爲美爾洛是一個無賴。但是我認爲他不會愛我，我已經老了，而且一點也不漂亮。」

「在看見過你之後，在對你說過話之後，誰能不發狂地愛你呢？……」阿里亞斯喊着，一邊把陀米尼珈兩鬢捧在手裏，把她底頭拉過來吻她的額角。

陀米尼珈微笑了。

這個，這是一種兄弟的熱情。沒有人會像我夢想受人愛一樣的愛我的。」

「他會愛你的，陀米尼珈。他一定已經像你所願望一樣的愛你了。你一定會幸福的。」

接着沈默了一會兒：

「那麼你呢，你愛他嗎？」

「我，我不……」陀米尼珈訥訥地說，嘴唇顫動着。

阿里亞斯笑起來了；那是一種溫柔的、魅惑的，從臟腑的深處昇上來的笑。

「好，好。我覺得這不會有一個壞結果的。」

他把她抱在懷裏，重新吻着她的前額。

「晚安，陀米尼珈。」

「晚安，阿里亞斯。」

八

每天晚上六點鐘光景，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總跑到馬賽達家裏去，和陀米尼珈去作情話，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爲止。吉期已擇定在秋天十月之初舉行了。那時還是七月在瓜達爾弗朗哥省中，氣候是酷熱的。但是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晤談的那間房間，却是涼爽，潮濕而幽陰。牆壁是用石灰塗白的，天花板上排列着淡黑色的木樑；各樑木間

的空隙是窟窿形的。房間是寬大的，堂皇的；我們簡直可以說那是一個古時的大客廳，或是一間禮堂。一套疏疏朗朗的簡單的傢具。地上鋪着紅色的磚石，灑上了水；圓形的草蓆東也放着西也放着。兩扇大格扇從地上昇起來，顯出了主牆的厚度。在窗腳邊，幾個花盆。在窗格子的後面，一條岑寂而狹窄的路。一道塗成黃色的牆堵住了那條路。一片濕泥和蜀葵的氣味昇了上來。人們聽到大伽藍的鐘聲和瓦雀的啾啾聲。

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坐在那放在一個幽暗的角隅裏的兩張搖動圈椅上。那阿里亞斯的老乳母培爾摩多的母親，是可以聽這種情話的。安里葛爺和費囊但也常常在那間房裏，低聲談着重要的事。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是不大出來的。阿里亞斯帶着他的忠心而嚴謹的僕人到那裏去了呢？誰也不知道。誰也不去打探。

在黎蒙氏的歷史上，一個幸福而有希望的紀元，是已經預告出來了。等到下次的議會開會的時候，安里葛爺便打算把他的兒子和未來的女婿，弄進議院裏去。搗亂的活動已經隨着暑氣消隱了祕密的報紙已載有了。在瓜達爾弗朗哥之上，一片沃大維的和平伸展着。主教是平靜而沈思的，教士們是默想而說話中聽的，文官是一個嚴肅的下級貴

族，武官是一個膽大的兵士，憲兵上尉是一個粗手橫壯的大漢：一切社會的棟樑，總之都是安里葛爺的夾袋中的人物，他們祇由於他的意志而維持着一種臨時的平衡和一種臨時的凝聚力，正如建築師為要建造他的大厦而搭的鷹架一樣，安里葛爺和費囊但是滿意了。泊洛思貝爾，美爾洛是滿意了。那些訴訟人都跑到他的辦事處去：訟事自動地於他有利地解決了；美爾洛要做議員了。但是那最滿意的，却是陀米尼珈。

美爾洛總是準時來到的。他穿着套腕色的細呢衣服，一雙布鞋子。他走進來，上身和襯衫的領都沒有扣上。從襯衫沒有扣好的地方，一叢叢的火紅色的彎曲的長毛，便顯露了出來：這律師真是一位有三叢毛的好漢！他一隻手拿着草帽，一隻手拿着一把椶葉扇，他在扇着他的流滿了汗珠的臉兒，他身材不能算高，肚子稍稍有一點大；他的皮膚是深棗色的；他的鬚髮威脅着天和地；他的牙齒是又齊又白，他的那一雙眼睛，是專為煽惑女子的靈魂的。他至少煽起了陀米尼珈的靈魂，他使她煽起了一種苦痛着，使心靈快樂得融融的難消的火燄。

當美爾洛不在屋子裏的時候，陀米尼珈便坐立不安了；她從這一間廳到那一間廳地

來來往往地走着，好像在找尋一件遺忘了的東西；她走到花園裏去，咬幾片薄荷的葉子回到屋子裏來，坐下去，但又立刻站起來。她同時地又想笑又想嘆氣。她夜裏睡不着。當美爾洛來到的時候。她的熱度便倍高了。她想仔仔細細地看他，看他的眼睛，然而她却不敢把她的目光從地上舉起來。如果她看了他，她就立刻想把她的眼睛離開了泊洛思貝爾，以便喘一喘氣，然而她却沒有把眼睛移開去的力量。

泊洛思貝爾說着話。泊洛思貝爾老是說着話。他的舌頭是有一種永遠的活動的天賦的。那是一根銀的舌頭，像是中了春天的昏迷似地，不停的響着。那是一個不變的燦爛的復活節。他對陀米尼珈說了多少的好聽的話！她一心一意地聽着他。美爾洛不時去握陀米尼珈的手。陀米尼珈把手縮回去，眼睛裏顯着懇求的表情；你可以說她就要身體不舒適，她苦痛着，她快要死了，如果訂婚期再延長下去，陀米尼珈是要死了。她消瘦下去，憔悴下去；她枯萎而衰弱了。在兩個月之中她竟老了好多歲。

但是，在陀米尼珈的這種光榮而悲哀的化體之中，有一種不變性的核心在着：那就是她的全生命的崇拜，她的青春時代的純粹的精華，她對於阿里亞斯的愛。在不眠之夜

的熱狂的時間中，陀米尼珈往往想起：『如果阿里亞斯對泊洛思貝爾發了脾氣，我就要悲傷而死了。』然而阿里亞斯却高興地鼓勵着她和美爾洛的戀愛，這在陀米尼珈真是大幸。他像他姊姊愛他一樣的愛他的姊姊他也愛陀米尼珈。他祇願望她幸福。所以，在她面前的時候，他微笑着，他戲謔着，他對於將來的日子發着預言。——但是，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阿里亞斯就苦痛非凡。

他的姊姊的戀愛的情景，把他的靈魂和肉體都打開了去接受戀愛。他不斷地五體如焚；他的精神和他的軀體都緊張着，苦痛着，好像狂人的精神和軀體一樣。爲了這個原故，他躲避着別人。那先是一種理想的，絕對的，沒有肉體化的愛；對於女子的愛。他悵悵不樂地在街路上徘徊着。他自以爲覺得突然單戀着他所看見的一切女子。他寫着熱情而肉感的，交替地狂暴而煩怨的詩句最後，這種無羈又無目地的愛，集中到一個女子身上去了。阿里亞斯不知道她是誰。他曾經在一個窗子的鐵柵裏見過她三次。已經發狂地單戀着了的他，不敢打從那個地方走過。他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他在房間踱來踱去；他拔着自己的頭髮；他獨自個說話，他沈憾地吼着。培爾摩多在外面，耳朵貼着門，握

緊了拳頭，翻滾着使人見了害怕的眼睛，注意地聽着。這可憐的培爾摩多能想出一個什麼辦法來安慰阿里亞斯呢？誰使他苦痛？哦！祇要培爾摩多能夠把那使阿里亞斯這樣受罪的惡人抓在他的巨靈之掌中，那就好了！但是那可憐的培爾摩多不能夠深切地懂得那舞臺中的隱密的機構，最後，他便決意把語言來使用一下：語言是一個他所不肯去請的援救。

「你怎樣了，阿里亞斯？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我可以幫你一點忙嗎？」

「你怎樣能幫忙呢？」

「誰知道？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

「我單戀着，培爾摩多。」

「單戀着誰？」

「你說要單戀着誰呢？單戀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誰？」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爲什麼不對她說你愛她呢？她應該也在單戀着你。那是無疑的。』

『我不敢，培爾摩多；我不敢，』阿里亞斯搔着頰兒喃喃地說。

『對我說她住在什麼地方吧；我要搶了她來，把她帶到此地。我發誓去辦。』

『閉嘴，蠢人！這些事情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你什麼時候要，我什麼時候就把她帶到此地來。』

九

夏天一天天地過去。美爾洛照常到晚飯之後到陀米尼珈窗前去會她。八月之末的一個下午，可巧黎蒙全家都在客廳中，美爾洛在告別的時候說：

『今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我須得到寡婦剛德萊羅家裏去，她是剛和她的女兒從鄉間回來的。』

『她們回來了嗎？』安里葛爺問。

「她們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阿里亞斯問。

那個年青的剛德萊羅正就是阿里亞斯發狂地單戀着的那個女子。他在不久之前，偶然打聽到她的名字。

「我想就在今天下午吧，」美爾洛回答。「那寡婦寫信給我；她請我今晚立刻去。是爲了她和她的哥哥的訟事。她對我說，她已帶來不知什麼說明和什麼證據來。她是一個老婦人：她是不安靜又不耐煩的。」

「但是她却有錢，她可以活動到一百張選舉票以上」費囊但說着。

「而且恰巧在你的投票的區域中。泊洛思貝爾，」安里葛爺這樣補說了一句。

「她是有錢而慳吝。爲了要省錢起見，她簡直連僕人也不用。她和她的女兒兩人一起生活着。」

「祇有她們兩個人嗎！」阿里亞斯帶着一種焦急的驚愕問。

「據我所知道的，完全祇有她們兩個人，」泊洛思貝爾回答。

「在黎蒙家的慈善的保護之下，兩個女人，無論她們怎樣有錢，也是可以單獨地無

須恐懼地生在瓜達爾弗朗哥的。」安里葛爺這樣說。

沈默了一會兒之後，他又說：

「我似乎聽說那女兒是很可愛的。」

「在我呢老實說我還沒有注意她過。」美爾洛高聲說着，同時向陀米尼珈贖罪地望了一眼。

他告辭而去了。

第二天，人們發見寡婦剛德萊羅和她的女兒在屋子裏被人殺死了，身上中了無數刀。那女兒身有二十七處刀傷，還有強姦的顯然的痕跡。在屋子裏，人們找到了美爾洛的梭葉扇和手杖，以及其他屬於他的東西。守夜人宣稱他曾經看見美爾洛在半夜裏從屋子裏出來。

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立刻被捕入獄了；輿論把這件罪案歸到政治的動機去。城中起了一番騷擾。激怒的羣衆都在打倒黎蒙家！「處死黎蒙家！」的呼聲中跑到烏賽達的邸宅去。那是非得用憲兵來守衛邸宅不可了。

陀米尼珈病了。除了阿里亞斯之外，她不願意任何別人在她旁邊。她啼哭着，什麼也不能安慰她。

「阿里亞斯，你想會不會有這種事的？我可是不在做夢嗎？這難道不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嗎？我的上帝，把我弄醒來罷，就是我必須在死的暗影中醒來我也願意。」陀米尼珈氣盡力竭地嗚咽着說。

「我可以斷定泊洛思貝爾不是罪人，」阿里亞斯回答。「我並不是這樣說着來寬寬你的心的。我斷定那不是他。其中無疑的有一個不幸的錯誤在着。可是不要害怕吧。即使人們發現不出那經過情形（因為我覺得那是太神祕了，）什麼都可以由我們在馬德里的戚友安排好的。」

安里葛爺也當胸受了一個打擊。

「完了，費囊但。什麼都完了。這是我的末路，因為這件不幸的事把我的生命奪去了。我們在瓜達爾弗朗哥的權勢是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可憐的孩子們啊！那麼得力那麼聰明的費囊但啊！溫柔的陀米尼珈啊！軟弱而天真的阿里亞斯啊！」

「不，爸爸，不，」費囊但很有勁兒地說。「歸根結底說一句，我們和那個糟糕的美爾洛打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幸而他還沒有娶了那可憐的陀米尼珈！那不幸的事祇給了陀米尼珈一個打擊而我們却不過祇對她的苦痛打動了我們的靈魂而已。可是要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大不幸呢，嘿，從那裏說起！」

美爾洛在牢獄寫了一封有力的長信給安里葛爺，在那封信上，他辯護着他的無辜；他等候着上帝揭發出真正的罪犯來，而在真正的罪犯未揭發出以前，他謙恭的懇求安里葛爺保護；他把他案子交托給他的萬能的手。

安里葛爺暴怒地撕碎了那封信，喃喃地詛咒着美爾洛那個奸謀的屠夫，阿里亞斯那麼激昂那麼善辯地替他辯護，終於安里葛爺費囊但也都爲他所動了。安里葛爺說：

「好吧，我承認他是無辜的，那麼我們能辦點什麼呢？」

「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利用我們在馬德里的全部勢力。把這件事壓下去，把美爾洛釋放出來。」

「這是辦不到的，先應該找出罪犯來。」

「不，先在馬德里把事情安排停當了。」

「我的孩子，這是一種我的力量所辦不到的野心，況且我的力量也已經開始消滅下去了。我把這件事托付於你。你到馬德里去，用盡你的青春和智慧所提示一切方法去辦你用我的名義出門去；就好像我親自出場去一樣。」

「我嗎？不，這種事我幹不了。爹爹，」阿里亞斯這樣回答，游移着，垂倒了頭。「如果你願意去幹，你也會幹得出一點事來的。你應該開始來一次。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的命運和你的姊姊們的命運，都是靠在你身上。你仔細想一想啊。」

陀米尼珈寫信對美爾洛說，她不相信他是一個殺人犯，她永遠愛他。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法官要開庭預審了。一切的證據都是對美爾洛不利的。那動了公怒的全城都沸沸騰騰起來了。小衝突是常有的。人們傳說着黎蒙家預備賄賂法官，

陀米尼珈老是躺在床上，她的病狀不斷地重下去。安里葛是一天一天地格外頹唐了。那羞怯而懶惰的阿里亞斯，延展着到馬德里去的行期，三個月這樣的過去了。正在這個時候，安里葛爺死了。

夕暮降下來了。侵進來的暗影浸着陀米尼珈床頭。突然，暗影似乎厚了起來，密了起來；阿里亞斯出來了，一聲也不響，頰亂着，打着寒噤。

「你怎樣了，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從床上坐起來問。

阿里亞斯在床腳邊坐了下來。

「你平靜點吧，陀米尼珈。你平靜點，讓我也把自己平靜下來。我應得對你說話。給我一點水喝吧。」

陀米尼珈把一杯放在床頭小桌上的糖水，遞給了她的弟弟。阿里亞斯繼續說下去：

「陀米尼珈，你知道我有多麼地愛你，我一向多麼地愛過你。我不願意讓你不幸。我要你去和泊洛思貝爾結婚；我要你立刻結婚。我要使他就在今日釋放出來。」

陀米尼珈聽着，但並不完全懂得那她所聽到的話。她不禁露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來

阿里亞斯繼續說：

「等幾秒鐘你就會明白了。在走出此地之後，我就要到法官那裏去，我要對他聲明那寡婦剛德萊羅和她的女兒是我殺的。」

陀米尼珈彎身下去，抓住了她弟弟的手腕。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神經錯亂了嗎？你發狂了嗎？弟弟，你要去幹什麼？誰會相信你？我不接受你的犧牲。我要說這是假話，誰都會看出這是你杜撰出來的。醒來吧，阿里亞斯，醒來吧！」

「你把你自已安靜下來吧，陀米尼珈。這不是一個犧牲，這不是一個杜撰的事。這都是事實。」

床頭邊很暗黑。阿里亞斯已融解在黑暗中了：一片似乎應該是永恆的黑暗。祇有陀米尼珈聽到他，好像阿里亞斯的聲音，是從另一個世界中傳來似的。而且他的聲音也已不是那親愛熟稔的聲音了。

「是我叫培爾摩多帮着忙將她們殺死了的。那在泊洛思貝爾走了不久之後，替我們

開門的守夜人，會證實我的說話。我不知道那件事怎樣會做出來的。我那時發狂。我那時已不是我自己。我記得我想弄死那可憐的代爾芬的時候嗎？呃，正就是同樣的情形。在我走進那屋子去的時候，我並不想把她們殺死，我可以憑着我對於你的愛發誓。後來在出事情以後的第一個月中，我也已忘記了我是殺人犯了。當我聽別人說起那件可怕的事情的時候，我的心靈間便有了一些模糊的影子好像是在霧裏似的，好像我是什麼也都夢見過似的。我竟至想到我曾經夢見過，想到這夢是像一件事實似地加在我身上，想到我的理性有點不穩定。我害怕了。昨天，我問培爾摩多：「培爾摩多，我做夢嗎？」我祇問他這話。這已夠了。培爾摩多搖頭回答我：「不。」現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整塊地呈現在我面前了。是呀，這是真的！」——他沈默了一會兒繼續說。「我單戀着那個女子，單戀這兩字不大妥當。我愛她比你愛美爾洛還厲害。加之，因為你的戀愛是收到一個和你的戀愛相似的戀愛作報償的。我的戀愛是一種辦不到的戀愛。為什麼辦不到？我怎樣知道呢？那是一種比我的意志更强的東西。我不敢向她承認我愛她。我試想寫信給她過一千次。我把一切的信都撕碎了。我很想注視她，使她懂得我的意思；我不能夠

我的姊姊，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一想到她或許會不愛我，我的血就凝結了起來，接着又在我的兩鬢上，在我的眼睛裏旋轉着，使我在舌頭上留着一種特別的味兒。我甚至不敢問隣人她是誰，她的名字叫什麼。那一月她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那時候培爾摩多纔打聽到她是寡婦剛德萊羅的女兒。每天晚上，陀米尼珈，每天晚上我到她的門口去，俯身在地上吻她那她攔過腳的門檻，而天上沒有星的時候，我把她的屋子的柵門吻過許多次。」

又靜默了。

「那天晚上，我們等待着泊洛思貝爾的出發。我先想敲窗。但我立刻換了主意。還是進去的好，可是在我躊躇未決的當兒，已過了一些時候。守夜人替我們開了門。我們走進去。因為屋子裏的路我不熟悉，因為我不是像一個賊似地偷偷地進去的，我便擦旺了一根火柴；我們穿過了門軒，我們走上樓梯去。她在樓梯頂上現身出來。她穿着內衣從我們站着的地方望上去，我們可以看見她的腿。我立刻猜出蘿拉（我不知道有沒有對你說過她名叫蘿拉）就要逃走，跑到窗邊去喚醒鄰舍們。「抓住她！」我這樣吩咐着培

爾摩多。我現在也還看見他當時的樣子。他像一隻野獸似地跳上去，他從後面抓住了她，扼住了她的嘴。

「我跑上去親自把她抱在懷裏。她是那麼地微溫，那麼地柔軟，那麼地細緻……」想起這種情形，我的胸膛就融化了，我好像現在也還把她抱在我懷裏一樣。我拚命地吻着她，而且，爲要不使她叫喊，我一邊吻她一邊咬住她的嘴唇。這都是在黑暗之中幹的事。我失了理性。我已不能克制住自己了。我叫培爾摩多幫我的忙，我便滿足了我的慾望。那時我簡直有點糊塗了。那母親的聲音從屋子底裏傳了出來。她說：「蘿拉，噲，你在幹什麼，你在那裏？」這話現在也好像還在我的耳邊。因爲沒有人回答，她便不再等待，走了過來了。她手裏拿着一個蠟燭臺。她一聲也不響地呆住了。蠟燭掉落到地上但仍繼續燃燒着。我發覺自己糟了。全世界都會來攻擊我。我便親手拿出了培爾摩多袋子裏的刀，我對準那老婦人刺了一刀。蘿拉翻身起來。她離開我差不多有第三步。她睡着我的臉，接着向我撲過來，好像要來挖我的眼睛似地。這些都一句話也不說地做着。她從頭就沒有說一句話過。我永遠也不能聽到她的聲音。如果她說了話，我相信我是不會把

她殺死的，我心中會清楚起來。但是她不說話，她不說話。在她還沒有撲到我之前，她已經在胸頭狠狠地吃了一刀了……我刺了長久……長久……」

充滿了那房間的濃厚的黑暗，在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看去是滿佈着幻像。

「我是從來也不想加惡於人的。我的奢望是寬洪而尊貴的。我曾經感到過多少次被壓制着，好像我的胸膛不能容我的心似的！這顆太大又太猛烈的心，使我窒息了。我是一種懶惰的人，因為我知道我永不會完成我像我所希望一樣高的那些事業。我為什麼殺死了蘿拉？我怎樣會殺死了她？……培爾摩多和我，我們走出了那所屋子；我們互相一句話也不說，就回家來睡覺，我睡得像死人一樣地熟。第二天，我什麼都忘記了。當我聽到了那罪案的消息的時候，我好像模模糊糊地記起來。我想：「別人說夢都是謊語！」因為我以為在夢中有了一個預感。許多日子都是這樣地過去的。但是現在已經完了。永別吧，陀米尼珈，快樂點吧；去做了泊洛思貝爾的妻子吧。永別了，陀米尼珈。」

阿里亞斯吻了一吻姊姊的前額，便奔跑了出去。陀米尼珈先是嚇呆了，她想跑上去

抓住他。她昏了過去，在床邊倒了下來。

美爾洛被釋放出來了，但是他不要陀米尼珈。他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上這樣說：『你是知道的在經過了這種情形之後，你對於我已不存在了。泊洛思貝爾，美費洛上。』

當着這許多的不幸，陀米尼珈竟振作起她的精力，竟克服了那厄運。

訟事鬧了一年多。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都被判處了死刑，知道了那判決的時候，爾囊但和陀米尼珈到監獄去最後一次探望她們的弟弟，然後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

十一

那一天早上，沒有人喚我，我就醒了。別的日子，我的早餐照例是由特里納夫人的一個女僕端到我床邊來的；那女僕名叫泊麗絲珈，是一個阿爾加里亞地方的年輕女人，生着球形的臉兒，立方體的頸背，圓柱形的胴體，又穿着圓錐形的裙裾。用了這些幾何

學的形容詞，我要使你們知道泊麗絲珈並不給人一種合理的生物的印象，又甚至不給人一種不合理的生物的印象，像別的家事上用的生物一樣。我們毋寧說她是一件外表顯示着某幾種象徵的特質的無生物：堅固，正確，有力量，規則。她可以說是自然之中爲人所用的那些隱晦，慈惠或無責任的原動力的一種結晶。

我望着我的錶。時候差不多是正午了。我是曾叫他們在八點鐘送上我的早餐來的。我暴怒地拉着喚人鈴的繩。泊麗絲珈跑來了。在她的臉兒的球形上，顯着幾條皺紋，一些差不多和人類感情底騷動的表現相似的，瞬間的痙攣。冒險亂猜着，我認爲這種表情是表示高興的。這是那麼地新奇使我怒氣也消了。

「解釋個明白吧，泊麗絲珈。」

泊麗絲珈解釋個明白？我要問她些什麼！

「噲，泊麗絲珈，幫忙我懂一懂那回事吧。」

泊麗絲珈搖擺着胳膊，帶着那種神經質之顫動和小小的尖呼聲笑將起來。接着她對我做手勢，叫我不作聲。我聽着，在走廊中有急促的脚步聲。泊麗絲珈深深地吸了一

口氣，接着便吐出這句話來：

「瑪梨姬但受着苦痛。」

於是她又帶着那她所固有的態度笑了起來。

「我瞧不透你爲什麼覺得瑪梨姬但受苦痛可笑。」

但是泊麗絲珈繼續笑着。我停下來注視她。這不是一種真正的快樂的笑。這是一種興奮的，感動的笑。

「我猜着了，泊麗絲珈，我猜着了，你的意思是說瑪梨姬但要養孩子的時候是快要到了嗎？」

泊麗絲珈點了點頭，表示是的。

我起身。我穿衣。我走到走廊中去，在那裏碰到了特里納夫人；她似乎變了容似的一點也不注意我。後來我出門去，到吃飯的時候纔回來。瑪梨姬但的分娩顯得很忙碌。那天的飯很馬虎。僕役們聽着特里尼夫人的吩咐，跑到東跑到西地奔走着，好像屋子裏已沒有了住客似的，我們必須自己來安排食桌，到厨房里去取出鍋子來替我們自己盛菜。

像是最下等的小飯店裏一樣，當然談話資料總老是瑪梨姬但所經過的痛苦。因此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那兩個神祕的女子沒有來吃飯。

在傍晚六點鐘，瑪梨姬但辛苦地，但是幸運地生下了一個兒子。晚餐是比較招待周到點了。那兩個謎一般的女子仍然沒有出來，沒有一個人對於此事介意。那是禮拜六。

在臨睡之前，我看着一些晚報。各晚報上都詳細的載着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及其僕人培爾摩多受絞刑的消息。這種記載使我看了出一身冷汗。自從一個不可記憶的時候起，在瓜達爾弗朗哥是沒有死刑的，這一次便不得不請一個臨時的劊子手來；那是一個門外漢，一個把死囚的臨終的苦痛延長到一小時之久的，糟糕的，外行劊子手，在宣判那兩個罪犯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圍在牢獄的周圍。人們看看那通告死刑的黑旗，還遲遲的不豎起來，便譁噪着，要攻打牢獄，當那陰淒淒的旗豎了起來的時候，紛擾却格外厲害了。羣衆怕受了欺騙。他們疑心那祇是假作的處死刑，讓那可恨的豪紳的兒子可以安安穩穩的逃到葡萄牙去。爲要監督起見，羣衆湧進牢獄裏去。於是，瓜達爾弗朗哥

的居民，便一個個的親眼看見了兩個絞死的人。有的人辱罵他們，有的人笑着，有的人對着他們的臉吐痰。

在禮拜日中飯的時候，特里納夫人另外添了一道菜給她的寓客們：煎蛋，糖菓，賽雷斯葡萄酒和幾小杯白蘭地酒。那兩個陌生的女子（別的人看去是陌生的我却不然，）穿着喪服來吃飯。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的議員帶了一個初出道兒的年青鬪牛人來做客人。那人的假名是威維略斯七世。那議員頗於誇着有這樣的人做朋友。他帶着一種明白的驕傲態度對我們預定說，在幾個月之後，威維略斯七世便要把彭比達和馬却季多生生的吃到肚子裏去了。（彭比達和馬却季多是西班牙的有名的鬪牛者——譯者）

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那個生着像山羊的乳房一樣又密又分叉的鬍鬚的人，那天攤開了一嘴特別的豐饒而厚密的鬍子；那鬍子真像是在那擠乳之前幾分鐘的山羊的好乳房。大家都起勁地指手舞腳；大家都同時地說着話，笑着。大家都替瑪梨姬但和嬰兒的健康和幸福許着願心。當特里納夫人走進飯堂來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向她祝賀。這屋子裏，祇有快樂，喜悅和饒舌。

但是那兩個陌生的女子的眼睛，却老釘住她的碟子，她們簡直沒有吃了幾口。

飯後，有了一瞬間的靜默和疲勞。那位現在把肘子撐在桌上，用手托住前額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開始沈思的說了。

「這就是生活！我們大家在這兒都十分快樂。然而！你們沒有在報上瞧見瓜達爾弗朗哥死刑的記載嗎？」

「這正就是我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那共和黨的首領用了一種很不議員氣的口氣說。「別人把喉嚨絞了一個多鐘頭，可是那兩隻豬却還不肯死！」

那兩個戴孝的女子急急地站了起來，踉蹌地走了出去。

她們還能聽到那密密地生着鬍子的人的最後一句話：

「這真還不能算數。他們是死有餘辜的。一切的豪紳就都該這麼對付。」
特里納夫人臉兒發青了。她格格不吐的說：

「但是……諸位……不知道……這兩位女子就是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的姊妹嗎？」

除了那個共和黨人，大家都口定目呆了；那共和黨首領在桌上敲了一拳，把眼睛埋伏在他底眉毛間，用一種兇猛地語調說：

「那麼那個假聖人，那個年紀更老一點的，就是那報紙上稱爲「豪紳媽媽」的，那黎蒙家中最壞的人了？我沒有早一點知道真是憾事，我準會立刻給她點顏面瞧瞧！人們早應該把她也絞死了！而還有一個，那個小蠶女人，也該一起絞死。她好像也是一個同謀人。在這國家，簡直是沒有公理的！」

新世紀小說選(終)

71.1.7
3.11.44

益智版

版 智 益